

第七章 《慈禧全傳》的人物塑造

任何一部小說中「情節」與「人物」都是構成小說最重要的因素。而對於歷史小說中歷史人物的塑造原則，周啟志等人所著的《中國通俗小說理論綱要》裡，提出了「原型決定論」、「原型否定論」及「原型基礎論」三種。¹「原型決定論」主張小說人物應嚴格依照歷史中真實人物的本來面目加以塑造；「原型否定論」反對人物形象受歷史事實所束縛，而應任憑小說家虛構想像而為；至於「原型基礎論」則吸收了前二者的優點，避免了它們的缺點，對於人物形象既要以歷史真實人物為原型，又要作家發揮想像力虛構部分情節，從而塑造出高於原型的藝術形象。高陽筆下的人物較接近於「原型基礎論」，因為高陽創作歷史小說始終緊扣兩個原則：一是要符合歷史的真實性，二是要增強小說的效果，但增強小說效果要以不破壞歷史的真實為準則。歷史事件的結局無可改變，但由發生到最後結果出現的中間過程卻是小說家可以著力之處，經過適當的設計，可以使得過程更戲劇化，甚至描述人物內心的衝突、矛盾與妥協、沮喪或興奮，讓人物的形象更加豐富，高陽認為這是「補足歷史中的許多間隙，使歷史更趨完整」。²因為《慈禧全傳》鋪陳了大量的史料，高陽對於《全傳》中人物的描寫、評判，幾乎就代表了他對清末真實人物的歷史評價。不過高陽並不完全相信史籍中關於歷史人物性格的記載，尤其是近代史中頗具爭議性的歷史人物，如慈禧太后、李鴻章、左宗棠、袁世凱、康有為等人，因此高陽大量地蒐羅相關資料，考訂推衍，以支持他所詮釋的立場，所以《慈禧全傳》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也為這些人的歷史評價作翻案。

關於人物型態的分類，中國傳統的通俗小說一般而言較多「類型化人物」，但明代中葉以後的中國古典小說美學專家李贄、葉晝、金聖嘆和張竹坡等，於評點小說時，卻特別強調「典型化人物」的美學價值。金健人的《小說結構美學》解釋所謂「類型化人物」是「將一個人物的某一主要特徵極力強化，以至消融了其他次要特徵」，³所以《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即代

¹ 周啟志、羊列容、謝昕合著：《中國通俗小說理論綱要》（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3月初版），頁114—118。

² 張國立：〈高陽的歷史、小說與電腦〉（《中央日報》，1987年1月28日）。

³ 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9月初版），頁168。

表了智慧，關羽就是忠義的化身；而「典型化人物」是「這個人物性格整體中的各種特徵之間的對立統一，即『性格的特殊性中，應該有一個主要的方面作為統治的方面』」同時仍須保持住生動性與完滿性，使個別人物有餘地可以向多方面流露他的性格」。⁴換句話說「典型性格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而共性正寓於個性之中」，⁵《水滸傳》中的魯智深、林沖、楊志和武松等人便是典型化人物，其性格既有典型性、概括性，又各具獨特的個性。

西方學者對人物型態的分析，以英國小說家佛斯特的「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最為著名，影響也最深遠。佛氏解釋所謂「扁平人物」是「依循一個單純的理念或性質而被創造出來」，「可以用一個句子描述殆盡」的「類型或漫畫人物」，相對的「圓形人物」是「無法以一句簡單語句將她描繪殆盡」，因為其「複雜多面，與真人相去無幾，而不只是一個概念而已」。⁶將佛斯特的理論，對應中國古典小說美學對人物型態分類的看法，所謂「類型化人物」應較接近於「扁平人物」，而「典型化人物」則大約等於「圓形人物」。只是佛斯特的說法雖然極具代表性，但他認為「扁平人物」如果超過一種因素，即趨向「圓形」，似乎將扁平人物限定為只能有一種性格因素，未免太過簡化而為人所詬病，其後康洛甫將人物分為「固定人物」和「變化人物」，或是威廉·坎尼的「簡單的人物」和「複雜人物」等，¹⁰均是脫胎自佛斯特的理論而另行修訂之。

康洛甫在其《長篇小說作法研究》中，解釋所謂的「固定人物」是：

⁴ 同前註。

⁵ 葉朗：《中國小說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11月再版），頁72。

⁶ 佛斯特原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1990年5月再版），頁59。

⁷ 同前註引書，頁61。

⁸ 如大陸學者馬振方在《小說藝術論稿》中，便批評佛氏的「扁平」和「圓形」名詞本身即明顯有褒貶意味，而且認為扁平人物在成就上無法與圓形人物相提並論，將古今中外許多著名的藝術典型，都歸類為缺乏立體感的平面人物，所以馬氏主張人物型態當分為扁形、尖形和圓形三種。所謂「尖形人物」是具有一種或數種強烈突出的特徵，其特徵有某種超常性，帶有不同程度的漫畫色彩或類型特點。參見馬振方：《小說藝術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2月1版），頁24—39。

⁹ 「固定人物」、「變化人物」見康洛甫著、陳森譯：《長篇小說作法研究》（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出版，1975年版），頁37—38。

¹⁰ 「簡單的人物」、「複雜人物」說見威廉·坎尼著、陳迺臣譯的《小說的分析》（臺北：志文出版社，1977年6月初版），頁29—30。

在長篇小說的篇頁中，一個固定人物總缺少變化或發展的能力，作者方面所作任何逼使產生一種變化的企圖都將顯得不自然以及不可信……一個固定人物或典型往往是極端的。他常常會是百分之百的好，或者百分之百的壞。如果他是心懷報復的話，他就徹頭徹尾地是這樣。如果他是貪婪的話，他就祇有有過之而無不及。長篇小說作者要集中全力于他的特徵上。¹¹

即「固定人物」有明顯之性格特徵或善惡傾向，不會隨著情節的發展而變化。不管他遭遇了什麼事件，都不能促使他產生衝突矛盾或反省，從而改變其性格或善惡。至於「變化人物」，康洛甫如此形容著：

一個變化人物卻不容易給加上標籤。這種人物是錯綜複雜的，但卻比較那些固定人物更切近人生。他們絕不是百分之百的好，或百分之百的壞。變化是人生的一部份，一個人經歷過一樁深深感動的戲劇性的事件而不發生一些變化，那簡直是不可能的。長篇小說中的一些變化，也是這樣。人物因故事的情緒壓力而被逼發生這些變化，所以它們直接跟情緒體驗的強度（the intensity of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有關。¹²

「變化人物」則是隨著故事的推行，因個人遭遇或外在環境的變故，影響了他的心態或性格產生差異，或是因應不同的事件發展，而有不同的虛斷或變化，其反應更貼近於現實的人生。筆者認為康氏的「固定人物」和「變化人物」，較適宜界定《慈禧全傳》的諸多人物。因為高陽在撰寫《慈禧全傳》時，不但以敘述歷史、臧否人物為目的，更希望以其專擅的考據功力，企圖讓歷史重現，而為了符合已成事實的歷史事件，高陽便無法隨心所欲地雕塑人物，所以他並未特意安排事件，運用各種角度塑造某一人物的完整形象，往往僅在事件發展過程中順帶強化人物的某些特性，人物無法與情節相輔相成，從而發展出具有深度的性格，所以對於人物高陽只是掌握住歷史人物的歷史定位，不做過多的延伸創造，使得人物看不出應有的成長或轉變。《全傳》中經常出現的歷史人物如慈安太后、咸豐皇帝、同治皇帝、安德海，及絕大多數的角色都屬於「固定人物」，在其一出場時，性格特徵就已明顯而固定；至於「變化人物」則只有慈禧太后、珍妃、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李蓮英、李鴻章、翁同龢等人。

¹¹ 同註 9，頁 37。

¹² 同註 9，頁 38。

正因為高陽向來不善以情節、事件和衝突等讓人物成長、發展。《慈禧全傳》裡不論是歷史人物或虛構人物，高陽總是透過他身為作者的立場「說之又說」，也就是通常他在讓人物登場之初，就先賦予他（她）某些特質，榮壽公主和珍妃就是相當明顯的例子。榮壽公主初登場時是八歲的稚童，然而高陽卻賦予她脾氣雖大但很懂事、行為舉止深明分寸，爾後情節就幾乎依此性格推衍發展；另一位珍妃，十三歲時就已展露早熟的聰慧，極懂得運用「欲擒故縱」之法，獲得她想要的訊息；而另一方面她又行事隨興、不將宮中的人際利害關係放在心裡，所以初進宮便敢對李蓮英擺架子，從而埋下她和慈禧太后起衝突的遠因。大體而言，高陽在塑造榮壽公主和珍妃之時，不斷地透過自己的敘述、強加性格資料給讀者，幾乎不容讀者有停頓整理、融合的機會來認識榮壽公主和珍妃，因此高陽說什麼，讀者便被迫接受什麼，這就形成高陽塑造人物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的缺點：高陽讓讀者輕易地掌握人物的履歷、特質和性格，讀者可以省去許多思考和貫串的工夫，忙不迭地追蹤高陽歷史小說龐大的內容體系。但是缺點就是整個《慈禧全傳》絕大多數都是「固定人物」，有血有肉的一變化人物」則少之又少，若非《慈禧全傳》語涉野史、筆記、札記等資料，這部《全傳》將更接近歷史書籍。

不過，高陽筆下的人物雖受限於既定的歷史事件，難以有自由伸展雕塑的餘裕，但整體而言小說中人物並未流於僵化、刻板，主要原因在於作者由人情的角度出發，讓這些不平凡的歷史人物，擁有一般普通人的真實情感。高陽擅長以人之常情來揣想深宮中帝王后妃的情感狀態；依照一般人的思維方式設身處地貼近當時人的處境，引領讀者進入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從而對其產生同情或共鳴，甚至某種程度諒解其負面的行為。除了一般人的七情六慾之外，高陽也適時在小說人物身上加入中國傳統的世故人情，配合個別的行事作風，使得人物靈動有生氣，展現各自的丰采。將歷史上的知名人物，賦予他們人類普遍的人情通性，可以使人物形象更合理，行為也顯得更加可信。其次，高陽也善於掌握人物的特殊性，給予角色獨特的性格，凸顯人物獨一無二的特點，詮釋出兼具歷史定位與小說特性的鮮明形象。在高陽眾多的歷史小說中，擁有複雜多面的鮮明形象且光芒獨具的，首推慈禧太后與胡雪巖，尤其是慈禧太后可說是高陽塑造得最成功亦是用力最鉅的角色。即使受限於篇幅，高陽無法兼顧《慈禧全傳》中諸多人物，在鋪陳史事之餘仍不忘突出其各自的特殊性，如文祥、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無不令人印象深刻，原因便在於高陽抓住他們性格或行事作風上的特點，教讀者過目難忘。

除此之外，他還善於從人物身處的環境去評估其行為舉止，透過「身分、教育程度、環境與特殊因素四條件來檢驗」，¹³以揣摩人物的日常言行，或是面對各種不同情境時的舉止反應，以加強小說的真實感。高陽對於創作歷史小說人物，曾提出這麼一個理念：

歷史小說應該合乎歷史與小說的雙重要求；小說中的人物要求生動、凸出；歷史小說中的人物，還得要能反映時代的特色，武則天是武則天，慈禧是慈禧，兩者的不同不僅是服飾。如果在五光十色的歷史背景之下，相去千百年的人物，表現同樣的人生哲學、同樣的情感狀態，乃至於同樣的生活習慣，則是件不可思議的事。¹⁴

也就是要求人物要反映出時代的特色：不同時代的人物，要能體現不同時代的思想觀念、生活型態，以達成其復活人物、重現歷史的目的。正因其秉持這樣的創作理念，所以《慈禧全傳》中許多人物才能生動傳神，擁有各自獨特的風貌。

第一節 主要人物

《慈禧全傳》卷帙龐雜，出現的人物不知凡幾，筆者選擇其中地位較為重要或形象鮮明者，分為主要人物、次要人物與穿插人物三類，分別加以探討。慈禧太后是貫串起六冊十部《慈禧全傳》最主要的核心人物，而高陽所塑造的慈禧形象深植人心，為其後的清宮劇所遵循，也是筆者本章探討的重心。另外，依照與慈禧關係密切，並具有歷史重要性等因素，將咸豐帝、同治帝、光緒帝、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訢、安德海和李蓮英等，列入「主要人物」之中，至於肅順、榮祿、袁世凱、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人，或為軍機首輔，或掌一方兵權，在中國近代史上皆有其重要性，但是與慈禧之關係畢竟較為疏遠，故皆歸類為「次要人物」。至於「穿插人物」，在《全傳》中出現之篇幅與重要性均不如前兩類人物，卻都各具特色，可以看出高陽如何以有限的篇幅，勾勒出眾多人物的性格或特徵。同時為了方便研究，將這三類人物依其身分或地位各分為幾個組別，藉著對照同性質之人物，了解高陽如何訂定個別人物的歷史定位及性格主軸，筆者希望藉由這

¹³ 陳玉清：〈出神入化——歷史小說家高陽的創作世界〉（《中華日報》，1978年10月12日）。

¹⁴ 高陽：〈歷史·小說·歷史小說——寫在「李娃」前面〉（《聯合報》，1964年4月28日）。

些分類，得以全面性地探討高陽塑造人物的手法，掌握其小說的精髓所在。

一、慈禧太后

在高陽眾多作品中，慈禧太后被公認為是最成功的角色。高陽透過諸多歷史事件及細節，塑造出慈禧是富有政治手腕、強勢的性格與作風的專制君主。她早期勵精圖治、任用賢能，為清廷帶來短暫的中興氣象；而隨著掌權日久，個人的私慾與貪婪逐漸浮現加深，也促使清朝一步步走向衰敗的晚景。身為女人，慈禧流露出一個母親的心態，以及寡婦的淒清哀怨，表現出值得同情的一面。高陽讓《全傳》中的慈禧太后擁有複雜多變的面貌，可以說是貼近於現實生活的真實人物，筆者在此針對高陽筆下的慈禧太后的性格趨向，後天的權術歷練，以及她關係錯綜複雜的多種角色層層剖析，探討其女性的形象對她奪取權力的影響，還有慈禧是如何使清朝日漸衰敗的原因。至於《全傳》中出現的女性角色，如慈安太后、榮壽公主、麗妃、嘉順皇后和珍妃等，她們與慈禧的關係如何，也是討論的重點所在。

甲、強勢的性格

高陽塑造慈禧太后的焦點，主要是掌握其歷史定位，即其權力意志與政治手腕。在咸豐皇帝崩逝之後，慈禧就積極推動垂簾之制，歷經同治和光緒兩朝，始終未曾真正放棄權柄，在其性格中最明顯的就是強烈的權力欲望。當她還是懿貴妃時，對皇后除了敬愛之外，還加以籠絡的權術，因為她「深明『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道理，要打擊宮內何人，就必須利用皇后統攝六宮的權威」¹⁵。所以她拉攏忠厚、善良的皇后，成為她打擊異己的工具，趁機陷害深獲咸豐帝寵愛的麗妃，發洩她飽受冷落的酸楚，樹立自己在後宮中高人一等，與眾不同的身分地位。親生兒子大阿哥入學，生母卻未被通知，使她愈發體認到權勢、名位的可貴和重要，強烈的危機意識讓她決意將大阿哥牢牢控制在手裡，她叮囑大阿哥在文宗柩前即位後，要立即向王公大臣宣佈：「封額娘做太后！」因為若不是與皇后同日並封太后，就不是兩宮齊尊。結果，小皇帝身邊的人忘了提醒而將此事給遺漏了，懿貴妃因此氣得托病不出，「懿貴太妃一天不封太后，就一天不會與另一位太后見面」¹⁶。

¹⁵ 高陽：《慈禧前傳》（臺北：皇冠出版社，2003年1月22刷），頁24。
¹⁶ 同前註，頁160—161。

此舉迫使慈安太后和肅順不得不立即做出相應的安排。咸豐皇帝危在旦夕之時，慈禧儘管傷心，但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名位，咸豐賜予她「同道堂」御印，慈禧將之解讀為咸豐要她與皇后「志同道合」，也就是要「兩位太后同心協力，撫養幼主，治理國事」¹⁷。她以自己的野心來解讀這枚御印，認為這是咸豐將她看得與慈安一樣尊貴的表證。木顧咸豐隨時可能撒手人寰，只想到如何使自己的權位更上一層樓，要藉此御印大作文章，甚至急於讓慈安、顧命大臣及王公親貴了解皇帝的「深意」。咸豐在世時對慈禧已頗有恩斷義絕之勢，慈禧這般為自己打算，也無可厚非，但當她的親生兒子同治皇帝病重，而由帝師李鴻藻代為批摺時，當時慈禧最擔心的並不是同治的病況，而是怕大權旁落：

這樣相安無事的日子，只過了兩三天。因為慈禧太后在想，皇帝的症候，即令順順利利過了十八天，靜心調養，亦得一百天的功夫，大政旁落，如是之久，縱使不會久假不歸，而上頭一定已經隔膜；同時在這一百天中，有些權力，潛移默轉，將來怕難以糾正收回。這樣

轉著念頭，內心怦怦然；以前那些每日視朝，恭王唯唯稱是的景象，都浮現在記憶中，嚮往不已，通宵不寐。¹⁸

慈禧不擔憂同治的病症是否會加劇或產生變化，她念茲在茲的是權力的歸屬，擔心的是皇帝大病後對國政有隔閡，甚至某些權力悄然移轉至李鴻藻或軍機大臣的手中，同治病後還需調養一段時日，這些旁落的權力只怕難以收回，自然便想起從前垂簾聽政，不可一世的威風情景，以致於整夜難眠。因為難以忘情權力，所以慈禧單獨召見軍機大臣，軍機知趣上摺請太后攝政。而當同治病逝，兩宮召見親貴大臣，議立嗣位新君，慈禧雖然哭腫了雙眼，一開口仍是為自己的權力打算：

站班迎候的王公大臣，隨著兩宮太后進了西暖閣，由惇王領頭行了禮；慈禧太后未語先哭，她一哭，慈安太后自然更要哭，跪在地下的，亦無不歔歔拭淚。慈禧太后在一片哭聲中開口：「如今該怎麼辦？大行皇帝去了，我們姐妹怎麼再辦事？」這一問大出意外，不談繼續，先說垂簾，似乎本末倒置。¹⁹

繼位的新君還未決定，便急著談將來如何垂簾聽政的問題，大出王公重臣的意料之外，讓眾親王盡皆啞口無言。在高陽筆

¹⁷ 同前註，頁 149。

¹⁸ 高陽：《玉座珠簾》（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2月19刷），頁 1014。

¹⁹ 同前註，頁 1066。

下的慈禧，十足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即使兒子死了再怎麼傷心，大權仍要緊緊抓在手中。

高陽常從心理層面去揣摩慈禧，結合其高度的權力意志，展現她獨特、異於常人的心境。當眾人扈從文宗的梓宮回京，途經喀拉河屯行宮，慈安太后等人還在追憶去年中秋倉皇到此的情景時，慈禧卻坐在文宗曾用過的御座上，批閱章奏。「因景生情，瞻前顧後，她彷彿有一種化為男兒身，做了皇帝的感覺；這份感覺，不但美妙，而且新奇，坐在御座上，扶著靠手，顧盼自豪，竟捨不得離開了」，她甚至突發奇想，吩咐來請示晚膳的御膳房首領太監「照去年大行皇帝在這兒用膳的單子開」²⁰，文宗西狩，自此一去不返，當其他人還在撫今追昔，為一年來的巨變不勝唏噓之際，慈禧卻沈浸在化身為九五至尊的愉悅之中，忘形地想要重溫咸豐皇帝當時到此的心境，標示了她不同於尋常人的野心。對於慈禧而言，幾乎每一項行動都可以和權力沾上關係，她利用太后可以決定王公子女婚事的「指婚」制度，從醇親王、榮壽公主、同治皇帝、光緒皇帝、小醇王載灃到其他宗室的婚事，慈禧均欲介入主導，將自己娘家的子姪輩，盡數與清廷宗室婚配，藉此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光緒死後，慈禧宣布以攝政王載灃監國，她對謙稱不能勝任的載灃如此說道：

「我也知道你还拿不起来！不要紧，有我在。」慈禧太后用毫不含糊的聲音說：「以後一切軍國大事，先跟我回明了再辦。你們就照我的话寫旨來看！」²¹

一天之後，慈禧便與世長辭了。臨死之人尚存著貪戀權位，利用載灃為傀儡的心態，對權力的執著可說是至死不渝。

高陽描述慈禧對於權力無與倫比的貪戀，源自於慈禧好強爭勝的性格，她對於自己得不到皇后的名位始終耿耿於懷，引為平生恨事：

論家世，鈕祜祿氏和葉赫那拉氏，一般都是「上三旗」尊貴的大族；論身份選秀女的時節，一般都是三品道員家的女兒，祇不過她早服侍了皇帝兩年，便當上了皇后；自己還生了兒子，對得起大清朝的列祖列宗，卻連次皇后一等的「皇貴妃」的名位都還沒有巴結上，已

²⁰ 同註 15，頁 307。

²¹ 高陽：《瀛臺落日》（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5月初版23刷），頁 500。

是天大的冤屈；如今索性連親生兒子入學，都夠不上資格說句話，這口氣怎能叫人嚥得下？²²

無論是家世，或選秀女時的身分，她都與慈安不相上下，而就誕育皇子一事而論，更是有功於宗廟社稷，但身分卻始終屈居於慈安之下，皇后這名位，她是可望而不可及，所以連兒子入學都不被告知，讓她終其一生，對於「嫡庶」之別格外敏感。這樣好勝爭強的個性，即使對親生兒子也不例外，六歲的大阿哥要懲罰胡亂插嘴的小安子，慈禧不肯依他，因為「小安子縱不足惜，自己的臉面可不能讓人撕破」；²³對於肅順有意的貶抑其為「庶出」，兒子又沒在第一時間封自己為太后，慈禧因此氣得肝氣復發，連小皇帝來問安都不肯見。同治擇后沒有依其所想選擇慧妃，反而聽從慈安的建議，更是讓她對同治怨恨不已，覺得親生兒子背叛了自己。由於慈禧這般好強的性格，所以慈安當著她的面焚毀了咸豐的遺詔，換來的不是慈禧的感動，反而是她深刻的不安。高陽在此描繪慈禧的心境極為深入：

慈禧太后的臉，從來沒有那樣紅過；心，從來沒有那樣亂過，即令沒有任何第三者在旁邊，也不能讓她自免於忸怩萬狀的感覺，除卻極低的一聲「謝謝姐姐」以外，再也想不出有甚麼話好說。

慈安太后了解她心裡的難過，竟不忍去看她的臉，「我走了！」她站起來轉過臉去說：「東西毀掉了，妳就只當從不曾有過這麼一回事。」這豈是輕易能夠排遣的？自己一生爭強好勝，偏偏有這麼一個短處在別人手裡！「東西毀掉了」，卻毀不掉人家打心底輕視自己的念頭。畢生相處，天天見面，一見面就會想起心病，無端矮了半截；就像不貞的婦人似地，雖蒙丈夫寬宏大量，不但不追究，而且好言安慰，但自己總不免覺得負疚良深，欠了個永遠補報不完的情；同時還要防著得罪了她，會將這件事抖露出來，於是低聲下氣，刻刻要留心她的喜怒好惡。這日子怎麼過？²⁴

即使遺詔已焚毀了，但對慣於爭強鬥勝的慈禧而言，卻覺得慈安掌握了自己的把柄，將來面對慈安，再也不能氣燄高張，永遠都矮了半截；還要擔心萬一得罪了慈安，她會將這件秘密抖出來，永遠只能對慈安低聲下氣，時刻留心她的情緒起伏。

²² 同註 15，頁 61。

²³ 同註 15，頁 63。

²⁴ 高陽：《清宮外史》（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5月初版20刷），頁 298。

這是好強的慈禧所無法忍受的，慈禧因此接連五、六天睡不安枕、食不知味，病症反而加劇。高陽認為慈禧「一心一要做女中的漢武帝、唐太宗，才真正是獨一無二，空前絕後的聖后！」²⁵心態上既然要成為震古鑠今的女中帝王，就絕不能容許自己有這樣致命的把柄落在別人手上，慈安當然不能再安穩地存活於世了。綜觀慈安太后的被毒殺、安德海伏誅時慈禧以打殺慶兒出氣，以及戊戌變法失敗她要當廷杖責光緒皇帝等，在在都顯示出慈禧極為嚴苛狠毒的一面。慈禧同時也是恩怨分明的，有恩必報，有仇自然也非報不可。曾照應過慈禧太后娘家的吳棠、瑞麟和奕劻，先後皆蒙慈眷；為她治病的薛福辰、汪守正等，不僅加官數級，而且屢蒙恩賜，皆是慈禧有恩必報的顯現。對於洋人，慈禧則有強烈的復仇心，即使中法之戰軍機極力主張議和，慈禧卻持相反的意見，而且只要任何人指稱她意在求和的，都會令她勃然大怒。因為當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逼得文宗倉皇出狩，是清朝開國以來未曾受過的奇恥大辱；尤其是百餘年辛苦經營的圓明園，燬於一旦，更是教文宗急痛攻心，口吐鮮血，文宗駕崩即肇因於此。慈禧無日不想報仇雪恥，總想能打敗洋人，稍慰含恨而歿的文宗在天之靈，尤其是戊戌變法之後，各國對於廢立建儲皆持反對的立場，讓慈禧不得不屈服於列強的態度之下，更讓她滿懷怒氣，因此當義和團高喊「扶清滅洋」的口號之時，可說是正對其脾胃。她明知清廷的兵力難以和列強相抗衡，卻想借助民間仇外的心態，放任他們攻擊教民使館，燒殺擄掠，趁機教訓洋人，事後又可推拖卸責。即使慈禧並非真的放心義和團，但卻一廂情願想藉義和團壓抑洋人的氣焰，發洩其不平之氣，以致縱容拳匪引發庚子事變，為社稷帶來無與倫比的浩劫。

除了這些強勢的行事作風之外，高陽也不忘塑造慈禧遇事沈著、冷靜，情勢愈是凶險，她愈沈得住氣的性格特質。還在熱河行宮時，當顧命大臣杜翰略無人臣之禮，竟不容太后將話說完時，慈禧是「怒氣一陣一陣往上湧，差點就按捺不住」。但是，她終於還是忍了下去，²⁶慈禧評估那時自己並無與顧命大臣正面敵對的力量，為免議事陷入僵局，她強逼自己忍耐，忍一時之氣，是為爭取未來更長遠的利益。這種忍耐的功夫，愈到後來愈是爐火純青，在恭王應對大失常態，聲色俱厲地表示參劾他的蔡壽祺應該拿問時，慈禧即使臉都氣白了，卻能在剎那間定下處置的方法，及時捏住慈安太后的手，示

意她不必作聲，阻止她與恭王作徒勞無益，反而有傷體制的爭辯。高陽不只一次地提及，慈禧天生的秉性是愈遇到艱難的時刻，愈有決斷力，不浪費時間在於事無益，甚至可能有有害的發怒之上；環境愈艱困，她愈能沈穩地面對，思考解決之道。高陽不僅讓慈禧天生具有遇事鎮定的特性，而且還透過刻意的自我鍛鍊，進一步加強自己沈著鎮靜的功夫。當安德海拿著江寧克復的捷報，報告慈禧有天大的喜事要回奏時，慈禧的反應是：

慈禧太后睡意全消，卻不作表示，先吩咐：「拿冰茶來喝！」

等宮女把一盞出自太醫院特擬的方子，用祛暑清火、補中益氣的藥材，加上蜂蜜香料所調製的冰鎮藥茶捧了來；她好整以暇地啜飲著——其實她急於想知道那個好消息，卻有意作自我的克制；臨大事必須鎮靜沉著，她此刻正在磨練著自己。

喝完了冰茶，由宮女伺候著洗了臉，她才吩咐：「傳小安子！」²⁷

明明急於想知道捷報的內容，慈禧仍不忘訓練自己沉著冷靜；所以當八國聯軍進逼，京師淪陷前夕，慈禧太后終於下定決心出奔，儘管情勢相當急迫，她仍能保持一貫的從容，如處理家務事般指示榮祿對各國交涉事宜；在危難時刻依然能定下心來，將出奔之事作通盤的考量，事先決定好方針，²⁸越是在這種緊要關頭，她越能冷靜，所以想得亦比他人來得深。坐在樂壽堂の後廊下，目送秋陽冉冉而沒，她在心裡作了一個決定，走走走，還得悄悄兒走；不然就走不成了。²⁸她決定將出宮逃難的事保密，因為宮眷如此之多，根本無法全數帶走，如果出奔的消息事先走漏，這麼多人哭哭啼啼，都想跟著兩宮出奔，整個後宮將會亂成一片，不僅會很麻煩，甚至可能牽累得慈禧也走不成。高陽塑造慈禧臨危鎮靜，面對生命中重大挫折，能雖敗而不亂，迅速穩住陣腳，謀求應變之道，所以屢屢安然度過難關。這種性格上的堅韌性，也是慈禧能秉政四十餘年，歷經多次政爭風暴，而屹立不搖的重要因素。

乙、權術的歷練

高陽塑造慈禧時，捨棄了他一貫的人物描寫模式，在慈禧出場時，並未將她的身分、來歷、個性等和盤托出，只點

²⁷ 同註 18，頁 12。

²⁸ 高陽：《胭脂井》（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5月初版15刷），頁 527。

明她的性格精明厲害，而且喜愛權力。但她並非天生就善於掌控權力，而是經過學習的歷程而日益純熟。她歷經好些年的觀察學習，配合自己的天賦秉性，操控權力的手段才凌駕一班王公大臣之上，也使得慈禧日後種種玩弄權力的行徑顯得更真實而令人信服。高陽強調慈禧事事用心、善於學習，當她還在懿貴妃時期，為文宗批示奏摺，便已開始刻意學習政事，高陽如此描述道：

所以她不但依照掐痕，代為批答；更注意的是，皇帝看過，未作表示，而須先交軍機大臣處理的奏摺，往往在那裡面的陳述，才是正在發展中的軍國重務，她想瞭解內外局勢，熟悉朝章制度，默識大臣言行，研究馭下之道，懂得訓諭款式，這些都要從奏摺中去細心體味。

29

透過皇帝交付軍機大臣處理的奏摺中，慈禧熟悉了國家局勢、朝章制度、大臣言行，以及各種訓諭的款式等，一點一滴建立起她對處理軍國大事的心得。她和肅順爭鬥時，原欲收六額駙景壽為幫手，後見景壽窩囊難成大器，又當機立斷轉而要景壽別插手她和肅順等之間的事；以及提出唯有「御賞」和「同道堂」兩印同鈐，諭旨方可施行的辦法上，都可看出慈禧的謀略和才幹。經過一番對政事的用心學習後，當肅順提出「祺祥」的年號時，慈禧問道：「年號是怎麼來的？可也是像上尊諡那樣子，由軍機會同內閣擬好了多少個，由硃筆圈定？」³⁰聽得在場的顧命大臣全愣住了，那時慈禧不過才正式處理政事沒有多久，由此顯示出她對朝章典故已頗為了解。垂簾聽政之後，慈禧更是隨時在學習執政的技巧，如「對於『獎勵過當，難以為繼』，深有領會，覺得這確是駕馭人才的一個要訣」，³¹還有一話要說在前面，才不致受制於人；以太后的地位，就算稍微過份些，臣下也一定勉強依從——如果有人反對，一定要在他們把反對的話說出口以前，便設法消弭」，³²慈禧透過這樣子邊做邊學，一步步累積自己操縱權術的本領，除了這些御下之術，慈禧也不斷利用機會

²⁹ 同註 15，頁 13。

³⁰ 同註 15，頁 185。

³¹ 同註 15，頁 451。

³² 同註 18，頁 73。

來測試自己的權限，譬如已經敲定的人事，她「偏偏不依——她不是跟誰為難，祇是要測驗一下，慈安太后和恭王說定了的事，自己有沒有力量把它變更？而從這個測驗中，也就可以看出恭王之恭，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程度？」³ 僅僅憑恃身分，絕無法獲致完整的權力，慈禧母憑子貴，以太后之尊垂簾聽政，不甘一切聽憑軍機處置，自己淪為只能用印取決政事的橡皮圖章，她要至高無上的權力，真正能對軍國大事做處斷，擁有對人事任命、政策走向的決定權；高陽描寫慈禧透過不斷地折衝與妥協，權勢逐漸凌駕於正宮太后慈安之上，而且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權力的底限何在，為其所以能逐漸成為一個強勢的君主取得了合理性。只是高陽雖然塑造慈禧學習能力甚強，對於處理政事頗有心得，甚至還能無師自通想出應變之法，但她畢竟未受過完整的教育及執政訓練，才智和見識皆有限，也缺乏對國際情勢的認識與高瞻遠矚。慈禧所學習到的僅是駕馭臣下，操控權柄的方法，尤其是愈到後期，她所關注的重點只是維持自己的權勢不墜，無怪乎晚清政局逐漸向下沈淪。

善於權謀才能玩弄權力，高陽設計讓慈禧在一個小地方顯露了權謀的本質：當文宗駕崩，熱河行在全為肅順所把持之際，慈禧為取得和北京恭王一派的聯絡，竟爾安排小安子和雙喜合演一齣苦肉計，讓小安子得以回京傳達密旨，以避開肅順等人的耳目，而這只是慈禧的初試啼聲而已。當慈禧覺得恭王漸有凌駕其上之勢，便藉著攻擊恭王的摺子，召集王公大臣以定恭王之罪。然當她見到為首的大學士周祖培頗有袒護恭王之意時，便親手寫了道白字連篇的硃諭革去恭王的一切職務；後來惇王上摺為恭王聲援時，慈禧「很冷靜地估計自己的力量，決還沒有到達可以獨斷獨行的地步」，索性接納惇王的建議，卻又不甘便宜了恭王，反落了個「到底是婦道人家，祇會撒潑，辦不了正經大事」的名聲。「決定把事情弄複雜些」，³⁴ 因此她召見了兩批大臣，對於恭王是否回軍機故意給予完全不同的指示，造成參與內閣會議的大臣間彼此矛盾卻又大惑不解，會議因此議而不能決，恭王就被懸在半空中，進退無據，最後被逼得不得不低頭認錯，這顯現慈禧玩弄權術的能力和手段已漸趨高明。

不過，慈禧也有相當的知人之明，她雖然偏寵小安子，但也明白他「不是伺候養心殿的材料」；³⁵ 她對曾國藩的認識超越恭王的判斷，甚至曾國藩與李鴻章的心結亦無不明瞭，這都表現出她過人的洞察能力。高陽描述慈禧亦擅長籠絡人，當她要收小皇帝身邊的太監張文亮以為己用時，特賞銀二十兩；給錢要給得有技巧，時機也要恰當，才能發揮預期的效用。而她是怎麼給的呢？是「取了銀子出來，懿貴妃接在手裡，親自遞給張文亮」，親手遞送的恩榮遠比二十兩銀子更貴重，所以「張文亮跪著接了，頗有誠惶誠恐的模樣」。³⁶ 張文亮本就畏憚於慈禧的精明厲害，再加上這番殊勝的恩榮，對於慈禧交代之事，當然更加盡心盡力。當兩宮（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因八國聯軍出奔途中，慈禧對於負責接待而謹飭用心的懷來縣知縣吳永，頗多溫言勸慰、收攬人心之語：

「吳永，」慈禧太后很親切地說：「這一趟差使，真難為你，辦得很好。你很忠心，過幾天我有恩典。對於外面的情形，我很知道；皇帝亦沒有甚麼脾氣。差使如此為難，斷斷不致於有所挑剔。你儘管放心，不必著急。」

這番溫語慰諭，體貼苦衷，不同泛泛。吳永想到王公大臣，下至伏役，從無一個人說過一句見情的話；相形之下，越覺得慈禧太后相待之厚，不由得感激涕零，取下大帽子，「咚咚」地在青石板地上碰了幾個響頭。

「你的廚子周福，手藝很不壞，剛才吃的拉麵很好，炒肉絲亦很入味。我想帶著他一路走，不知道你肯不肯放他？」

這亦是慈禧太后一種籠絡的手段；吳永當然臉上飛金，大為得意。³⁷

幾句親切體貼的溫言慰語，讓心力交瘁的吳永感激涕零，從此死心塌地為慈禧張羅一切；還有讚賞吳永的廚子手藝好，要帶著走沿路伺候，也是讓吳永顏面有光，籠絡人心頗見高明。當她在懲治大阿哥溥儀對光緒無禮之前，還對著跪了一地的太監、宮女訓道：「你們可放明白一點兒？有我一天，就有皇上一天；誰要敢跟皇上無禮，看我不剝了他的皮！」憑這幾句話，教訓了大阿哥，警告了崔玉貴，但也收服了在屏風之後靜聽的皇帝³⁸，不僅是溥儀受到杖臀二十的責罰，也警

³⁵ 同註 15，頁 433。

³⁶ 同註 15，頁 81。

³⁷ 同註 28，頁 568。

告了平日不將光緒放在眼裡的崔玉貴，幾句話教飽受欺凌的光緒感激得唏噓不已，這都可以看出她收拾人心的手段之高。儘管高陽描繪慈禧善於籠絡對其有用之人，但盡是在小地方多所著墨，對於國家大政並無所裨益，以致令朝政日漸混亂，從而顯示其治世才幹終究有限。

在光緒親政之前，慈禧傳授光緒的秘訣，可以說是高陽總結慈禧為政的心得：

慈禧太后緊接著又說：「我教你一個秘訣；這個秘訣只有兩個字：心硬！」

「心硬？」「對了！心硬。國事是國事，家事是家事；君臣是君臣，叔姪是叔姪；別攪和在一起，你的理路就清楚了。」

這兩句話，在皇帝有驚心動魄之感，剎那間將多年來藏諸心中的一個謎解開了——他常常暗自尋思，滿朝親貴大臣，正直的也好、有才具的也好，為甚麼對慈禧太后那麼畏懼，那麼馴順？而慈禧太后說的話、做的事，也有極不高明的時候，卻何以不傷威信，沒有人敢當面駁正？就因為慈禧太后能硬得起心腸，該當運用權力的緊要關頭，毫不為情面所牽掣；尤其是對有關係的人物，更不容情。像兩次罷黜恭王，就是極明顯的例子。³⁹

高陽認為慈禧在該運用權力的關鍵時刻，絲毫不顧慮情面，所以滿朝親貴重臣，對她無不畏懼，尤其是對其權力有所損害者，慈禧更是絕不留情。例如勝保雖在辛酉政變中立過大功，然其後卻日益驕縱，頗有尾大不掉之勢。在處理勝保的問題上，恭王既怕懲處失當，以致激其部下叛變，復因覺得欠勝保恩情而難以明快處置；相對於恭王的左右不決，慈禧卻是不帶情感、態度堅決，要求秉公處理予勝保以嚴懲。她賜恭王「世襲罔替」的恩典，封大格格為固倫公主，可謂是極盡籠絡；然當她決意修理恭王，而將恭王逐出軍機後，就連恭王在慈禧萬壽時欲隨班附見亦不准，完全將叔嫂情分及恭王二十餘年輔政的功績摒除於外。對恭王是如此，對光緒亦復如此，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勢，關係愈密切愈不容情，一切以權力為依歸，便是高陽設定慈禧能獨攬大權許久的主要原因。

丙、性別與政治的糾結——角色層次的多面向

³⁸ 同註 28，頁 368。

³⁹ 高陽：《母子君臣》（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5月初版18刷），頁 326。

作為清朝開國以來最有權勢的女主，高陽筆下的慈禧形象是剛強、好鬥，而且野心勃勃的，與傳統女性的特質幾乎是完全相反的。更接近一個男性帝王的形象，但慈禧女性的身分，讓她與周遭之人有著歷來男性君主所不曾擁有的複雜情結。高陽描述慈禧與同治和光緒間的母子關係，影響大清的命運至鉅；而她對咸豐的怨懟，以及獨守空閨的淒清寂寞，不僅影響了慈禧與同治的母子親情，也影響了慈禧對待後宮嬪妃的態度，間接促使慈禧牢牢掌控權力不願放手。同時慈禧雖是垂簾聽政的太后，其實已等同於實際的君王，她與臣屬的關係也因其複雜的心態而迭有轉變。慈禧太后集母親、妒婦、寡婦、惡婆婆和帝王的角色於一身，成為高陽筆下情感最複雜糾葛的角色。

1、母子關係

《全傳》中的慈禧在剛強的外表下，也有其女性的特質，最顯著的便是其母親的形象。即使是慈禧這般酷愛權力的女人，高陽相信她同樣也有母子親情的存在，雖然當她還是懿貴妃的時期，高陽就讓慈禧展現為權力謀，連親生兒子也算計在內的心計，她刻意掌控六歲的大阿哥，是為了自己日後的權位著想，而且這份親情，愈到後來愈摻雜了複雜的因素，但她疼愛同治是無庸置疑的。不同於慈安的寬厚慈愛，處處為同治著想，零食、點心不管有多少，「一定得留下兩份，一份給大阿哥，一份給麗妃所生的大公主」⁴⁰，對於年幼孱弱的同治要應付繁重的功課，常心生不忍而屢加庇護；高陽讓慈禧扮演的是個嚴厲的母親，使得同治自小對她畏多於愛，反而更樂於親近嫡母慈安，同時也教慈禧對於母子的疏離頗有接觸：

西太后停住了腳，心中不免感觸，而且也有些妒嫉。何以孩子們都樂於親近東太后呢？是不是自己太嚴厲了些？這樣想著，便又自問：

該不該嚴厲？女孩子不妨隨和些，她想到一句成語：「玉不琢，不成器。」對兒子非嚴不可！⁴¹

對兒子的嚴厲，是因為望其成器。高陽認為慈禧掌權之初，並未有永久秉政之心，許多事都是為同治未來親政而打算，所以她嚴格督促同治的功課，對於同治的師傅多加禮遇，人選也十分用心。慈禧所展現的不是溫柔呵護的慈愛形象，而是以同治的保護者自居；她之所以學習政事，就是眼見文宗身體日漸衰頹，小同治不消多久就會繼位為帝，她必須熟悉權力的

⁴⁰ 同註 15，頁 68。
⁴¹ 同註 15，頁 294。

運作模式，將來才能輔佐幼帝，進而保護母子倆。當文宗去世後，慈禧更在實質上取代了文宗父親的角色，因為慈安太后軟弱無能，慈禧唯有靠自己更強力地捍衛母子倆的權力地位。當肅順御前爭辯，將「小皇帝嚇得一哆嗦，越發往東太后懷裡去躲」到後來「小皇帝更是兩眼睜得極大，齒震有聲」這副可憐相，讓慈禧無限的悲痛，卻更激發她的責任感和勇氣，決定要與肅順對抗到底，因為「如果不能垂簾聽政，幼主在他們肘腋之下，唯有俯首聽命而已」。⁴²她第一次嚴譴恭王的理由是「現在不好好兒辦一辦，將來皇帝親政，眼看他受欺侮；那時候想幫他說話也幫不上了。與其將來後悔，倒不如現在多操一點兒的心好」，⁴³這些都是為了同治深謀遠慮著想而計量長遠。唯有同治順利成長，而且習得所有駕馭臣屬、掌控權柄的帝王之術，慈禧才能卸下保護者的重擔，再加上安德海時常在旁提醒，太后和皇上的關係要重於母子的情分，她得時刻監督兒子用心讀書，謹守身為君王的身分、禮儀，這樣的心態加上生性嚴厲，高陽筆下的慈禧不是個溫言慈祥的母親，而是個課子甚峻的嚴父。她對同治一向只有督促，少有鼓勵，有次同治好不容易作了篇〈禹疏儀狄〉的論文，受到師傅的圈點好評，喜孜孜的向兩位太后獻寶，結果慈禧的反應是：

讀皇帝這篇「禹疏儀狄」，聲調鏗鏘，筆致宛轉，也覺得很高興，但不願過分獎許，怕長了他的驕氣，便淡淡地說道：「長進是有點兒長進了，不過也不怎麼樣！」⁴⁴

即使心中為同治的進步感到高興，也不願有所獎許，怕助長同治的驕氣，滿懷希望以為可以獲得母親嘉許的同治，竟落得個「不怎麼樣」的評語，頓時覺得所有的努力都是枉然，不僅對讀書再也提不起興致，母子間也愈發疏離。正因為高陽將慈禧由母親／照顧者的角色，轉為父親／保護者的角色，她彷彿也繼承了封建社會中的父權思想，認為理應有權支配兒子的婚姻及未來，選后風波就成為慈禧母子失和的引爆點：

為了皇帝選立阿魯特氏為后，慈禧太后傷透了心；倘或純粹出於皇帝的意思，還可以容忍；最讓她痛心的是，皇帝竟聽從慈安太后的指

⁴² 同註 15，頁 267—268。

⁴³ 同註 18，頁 208。

⁴⁴ 同註 18，頁 727。

示。十月懷胎親生的兒子，心向外人，在她看，這就是反叛！而有苦難言，更是氣上加氣；唯有向親信的宮女吐露委屈：「我一生好強，偏偏自己兒子不替我爭氣！」

爭氣不爭氣，到底還只是心裡的感覺，看開些也就算了。撤下珠簾，交還大政；赤手空「權」那才是慈禧太后最煩心的事。一想到皇帝親政，她就會想到小安子被殺；皇帝不孝，未曾親政時就有這樣公然與自己作對的舉動，一旦獨掌大權，還不是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一朝天子一朝臣」，嘉慶親政殺和珅；先帝接位抄穆彰阿的家；都不知甚麼叫「仰體親心」，然而那是乾隆和道光身後的事，口眼一閉，甚麼都丟開，不知道倒也罷了；此刻自己還在，倘或皇帝不顧一切，譬如拿吳棠來「開刀」，叫自己的面子怎麼下得去？那時皇帝只聽「東邊」的話，所作所為都不合自己的意，一天到晚儘生氣，這日子又怎麼過得下去？⁴⁵

同治的選后事件，是高陽刻意營造的重大衝突，自此慈禧和同治的母子關係每下愈況，高陽更揣摩慈禧的痛心與怨恨；她自認為兒子做了許多，親生兒子卻更偏向嫡母，所作所為皆拂逆她的心意；更讓慈禧耿耿於懷的是安德海的被殺，她擔心交出權力後，同治若只聽慈安的話，難保不會有類似當年的事件再度重演，好強的慈禧自然對同治頗多怨懟。高陽進一步安排慈禧干涉同治房閨之事，母子間裂縫更形擴大；另一方面同治則負氣反彈，不僅造成嘉順皇后處境愈加艱難，本身也因微行染上不治之症，最終落得早崩的下場。依照高陽的推衍，慈禧和同治母子關係的失衡，是同治悲劇性結局的根源。

對於一個母親而言，兒子英年早逝是個相當沉痛的打擊，但高陽描寫慈禧不是個會反躬自省的人，她沒有從這次悲劇中汲取教訓，而是把所有過錯推到嘉順皇后身上，甚至變本加厲地想主宰嗣子，將承繼文宗為嗣的光緒更加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光緒是慈禧的外甥，與慈禧血緣雖親，但畢竟不是慈禧親生；再則高陽在許多細節上一再暗示慈禧之所以選立四歲的光緒為帝，除了血緣關係外，也因為光緒年幼，可全然由自己調教掌控；而且新君幼弱，慈禧更有冠冕堂皇的藉口可以繼續垂簾聽政，純粹是為了貪戀權力所作的盤算，遠不及她對同治的考量深遠，母子情份先天就已淡薄。儘管慈安在光緒七年才過世，《慈禧全傳》中卻無一語提及慈安與光緒的相處情形，而是由慈禧獨自教養光緒；慈禧並且一再以君臣

體制重於父子天倫教訓光緒，阻撓光緒與親生父親醇王見面；在光緒大婚之際，也不願意自己的妹妹——光緒的親生母親醇王福晉在場，高陽如此的描述，顯示慈禧有鑑於同治的往事，極力隔絕光緒與嫡母或生母交觸，避免光緒在情感上偏向她們，獨佔嗣子的心態相當明顯。不過，高陽也描述慈禧對於光緒並非全無疼愛，儘管是全面地管控一切，至少在戊戌變法之前，光緒是以一個皇帝的身分被侍奉、教養；光緒選后之際，慈禧即使屬意以自己的姪女為后，也曾打算將德馨家成長敘家兩雙姐妹花都立為嬪妃，為後宮留下一段佳話。只是當光緒的心意和慈禧的意圖相左時，這份親情就脆弱地不堪一擊，她發現光緒真正鍾意的人是德馨家的長女，有鑑於當年文宗對待她及麗妃態度的巨大落差，為免為自己姪女留下心腹之患，當機立斷將德馨家姐妹攆斥出宮。她對光緒明言、暗示為政不可損及她的利益；在光緒親政後，慈禧即使退居頤和園安養，還不時插手官員的任命、安排，在幕後操控政局。更深一層而言，高陽筆下的慈禧對光緒融合了數種身分，她不僅是光緒的母親、也是父親，並且儼然以太上皇自居，視光緒如子亦如臣。既彷彿封建社會中執掌家門的父親，即令將大權交給光緒，仍要維持至高無上的父權；同時也因為光緒的帝位為慈禧所賜，只有她才是實質的君王，無論舉措如何失當，光緒只有依命行事的分，不能稍有反抗，更遑論想取而代之，那對慈禧來說等同於大逆不道的一謀反。慈禧最終與光緒反目，戊戌變法後光緒被幽囚於瀛臺，徒有君王之名，卻是被軟禁的階下囚，終身成為慈禧的傀儡，母子之情早已蕩然無存。高陽塑造慈禧原非存心苛待光緒，多少也會為光緒著想，只是一旦和自己的利益相衝突，她絕對只為自己的權位打算，要求光緒徹底服從，沒有其他親情上的考慮。《全傳》中的慈禧對兩個兒子的態度有顯著的落差，對待親生的同治，慈禧儘管嚴厲且處處干預，最初的出發點是為了望子成龍，但逐漸摻雜了為自己延續權柄的私心，才釀成同治的立后風波，成為一切悲劇的導火線。至於對待過繼的光緒，慈禧是親情的成份少，為自己打算的多，控制的手段則更見綿密，這樣截然不同的心態，使得光緒不僅難免於悲劇，也注定了他的命運更加乖舛。

2、閨怨情結

在《慈禧前傳》中懿貴妃甫一出場，就已遭受咸豐冷淡厭惡的對待。儘管高陽並未點明原因，但由咸豐對懿貴妃每日未到中宮依例伺候皇后梳洗的不以為然，以及肅順指責她喜歡攬權、干預政事等蛛絲馬跡來看，高陽其實是暗示慈禧雖在

入宮之初曾受恩寵，但隨著她誕育文宗唯一的皇子，晉升貴妃之後，自覺身分已凌駕其他妃嬪之上，加之又代文宗批答奏章，逐漸顯露她驕縱而又喜攬權的本性，遂引發了文宗的嫌惡和疑忌。深閨獨守，滿眼蕭條淒涼，正適宜引發讀者的同情，但高陽筆下的慈禧不是顧影自憐之輩，她以打擊他人代替自嗟自怨、暗室垂淚的舉動，在文宗生前，慈禧已久未承雨露，她對麗妃的攻擊便是出於妒恨和寂寞；藉著一方手絹，替麗妃安上個不知檢點、縱容病中的咸豐沈溺聲色之罪，鼓動皇后將麗妃重重申斥一番。這些妒忌的舉止，看在咸豐的眼中，更加深對她的憤怒和厭惡，雖然並未如肅順的建議，預先將慈禧廢黜以絕後患，但咸豐至死都對慈禧頗有成見，甚至臨終前最後一面幾至無言以對。高陽為慈禧塑造了強悍的性格，讓她備嘗失寵的酸楚，這種失寵的怨恨在咸豐死後仍然繼續燃燒，麗妃便成為慈禧洩憤的犧牲品。咸豐皇帝崩逝時，年僅二十七歲的慈禧便晉升為太后；

她心裡有著一種無可言喻的興奮，興奮得有些發抖；她知道，這是因為她自己對即將握在手裡的權柄，能不能拿得起來，還沒有充分把握的緣故。

可得好好兒想一想！懿貴太妃對自己說：於是，她一個人留在走廊上，在溶溶的月色中發楞，好久，她輕輕地自語：「太后，二十七歲的太后！這日子，唉！」

愈富貴，愈寂寞！往後空虛的日子，可能用權勢填得滿否？她這樣茫然地在想。⁴⁶

雖然因初掌權柄而興奮，卻有更多對未來的空虛和茫然，這是高陽由一般人情通性的角度出發，揣摩新寡的慈禧曲折幽微的矛盾心理。文宗在世時儘管慈禧早被冷落，但丈夫活著畢竟仍有重拾恩愛的希望，一旦丈夫去世，所有的希望頓時化為泡影，剩下的只有無限的蕭索寂寥。高陽描述初寡的西太后，頭一次細瞧氣宇軒昂的恭親王，心中思潮起伏、百轉千折，夜裡孤枕難眠，愈發覺得夜長難捱；而太后尊貴的身分，讓慈禧離群索居，縱有滿懷愁緒，也不知向誰說去，所以盛年守寡的太后，每到宮門下鑰，便愁著不知如何度過漫漫長夜，體味到無盡的淒涼寂寞，「天下沒有不是寡婦的太后，但為甚

麼大家總是羨慕太后的尊貴，沒有一個人想到寡婦的苦楚：尤其是一位三十歲的太后？」一般撫孤守節的寡婦，還有地方官為她旌表，「但是年輕的太后，那怕再守六七十年，孫子都做了皇帝，自己成了太皇太后，也不會有人說一句：『這幾十年的守節，不容易啊！』」她羨慕自己的妹妹嫁給醇王，更羨慕恭王福晉，嫁了那麼一個英氣逼人，富貴雙全的丈夫，是前世修來的福氣——類似的情節摻雜在繁忙的軍情政務之間，在《慈禧前傳》和《玉座珠簾》中一再出現。高陽讓慈禧在夜裡卸下高高在上的帝王面具，她只是一個衾枕孤寒的寡婦，有著無法消除的空虛清冷，這樣苦悶的心情需要尋找宣洩的出口，「黃匣子裡的奏章，是足可以使她忘掉一切的」⁴⁷，因此她排遣的方法便是親批奏章，以權力來填補她的空虛。思考國事便成了她的習慣，也是寂寞的感情生活最大的寄托。閨怨不僅使得《全傳》中的慈禧形象更加真實飽滿，顯得有血有肉，也是高陽為慈禧愈來愈強烈的權力欲望，提出的合理解釋。在批閱章奏之際，慈禧常感覺自己化身為雍正、乾隆皇，一句話就能決定人生死榮辱，讓她輕易忘記自己的怨嗟愁苦。同治大婚後親政，慈禧感到權力被奪走的空虛與不甘，不僅是因為她酷愛權力，也因為她難以說出口的閨中寂寞。這樣的描述本足以激起讀者相當的同情，但高陽描述慈禧排遣寂寞的方法，除了權力之外還有另一種方式：

在粹芳齋是百鳥朝拱的鳳凰，回到寢宮便是臨流自憐的孤鸞；每到此刻，便是她把「太后」的尊銜，看得一文不值的時候！三年來養成的習慣，凡是遇到這樣的心境，她就必須找一件事來做——甚麼事都好，祇要能使她能轉移心境；有個最簡單的方法，挑個平日看得不順眼的太監或宮女，隨便說個錯，把他們痛罵一陣，或者「傳杖」打一頓，借他人的哀啼，發自己的怨氣，最見效不過。⁴⁸

卸下太后的頭銜，慈禧只是個寂寞的寡婦，然而她的寂寞是無人可傾訴的，唯有借宮女的哀啼來發洩自己的怨氣。高陽特意插入慈禧轉移心境的方式，除了顯示她不平衡的心理，也讓讀者對她原有的同情所剩無幾，體認到慈禧濫用權勢的可怕。高陽還安排慈禧有個俗稱「被頭風」的毛病，「倘或頭一天晚上，孤燈夜雨，或者明月窺人，忽有淒清之感，以致輾轉反

側，不能成眠，第二天一早就要發「被頭風」，⁴前塵往事或是莫名的情緒一兜上心頭，總是說不出口的心事，這時侍奉的宮女、太監，任誰都可能成為她出氣的對象。慈禧是舊時代社會制度及宮廷禮教的受害者，但當她掌握權柄之後，卻轉而成為迫害者，以壓迫弱小者來宣洩自己的痛苦。如果以慈安來做比較，正可看出高陽對二者處理態度的不同。同樣是盛年孀居，慈安太后也有難以言喻的惆悵；只是慈禧以權力排遣寂寞，慈安則但求安靜的度日：

慈安太后所求的就是「安靜」二字，女人一入中年，而且守寡這許多日子，心情特異；燈前月下，壓抑那份莫可言喻的悵惘，凝神悄思，才體會到甚麼叫「古井重波」？心裡已經夠亂了，再自尋些煩惱出來，這日子怎麼過？

不過她也知道，她像麗貴太妃以及後宮永巷中許多安份老實的妃嬪宮眷一樣，但願風調雨順，吃口安閒茶，夏天在廊上，冬天在炕上；白天在窗下，晚上在燈下，用消磨五色絲線來消磨黯淡的日子；而慈禧太后不同，她平生最怕的就是「寂寞」，要熱鬧不要安閒，因為安閒就是寂寞。⁵

慈安是極力壓抑自己莫名的情緒，只希望安安靜靜度過餘生，認命地順從舊時代的社會規範，慈禧卻是用百般的熱鬧掩蓋寂寞，甚至將自己的痛苦轉嫁於他人身上。高陽安排慈禧將獨守空閨的不甘與不願，化為更濃烈的權力欲望，以宰制後宮和朝臣的身家性命為樂，配合她所掌控的權勢，讓慈禧在後宮及廟堂之上逐漸形成唯我獨尊之勢。

3、同性關係

在《全傳》中出現的女性角色，大多是長居深宮內苑的后妃，在高陽的筆下，她們都是不幸的一群，不論君王恩寵程度如何，幾乎都是以悲劇收場，而且都是因慈禧直接或間接所造成的。高陽設定慈禧對待她們的立場，也是著眼於權力，只要是對慈禧權位有利者，慈禧採取的是拉攏或疼愛的手段，反之則是欺凌或迫害。

慈禧升格為太后之後，首先要面對的是與她同尊為太后的慈安一起共享權力。以名位而論，本為皇后的慈安較慈禧更為尊貴，但高陽塑造慈安天性寬和仁慈、耳根又軟，忠厚有餘而能力不足，自慈禧為貴妃起始，就對她的驕恣曲予優容，

⁴ 同註 18，頁 164。
⁵ 同註 18，頁 871。

讓慈禧對慈安除了籠絡利用之外，還多了幾分敬意，而且很容易便教慈禧收服，終於對慈禧傾心相待。慈禧起初是利用慈安皇后的權威，打擊宮內其他嬪妃，之後她所以能順利打倒肅順、嚴譴恭王，就是因為拉攏了慈安和她站在同一陣線，以兩宮同心的形態，將她想要的權力一步步收歸手中。《全傳》中的慈安自知沒有治國的才幹，軍國大政多由慈禧處置，對慈禧事事退讓，尤其自穆宗早逝，嘉順皇后殉節後，慈安在一摧肝裂膽般哀痛之餘，有萬念俱灰之感⁵¹，全心吃齋唸佛，她看到「慈禧太后凡所措施，尊重清議，能納忠諫，有努力補過的模樣，便越發覺得可以不管」⁵¹，所以國事全交由慈禧發落，這也是光緒年間，慈禧的權勢所以能凌駕一切之上的原因。不過高陽安排慈安在某種程度上，仍扮演了阻擋慈禧野心的角色，她恬淡寡欲，阻止慈禧無限制地擴張物質欲望，也是慈禧獨掌朝綱的最大阻礙，而慈禧也清楚能阻礙她的唯有恭王和慈安太后。只是慈安錯估了慈禧的性格，將文宗遺詔當慈禧的面前焚滅，希望讓慈禧明瞭文宗的苦心和自己的相待之誠，能因此大大感動一番。慈安的忠厚，反倒為自己招來了不測之禍，從此再也無人可與慈禧相抗衡了。

文宗的嬪妃中，麗妃是慈禧最大的眼中釘。在《慈禧前傳》中，高陽用了好些篇幅，描寫文宗與麗妃融洽的場景，在文宗生前，麗妃日日隨侍在側，是最受寵的妃子，她有一細膩得如象牙似地皮膚，黑得像漆一樣的頭髮，以及一雙顧盼之間，懾人魂魄的眼睛⁵²。高陽筆下的麗妃美麗而善良柔弱，因此為文宗所寵愛，卻也使得久未承雨露的懿貴妃對她妒恨交加。當懿貴妃以一方手絹向皇后告狀，麗妃便已曉得，倘若文宗下世，懿貴妃一母以子貴，她即刻便是太后的身分，那時作威作福，儘找麻煩，祇怕有生之年，無非是以淚洗面的日子⁵³。未來的歲月只怕是無盡的黑暗。麗妃亦育有一女，與同治是文宗僅存於世的血胤，只是在傳統社會的習俗，女兒是無足輕重的，和誕育同治的慈禧相較之下，境遇便有雲泥之別。當文宗在世時，她唯願息事寧人，與懿貴妃和睦相處；文宗入殮，麗妃曾服鴉片自殺，因為發現得早，救回了一條命，但已心如死灰。高陽形容深宮乃是天下最勢利的地方，麗妃承恩得寵時，每個人都把她捧得像鳳凰似的；一旦君王賈

⁵¹ 同註 24，頁 19。

⁵² 同註 15，頁 246。

⁵³ 同註 15，頁 39。

天，無權無勢的麗妃所見皆是冰冷的臉孔，還有慈禧刻意地冷落，若非慈安屢加照應，命運只怕更加悲慘。當同治皇帝十三歲時，麗貴太妃剛三十出頭，但已憔悴不堪，因為文宗剛歸天的頭幾年，麗妃幾乎是日夜以淚洗面，一半是因為思念文宗，一半是受了慈禧太后的氣。慈禧將以往的妒恨發洩到同樣喪夫且處境堪憐的麗妃身上，昔日的恩寵成為現今難以抹滅的傷痛，麗妃只能默默忍受。她心如槁木，以供佛唸經度日，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親生的榮安公主。榮安公主在同治去世的同年除夕亦病逝，麗妃與同治的嘉順皇后相擁號咷，哭得死去活來，但即使是唯一的骨肉辭世，麗妃連痛哭也須瞞著慈禧太后；「因為這一天大年三十，不論如何，也得討個吉利」⁵⁴，早年喪夫、中年喪女，連為愛女痛哭的權利也被剝奪了，高陽不僅以麗妃來表現慈禧的妒恨，對照麗妃前半生的富貴榮華，與後半生的坎坷淒涼，也是表達他對後宮嬪妃深刻的同情。

高陽為慈禧與慈安設計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自然也影響了她們對待其他嬪妃的態度。慈安在文宗死後，著意照顧心若死灰的麗妃，鼓勵她重拾生趣；慈禧則並未因為自己不幸的遭遇，對深宮中同樣不幸的女人伸以援手。事實上，不僅是麗妃，嘉順皇后的人生同樣也很淒涼，她雖然氣質出眾，深受同治敬重，卻因生肖屬虎與屬羊的慈禧犯沖，從被立為后的第一天起，就註定她這皇后難為。高陽談及嘉順皇后所住的承乾宮，從前住有明崇禎皇帝的田貴妃、清順治皇帝的董鄂妃，兩位寵妃都天不永年。咸豐的親生母親孝全成皇后，更是在正月裡暴崩於此，死時不過三十三歲，相傳是得罪了太后服毒自殺，這些佈局便是預先暗示了嘉順悲慘的命運。高陽更以一般民間惡婆婆虐待媳婦的情形，來描寫慈禧與嘉順的關係：

提到這一點，榮祿腦際便浮起在一起的兩張臉，一張是皇后的，雙目失神，臉色灰白，嘴總是緊閉著，也總是在翕動，彷彿牙齒一直在抖戰似地；一張是慈禧太后的，臉色鐵青，從不拿正眼看皇后，而且眼角瞟到皇后時，嘴角一定也斜掛了下來。世間有難伺候的婆婆，難做人的兒媳婦，就是這一對了。⁵⁵

就彷彿民間扶養獨子成人的寡母一般，對於不中意的媳婦百般刁難，兒子如果有錯，就是錯在媳婦；更何況同治還因微行

而染上梅毒，慈禧不反省自己干涉同治房闈，導致同治賭氣獨宿乾清宮，將同治微行的根由全歸咎於皇后，只要同治的病症加重一分，慈禧對嘉順的怨毒就加深一分，而可憐的嘉順只有逆來順受的份。高陽描述嘉順皇后出身蒙古世家，身為狀元小姐，深受禮教的薰陶，將婆媳不和的過錯全攬在自己身上，兢兢業業，逆來順受，只盼他朝能感動慈禧，對她說一句溫言慰語，就算是熬到出頭的一天；不料同治得了不治之症，所有苦心盡皆成空。年少守寡又為婆婆所嫌惡，同治死後，嘉順皇后的身分完全未被論及，這就代表慈禧漠視她的存在，不準備留給她任何活路，嘉順皇后只能身殉同治。

《全傳》中的慈禧因為自己當年失寵的幽怨，對待其他嬪妃不僅沒有同情，手段反而更見狠毒，她不但是個嫉妒的悍婦、心理不平衡的寡婦，也是虐待媳婦的惡婆婆，光緒的珍妃同樣飽受慈禧的迫害，但她的悲劇一半肇因於慈禧的狠毒，一半是珍妃的性格使然。珍妃在十三歲由慈禧遴選入宮，高陽安排她是聰慧早熟卻又隨性不拘禮法，雖是慧黠過人，但稚氣未脫，不知人世的機詐險惡，也不在意宮中的禮制儀節，即使初次朝見光緒，言談之間竟彷彿是在自己家裡那樣，想到就說，毫無忌憚，因為她的隨性而行，光緒首次擺脫寸步不離左右的太監，也跟著隨意起來。第一次見面，珍妃所表現的自然、瀟灑和不拘法度的姿態，就令光緒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就因為這樣率直、隨性的個性，當李蓮英代慈禧賜宴，珍妃不僅遲到而且端足了妃嬪的架子，不把李蓮英放在眼裡，無形中得罪了李而不自知。高陽藉著光緒追憶的種種細節，點明其實在珍妃入宮之初，嬌憨的模樣是頗受慈禧的寵愛，常常陪著慈禧宴遊學畫。但因為木材廠掌櫃玉銘求官遭珍妃破壞，擋了李蓮英的財路，等於公然與慈禧為敵，加之李蓮英在旁搬弄是非，使得慈禧愈發不滿，尤其是珍妃要光緒獨振皇權的話語，更是犯了慈禧的大忌。至於珍妃的心態也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她由初入宮時尚不敢開罪慈禧太后，隨著在宮中日久，深受光緒的寵愛，想輔助光緒整頓朝綱，推行新政，她對慈禧的態度由畏懼轉為倔強。珍妃在景仁宮照相，遭慈禧太后責備後不僅不改，反而變本加厲；慈禧搜查珍妃的住處，吩咐停了她所有的首飾衣服，珍妃直挺挺跪在冰涼的青磚地上，噙著兩滴眼淚，卻是忍住不落淚，回話的聲音既快且急，頑強的表現更是一再加深慈禧的憤怒。百日維新後，珍妃被打入冷宮監禁，都沒能改變她倔強和反抗的心態。而慈禧面對倔強的珍妃，反應是：

跪在青磚地上的珍妃，微揚著臉，而且視線是偏的，不知望在何處？這種不拿正眼看人的輕蔑態度，惹得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可是，火

氣一上來就被自己很快地硬壓了下去；因為在她所遇見過的人之中，常惹她生氣，往往無可奈何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從前的「五爺」惇王；一個就是眼前的珍妃，軟哄不受，硬嚇不怕。脾氣發得自己下不了台，不如聰明些不發為妙。⁵⁶

珍妃的脾氣是軟硬都不受，慈禧對她既生氣又莫可奈何。當慈禧將引發拳亂的責任推到光緒和珍妃頭上時，珍妃更是激動得滿臉脹紅，「她沒法子一口唾沫吐在慈禧太后臉上，只能在態度上儘量洩憤；揚起臉偏過頭去，大聲答道：『隨便怎麼辦好了！』」⁵⁷從來沒人像珍妃一樣，敢公然抗辯、如此惹惱慈禧太后，高陽描述珍妃是冒著被責打的處罰，存心要惹慈禧發怒，期待看到慈禧氣急敗壞、渾身發抖的模樣，以報復被幽禁兩年的痛苦；只是慈禧平靜得一反常態，連聲冷地走了，其實是已打定主意，在八國聯軍攻破北京城出奔之前，要處死珍妃，徹底阻絕光緒重新視事的力量。珍妃不僅期待落空，更得擔心將要面對的是何等嚴厲的處罰！慈禧幽禁珍妃這番不尋常的舉措，除了是阻止珍妃再與聞國事、鼓動光緒外，也有婆媳不和，懲戒後生小輩的意味在內，只是珍妃涉世不深，唯逞一時之快，最終落了個被推入井中溺斃的下場。高陽藉珍妃的悲劇，表現出慈禧對權力的護衛不遺餘力，對於挑戰自己的權力者，絕對是心狠手辣的。

至於在同治選后中落敗的慧妃，是《全傳》中少數獲得慈禧疼愛者，只是這份疼愛摻雜了慈禧的私心和為自己抱不平的情緒在內。慈禧起初立意選慧妃為后，是因為她貌美而年幼，易於自己掌控，後來更在她身上找到自己當年的某些影子，潛意識中想彌補自己曾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她在同治大婚當晚即召見選后落敗的慧妃，最主要的原因是一要跟慈安太后賭一口氣，也是為她自己西宮出身爭一口氣，⁵⁸與慈禧當年容貌相似的慧妃，彷彿成了慈禧的化身，慈禧為同治冷落慧妃而抱不平，說穿了也是為當年的自己吐一口怨氣罷了！因為慈禧為慧妃出氣，干涉同治房闈之事，才使得同治賭氣獨宿，釀成微行染疾的禍端。慈禧的閨怨心結，不僅影響了與同治的母子關係，也害得慧妃和同治最傾心的瑜妃，年紀輕輕就成了寡婦，在壽康宮以女紅打發長日辰光，獨自面對秋雨孤燈，通宵不寐的淒涼歲月。光緒的皇后隆裕，是慈禧的親姪女，

⁵⁶ 同註 28，頁 519。

⁵⁷ 同註 28，頁 521。

⁵⁸ 同註 18，頁 827。

她的婚事由慈禧一手主導，也是慈禧刻意培植的接替人選。慈禧死後她繼承後宮一切權力，甚至插手軍國大政，夢想仿效慈禧垂簾聽政，但她的婚姻也不幸福。隆裕和光緒不斷的嘔氣，幾乎無感情可言，甚至到了望影相避的地步，高陽特意安排這些深宮女子，在瓊樓玉苑中埋葬了青春年華，不但表示慈禧的私心反為所愛者帶來了悲劇，也是為他所謂的一嫁在帝王家更為不幸」做了最佳的註腳。

在後宮之中，還有一位特殊人物，就是恭王的長女——大格格榮壽公主，名義上是慈禧的女兒。當慈安太后暴崩、恭王被黜，讓慈禧尚有忌憚的就只有榮壽了。高陽安排慈禧對榮壽有憐惜、有疼愛，還有愧疚，後來更莫名的有分忌憚之意，慈禧起初寵愛榮壽，是因為「那副模樣，正像自己小時候的樣子，懂事、沉靜、隨處留意，不愛哭可也不愛笑，說話行事，不像個七、八歲的孩子」⁵⁹。有慈禧自己童年時的影子，加上榮壽知禮識大體，所以得到慈禧的重視；榮壽被指婚於體質虛弱的符珍，是慈禧作的主，結果她早寡孀居，使慈禧更生憐惜；再者她生父恭王被黜，慈禧又不免自覺愧疚，因此對榮壽有份畏憚之心，只要做了件不合太后身分的花梢衣服，或逾越體制之事，都要瞞著榮壽偷偷的做。榮壽在宮中地位特殊，是唯一在慈禧面前能有座位的人；但高陽塑造榮壽絕不會恃寵而驕，懂分寸有節制而且心地仁厚，她始終自居女兒的身分，即使進言也頗有分寸，就因為她講究禮儀規範，而且處事公正，每有進言都為慈禧所重視。榮壽不僅和自小長大的同治皇帝感情深厚，對光緒皇帝也一直起著迴護之力。慈禧因光緒立后大忤心意，對光緒心生嫌隙，覺得自己一片苦心徒然白費，頗有怨對之言，榮壽跪在慈禧跟前為自己要說的話預先賠罪，讓慈禧摒除左右，仔細聆聽榮壽的話語。她為光緒婉轉陳辭，表示其為無心之過，只因慈禧事前未曾透露半點心意，光緒身邊又無人可商量，才會有違慈禧意旨，絕非存心忤逆。由於她的苦心調護，慈禧與光緒之間，才暫時保住了一團和氣。慈禧想廢立光緒，撮合小醇王載灃和榮裕愛女福妞的婚事，都曾事先徵詢榮壽的意見，所有舉動都是想將榮壽收為得力的幫手。但即使這樣被慈禧看重，榮壽在光緒病重時前往瀛臺探望，慈禧仍派了崔玉貴等寸步不離地在旁監視，榮壽所有貼心慰勉之言只有束諸高閣。可以說一旦和慈禧自身的利益相抵

觸，任何人都不能被慈禧所信任了。

4、君臣關係暨權力操弄

不論《慈禧全傳》中的慈禧呈現出那些女性特質，它們往往只在夜晚或日常生活中流露，在處理軍國大事時，她是明快而果斷的。辛酉政變後議處肅順等人，慈安太后一聽說要殺人，就禁不住胸中亂跳、手足發軟；慈禧雖然也有些不安，卻絕不肯在恭王面前顯現出「婦人之仁」的軟弱，和恭王彷彿在閒話家常之中就處置了三條人命，令一旁的慈安震驚莫名，「一個女人掌生殺之權，一句話就可致人於死，在她看來已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反常之事；而這生殺之權，在慈禧手裡，舉重若輕，殺人就像一巴掌打死蚊子那麼不在乎，這太可怕了！」⁹⁰。是高陽有意對比出兩人性格的巨大落差：慈安仁厚、心軟；慈禧狠毒、堅決。再加上慈安事事退讓，又無治國能力，全交由慈禧主持國政，造成名份的先後和掌握的權力相反。慈禧女人的身分是她掌權最大的阻礙，因為清朝開國以來，從未有太后垂簾聽政的先例。但《全傳》中的慈禧正因為對手抱持著傳統以來的性別歧視，反而讓她在政爭中取得致勝的先機，肅順徹底地蔑視慈禧的才幹，全然不將她放在眼裡；恭王即使知道慈禧精明厲害，還是低估了慈禧玩弄權謀的本事，紛紛栽在慈禧的手裡。而從恭王第一次嚴譴之後，慈禧的地位完全鞏固，凡堅持父權至上，輕視女性潛能者都被慈禧所鬥垮，從此之後，朝廷內外都視慈禧為真正的君王，不敢再有輕視的心態。

在高陽筆下，慈禧兼具了女性和男性的特點，運用權力時，她絕不亞於男性君主的剛強決斷；但在適當時機，她又可以自在的展露女性善感柔弱的一面，而且在兩者間轉換自如。慈禧以女主治國，她與男性君主最大的不同點，在她對於老臣下世時流的淚。當曾國藩、沈桂芬、左宗棠、榮祿和李鴻章等人過世時，慈禧無不為之痛哭，但這並非是柔弱的表現，反而凸顯了她優禮老臣，為國惜才的哀痛，也因為慈禧女性的身分，容許她如此公然地宣洩情感。除了她在病中因刑部尚書潘祖蔭處理護軍一案不憚於心，而像村婦撒潑般對潘祖蔭痛罵外，慈禧一直以雄主自許，絕大多數的時候是剛強而威嚴

⁹⁰ 同註 15，頁 379。

的，威儀甚至超越於咸豐、同治之上，但是當她的權力受到威脅或挑戰時，慈禧常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女性的身分以搏取同情或幫助。慈禧在與肅順等人激烈爭辯時，絲毫不露怯意，等到回京召見恭王、文祥等親貴大臣，談及肅順的跋扈驕狂，慈安才開口說了一、兩句：

語聲未終，陡然一聲嬌啼，慈禧太后失聲而哭；慈安太后的淚水原就在眼眶裡晃盪，這一下自然也跟著涕泗漣漣，把個小皇帝嚇得慌了，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小嘴一癢，也拉開嗓子，號啕大哭。

這娘兒倆三個的哭聲，震動了整個養心殿，幾位老臣，無從解勸，只好陪著宣涕。君臣對哭，如遭大喪，這樣彼此影響著情緒，一下子引起了悲憤激昂的情緒。⁶¹

就是善用男人同情女人、小孩的哭泣，表現出孤兒寡婦飽受欺凌的形象，這樣子且哭且訴，慈禧的話語很容易就打動人心，讓大臣們群情激憤，當場決定將肅順等人解職治罪。她為了裁抑恭王，親手寫了道硃諭將恭王逐出軍機，革除一切差使，當慈禧召見內閣大臣時，要求大臣為其潤飾一番：

「裡頭有白字，也有句字不通的地方，你們替我改一改！」

三十剛剛出頭的太后，作了個略帶羞澀的微笑。以她的身份，這樣的笑容，難得看見，所以格外顯得嫵媚。⁶²

慈禧自知只是粗通文墨，硃諭中別字連篇，而為了公開頒布，非得有人先檢點潤色不可，那略帶靦腆的微笑，出自一位美貌的少婦，實在讓人難以拒絕她的要求。這都是她善用女性柔弱、無能的特點，激起男人保護弱小的勇氣，以達成她的目的。戊戌變法之際，慈禧當眾詰問光緒要袁世凱派兵包圍頤和園、劫持皇太后之事，光緒為維護珍妃，情急之下承認是康有為、譚嗣同提議，意在兵諫慈禧；原本怒氣沖沖，甚至要杖責皇帝的慈禧，立刻換上一副面容：

「你們大家都聽見了！皇帝這樣子胡鬧，非斷送了大清朝的天下不可！除非我嚥了氣，想管也不能管；不然，我怎麼能眼睜睜地看著，不聞不問？能對得起列祖列宗嗎？」慈禧太后拿塊手絹擦一擦眼睛，又捂著鼻子醒了兩下，接下去又說：「皇帝四歲抱進宮，身子不好，

⁶¹ 同註 15，頁 320。

⁶² 同註 18，頁 193。

是我一手撫養；白天睡在我床上，晚上由嬪嬪帶著，睡在我外屋，一夜幾次起來看他……本朝以仁孝治天下；我把皇帝教養成這個樣子，實在痛心，實在慚愧！真不知道將來有甚麼臉見文宗？」

說到這裡，慈禧太后已有些語不成聲的模樣。⁶³

這時她扮演了一個含辛茹苦撫養兒子成人的母親角色，結果竟然遭到兒子無情的背叛，意欲殺死母親，怎不教她痛心疾首、珠淚漣漣呢？慈禧的本意就是要光緒自己親口承認曾有犯上的密謀，如此大逆不道的罪行，既不足以為君，亦不足以為子，將所有的罪過全歸之於光緒的不孝，她是心寒之餘，迫於無奈才出手的。不但為她三度垂簾找出一個堅強的理由，甚至為進一步的廢立作準備，光緒唯有伏地嗚咽，無言辯白。等到庚子事變後，為了避免因洋人同情光緒，要求太后歸政，慈禧特別叮囑李蓮英，由西安回鑾途中，光緒一切供御絕不可與太后有所軒輊；和光緒相處常煦煦然頗有慈母的辭色，甚至還鼓勵光緒去見珍妃最後一面，刻意營造出宮廷之間，母慈子孝，和樂融洽的景象。這是因為當時慈禧感受到洋人更偏向光緒，自己有被孤立之勢，為免光緒積憤難平，為外人知悉而授人以柄，她刻意擺出了慈母的形象以安撫光緒，務求堵住眾人之口。驅逐大阿哥溥儀，和追贈珍妃為貴妃，便是出於向光緒示好的考量。只是八國聯軍的風暴過後，慈禧與光緒又回復到以往君臣般的從屬關係，依舊是由慈禧獨掌全局。另外當回鑾時，慈禧入紫禁城前在城外的關帝廟拈香，洋人堂而皇之在正陽門城樓上俯視慈禧太后的一舉一動，辛丑和約甫定，群臣皆對洋人不敢輕易得罪，怕慈禧會詰問誰應負此「大不敬」的責任，領頭的慶王更是惴惴然捏把冷汗。慈禧行禮完畢出大殿時，赫然發現洋人「慈禧太后看得一眼，居然忍俊不禁地笑了；就像那些慈祥喜樂的老太太，看見年輕人淘氣那樣。」⁶⁴慈禧平日出入，城門內外警蹕森嚴，只有這次是例外，扈蹕群臣原本預料慈禧會勃然震怒，即使當時不便發作，至少會臉色鐵青，那知全出意料之外。慈禧刻意地以慈祥老太太的形象，是對洋人籠絡示好，以平息對她縱容拳匪的非議，力圖鞏固自己的地位。高陽所塑造的慈禧，不僅完全掙脫了封建社會加諸女性身上的枷鎖，成為手握天下大權的專制君王，甚至善於利用女性的身分，以柔弱、慈祥、受委屈的角

⁶³ 同註 28，頁 72。
⁶⁴ 同註 28，頁 680。

色，扭轉對其不利的形勢。而在權力的運作上，慈禧顯示的面貌是多變化的，隨時視情況需要呈現對她最有利的形象，協助她突破眼前的難關或困境，迨事情平復後則回歸她一貫的面目。因此總的來說，如何攫取更大的權柄，才是慈禧行事作風唯一的依歸。

丁、晚清衰敗的最大禍源

雖然高陽在《全傳》中一再描寫慈禧的作風強勢、手段狠毒，但並非認定她一無可取，至少在慈禧垂簾之初，她對於軍國大政的處置，大體可以說是勵精圖治、重用賢能，配合恭王節儉之策，營造出「同光中興」的局面；但隨著太平天國、捻亂、陝甘回變一一肅清，慈禧的治國方針也逐漸變調。高陽在《慈禧全傳》中描述慈禧的缺失，主要集中在重用太監、強烈的物慾及私心自用三個方面。

為了防患明朝為害熾烈的閹宦之禍，清朝對太監實施嚴格的裁抑，禁止他們與聞政事，慈禧太后卻完全打破這套規矩重用宦官。高陽認為慈禧之所以重用宦官，是因為居於深宮，無法像王公親貴或方面大員養一班幕僚文士，所以培養太監成為自己的親信，為了讓太監成為她了解宮廷內外一切訊息的管道，自然而然的使太監們擁有相當的權力，甚至明知他們的敗行劣跡，也放任不加處置，因此助長了太監們的囂張氣焰。在她身邊最先得勢的是安德海，在熱河行宮，小安子為慈禧刺探咸豐的動靜，監視後宮的嬪妃；垂簾聽政後，小安子更成為慈禧對外的耳目，負責打探宮外的訊息、輿情等。安德海跋扈囂張，卻善於逢迎巴結、欺上瞞下，甚至想影響慈禧以貪污索賄、中飽私囊，恭王嚴譴就是出於安德海的唆使。安德海伏誅後，繼之而起的是李蓮英，他的行事雖低調，但手段卻更高明，不僅代替了小安子的地位，而且影響力更大，片言可定人榮辱，上至親王下至百官，對於李蓮英莫不傾心交結，希冀得李之助可以飛上枝頭，躋身富貴之門。下焉者如崔玉貴等，在宮廷裡恃寵而驕、橫行無忌，依附他們的太監也是有樣學樣，欺上瞞下、訛詐百官，凡是所求不遂，就進讒言影響其後的仕途，所以連恭王、左宗棠等人，都不能不賣太監的帳，其他人更是重金厚賂，因為得以藉之交通宮禁、上達天聽。慈禧寵信宦官，可以說是踏出清朝滅亡的第一步。

慈禧好聚斂財富，是促使清朝加速衰敗的重大關鍵。高陽塑造慈禧的父親死於任上，既無親友照應，又留下一大筆債，

連盤桓回京的旅費都差點湊不出來，只有吳棠因誤會而致上奠儀，令慈禧姐妹銘感五內；回到京中，孤兒寡母也不大有人理睬，慈禧身為家中長女，看盡人情冷暖，當她成長之後，很自然的將「錢」與「權」視為生活中最大的倚靠，為慈禧的貪財提供了有力的背景。高陽描述慈禧具有強烈的物質慾望，她與肅順和恭王的衝突部分即肇因於此。因為恭王素倡節儉，抑制了慈禧想「敞開來花一花」的欲望，同治年間重修圓明園，成了一場有始無終的鬧劇；當陝甘回亂終於平定，慈禧自認勞苦功高，而且四海晏平，無人可再阻止她修園之舉，因此以恭王為首的軍機大臣全班遭撤換，便成了必然之事。修建頤和園是慈禧太后執政期間最大的亂源所在，在《母子君臣》中，只見慈禧為修頤和園，不惜借洋債、挪用建海軍及光緒大婚的費用，甚至出現賣官以籌措修園經費的行為。捐官制度本是清朝行之有年的陋習，但慈禧以太后之尊，行賣官之舉，上行下效，造成貪污納賄、橫徵暴斂之風盛行，吏治愈發敗壞。為慈禧出主意者，以及居中媒介賣官鬻爵勾當者便是李蓮英。李因此成巨富，起居豪奢，而慈禧在頤和園完工後，還累積了百千萬貲財，埋在長春宮與樂壽堂的後院，⁶⁵都可以看出她聚斂之多。高陽有意讓慈禧太后愈是臨老，愈顯出對財寶的貪婪，她在六十九歲那年謁西陵，由盛宣懷親自指揮花車的佈置，慈禧派李蓮英告知盛宣懷，花車上所有的古董擺設都可能損毀，其實是明白相告，要盛宣懷將所有的陳設都作為貢品，⁶⁶而後袁世凱亦如法泡製，當然是大搏慈禧的歡心。而凡是對慈禧的壽禮多方費心、貴重鋪張者都能上蒙慈眷、心想事成，慈禧的貪婪讓清廷殘存的命脈更加氣若游絲，籠罩在一片敗亡之象中。

從選才用人方面，也可以看出《全傳》中前後期的慈禧有相當大的轉變。慈禧早期懂得任用賢才，即使破格拔擢吳棠、瑞麟等人，也是出於報恩的心態，但在恭王出軍機後，一切全變了調。高陽描寫當時慈禧自認已可掌握所有權柄，用人不再以才任用，而是視其是否對自己唯命是從。慈禧以醇王為太上軍機，掌管軍國大政，不只是因為他是自己的妹婿，也因為醇王庸懦無能，即使反對修建頤和園、挪用經費，也不敢與慈禧力爭。為了替頤和園籌款，慈禧不惜將清廉自持，由她一手提拔的閻敬銘調離戶部尚書之職，只為方便其個人享受。醇王死後，榮祿成為軍機實際的掌權者，慈禧視其為心腹，

⁶⁵ 同註 28，頁 669。
⁶⁶ 同註 21，頁 47。

讓榮祿既入軍機，又節制北洋各軍，政務兵權全在其手中。但他同樣凡事以慈禧意旨為依歸，事事仰承慈意，生怕自己的權位不保。只是醇王與榮祿雖不敢違抗慈禧，畢竟還算是忠於國事，國家尚可維持一定的局面，而當榮祿病逝後，慈禧考慮軍機首輔人選的條件竟然是：

於是，她又想到了自榮祿出缺以後，便一直盤旋在她腦際的三個人。第一個是醇親王載灃；第二個是慶親王奕劻；第三個是肅親王善耆……此刻，載灃與善耆似乎無法考慮了。載灃猶之乎禮王世鐸，擺擺樣子可以；但以前先有醇王奕訢、許庚身、孫毓汶、後有剛毅、榮祿，不妨讓世鐸掛個名。如今要自己拿得起來；尤其是這兩件大工如何籌款，在載灃必是一籌莫展，萬難勝任。

至於善耆，雖有才幹，也有稜角；而且聽說他頗結交漢人名士，有時以風骨自許，更不宜管此兩件大工。轉念到此，心目中就只有一個奕劻了。⁶⁷

宰輔一職何等重要，但太后用人的條件並非以才幹、德性為尚，而是有能力為其兩件大工——興修頤和園和西苑的儀鸞殿——籌款。當其用人的私心愈發加重，所用之人的品秩也就每下愈況，慶王貪婪成性，國家也江河日下。慈禧在臨終前培植自己的姪女隆裕皇后掌權，選定糊塗無能的小醇王載灃為攝政王，導致滿清王朝最後的幾年更加的排擠漢人，全由一班少年親貴把持，大清沉痾既深，積重難返。藉由《慈禧全傳》中的描述，高陽其實將滿清的覆滅，相當程度地歸罪於慈禧。儘管她曾使清朝短暫復興，但她個人的私心和無窮的欲望，終使清廷一步步走向滅亡。

二、咸豐、同治與光緒皇帝

文宗、穆宗和德宗三位皇帝，前者是慈禧太后的丈夫，後二者是她的兒子，都是慈禧至親之人。同樣貴為皇帝，咸豐、同治與光緒卻有相當的不同，他們的命運也與清廷的命運緊緊連繫。

甲、咸豐皇帝

儘管《慈禧全傳》中的咸豐皇帝出現的時間不久，但他卻是造成日後一切轉變的關鍵。咸豐一出場已是生命中的最後一年，病弱的身軀難以應付日理萬機的繁劇，連只需簡單批答的奏章，都得以懿貴妃代筆。而咸豐致病之由，半因國家大勢，半由自己招來的。咸豐在位的後期，外有英法聯軍的攻陷北京，內有太平天國、捻匪擾亂東南半壁江山，幾乎日日都在緊張情勢中度過，再加上他沈溺酒色，終於導致不治之症。高陽認為咸豐後來雖然十分厭惡懿貴妃，卻遲遲未有所行動，很大原因是病弱之故，因為懿貴妃與肅順是死對頭，咸豐由於難勝繁劇，為求安寧而不願意讓肅順和懿貴妃惡鬥，以免生出許多是非來，卻造成積重難返。高陽描述咸豐之所以寵信肅順，是因為肅順能「任勞任怨」，他曾對皇后表示：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對肅六不滿。」皇帝極平靜地說，「甚麼叫『任勞任怨』？這就是任怨！如果不是他事事替我擋在前面，我的麻煩可多呢！」⁶⁸

有肅順的輔助，咸豐省卻了許多麻煩。然而，高陽也在許多細節上強調肅順的跋扈，如有一次咸豐欲賞賜李鴻藻，「皇帝提起硃筆，才寫了『賞李鴻藻』四個字，肅順便自作主張，在皇帝身後唸著賞賜的東西」，而且「他唸一句，皇帝寫一句」；⁶⁹還有，肅順御前應對回話時「忘其所以地，就把御賜寶石頂的大帽子，往御案上一放，躬身湊過去與皇帝耳語」；⁷⁰而咸豐完全不以為忤，對肅順可說是言聽計從，彼此間早已脫略了君臣的禮節，肅順所以如此囂張跋扈，該說是咸豐縱容所致。

高陽擅長以平常人的思維去設想人物，有時甚至可以推翻一般人的刻板印象，賦予人物真實的情志，也給予讀者新的體會。他讓貴為九五至尊的咸豐，喟嘆自己「不幸生在帝王家」：

口中不提，心裡卻忍不住嚮往那種貴介公子的境界。皇帝最羨慕的是門第清華的紅翰林，文采風流，名動公卿；家貲也不必如何豪富，祇要日子過得寬裕，在倦於攜酒看花，選色徵歌時，關起門來，百事不管，伴著皇后這樣溫柔敦厚的嬌妻，麗妃那樣善解人意的美妾，

⁶⁸ 同註 15，頁 122。

⁶⁹ 同註 15，頁 72。

⁷⁰ 同註 15，頁 17。

這才是人生在世無上的際遇。71

已經身為一國之君，只因無力收拾紛紛擾擾的局面，竟羨慕貴介公子、清翰林者流。他對於小太監寫錯字、伶工唱曲有誤，均有「誨人不倦」的好脾氣；而當肅順極力主張整頓科場，咸豐很勉強的以硃筆勾決了大學士柏葰，只見他「臉色蒼白，冷汗淋漓，就像生了一場大病似地；以後兩三天，也一直鬱鬱不歡」，⁷²高陽塑造的咸豐，其實是一個秉性仁慈的皇帝。

不過，高陽在《慈禧前傳》前的〈清文宗與恭親王〉裡，即指出咸豐犯的最大錯誤，在於顧命大臣中未列入恭王。咸豐皇帝讓顧命八大臣輔弼幼主，又分別賜給慈安及慈禧各一方玉印，以玉印代硃筆，就是給皇太后和幼帝某種程度的否決權，只是這顧命八大臣中若沒有了恭親王，就註定日後政爭難免。姑不論咸豐與恭王兄弟不和肇因於何，高陽認為咸豐與恭王最大的心結，在於與英法聯軍議和一事：

「連妳都知道，」皇帝冷笑一聲：「哼！老六偏偏就不知道！去年八月初，我叫他出面議和，無非擔個名兒，好把局勢緩一緩，騰出功夫來調兵遣將；誰知道他祇聽他老丈人桂良的話，真的跟洋人打上了交道了！我真不懂他其心何居？」⁷³

恭王與洋人「議和」假戲真做，再加上肅順等推波助瀾，中傷恭王有意謀反，使得咸豐與恭王手足之間，猜忌愈深；所以咸豐拒絕恭王至熱河行宮探病，甚至於對恭王的親信文祥、寶鋆等，也連帶厭惡。日後恭王和慈禧聯手發動政變，誅除肅順等人，才有垂簾聽政之舉；即令咸豐預先留下親筆密詔，必要時可剪除慈禧，一樣是無濟於事。咸豐錯誤的安排，可以說是導致這一切後果的源頭，如果沒有文宗與恭王的手足參商，慈禧就絕不可能崛起。

乙、同治皇帝

穆宗同治是文宗的獨子，唯一的皇位繼承人，高陽塑造其特色是聰明而不好學、頑皮好動，而且身體也不太好。同治

⁷¹ 同註 15，頁 41。

⁷² 同註 15，頁 379。

⁷³ 同註 15，頁 19。

六歲即位，馬上就要應付皇子的功課，還要履行皇帝的許多義務。高陽花了不少篇幅描述同治讀書的繁重和痛苦：

整功課極其繁重，每天卯初起身，卯正上書房，初春天還未明。讀生書、背熟書、寫字、默書、溫習前兩天的熟書——最要命的是默寫尚書；半天想不起來，急得冒汗，連別的師傅都覺得於心不忍，而倭仁只瞪著眼看著，從不肯提一個字。

此外還要唸滿洲文。除卻回宮進膳那半個時辰以外，一直要到午後未時，功課才完。小皇帝沒有一天不是累得連話都懶得說；偶爾一天輕鬆些，想說幾句開心的話，或者畫個小人兒甚麼的，立刻便惹出師傅一番大道理。……師傅和諧達，偏又各有意見和意氣，徐桐一向依傍倭仁，在翁同龢面前，卻又對倭仁大為不滿，說小皇帝的功課耽誤在他手裡。諧達則以急於想有所表現，而且認為改「整功課」所加的都是漢文的功課，頗有不平之意，因此加多了教滿洲語的時間，常常費時六刻——一個半鐘頭之久，連帶遲延了傳膳的時刻，兩宮太后不能不枵腹等待。⁷⁴

十來歲的孩子，從早晨六點鐘開始，讀書、寫字、默書，教材是《尚書》等艱澀的經典以及滿洲文等，一直要忙到下午四、五點才結束，甚至連吃午飯的時間都常常延誤。功課既然如此繁重，加上有倭仁、徐桐這些食古不化的師傅，不知循循善誘、只是握苗助長，縱使有李鴻藻、翁同龢加以鼓勵，然此二人在上書房的權力畢竟不如前二人，是故同治依然是向學之心日淺。面對倭仁講授的內容，同治精神好時，便故意扯東扯西，磨到時間結束；精神不好時就垂頭喪氣地苦苦忍受，同治只求拖過授課時間了事，根本無力也無心再去深入了解功課的內容，甚至覺得比起上書房的痛苦來說，生病的不舒服還更可以忍受，只要不用面對那些枯燥乏味的書籍，他寧可生病好告假。這樣的學習環境及學習心態，自然不可能有什麼長進，所以同治愈長大，學問反而愈倒退，就連啟蒙的論語也背不出來，讓李鴻藻為之傷心落淚。而同治見狀，將「君子不器」的「器」字下兩個「口」遮住，成了個「君子不哭」，逗得李鴻藻破涕為笑，由此顯現出他機靈、淘氣的一面。高陽藉著細節點出同治其實很聰明，奈何學習環境欠佳，加上母親不知鼓勵，自己又不肯用功，以致給慈禧繼續垂簾訓政的機會。

同治以沖齡即位，雖不需親自行使皇帝治理天下的職權，但許多的繁文縟節仍在所難免，且同治的身體不好，所以高陽形容他「喜怒無常，十分任性，每每想些『拿鴨子上架』的花樣；為了教小太監翻筋斗，不知道多少孩子摔得吐血或者斷了骨頭」⁷⁵。這些任性的行徑，其實是同治對沈重緊湊的生活不滿的發洩。另外，高陽藉秀女桂連的心思，描繪同治被皇帝的頭銜，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模樣：

她所知道的——差不多可以斷定的，皇帝會傷心！想起他那白皙的額頭下，那雙重重壓著，難得舒展的濃眉，桂連不由得心就酸了。皇帝難得有開朗的心情，只有她最清楚；要上書房、要「坐朝」、要到這裡、那裡去行禮、來回到兩宮太后那裡問安侍膳，像個木頭人兒一樣，為御前大臣和太監擺佈來、擺佈去；還有許多禮節束縛著，像個小老頭兒似地，那些好幾個大人做著都嫌累的事，壓在他一個人肩

上，彷彿把他的背都壓得彎了。⁷⁶

桂連是少數同情了解同治的人，她可憐同治被繁複的儀典限制了所有年少的純真，十幾歲的孩子坐上皇位，有讀不完的功課，行不完的禮儀，許多的典章規範得——行禮如儀，做些好幾個大人做來都嫌累的事，感覺不到手掌天下大權的威風，卻像個木頭人一樣，被眾人擺佈，難怪當他由寶月樓望出去，民間的景象竟是如此的令人嚮往：

使他覺得有趣的是，西長安街的景象，高槐垂柳，蟬聲聒耳，樹蔭下行人不絕。皇帝注視著一個白布短褂袴的老者，見他一手擎著三籠鳥，一手牽著五六歲大的一個男孩，想來是祖孫倆。走著走著，小男孩不肯走了，老者便俯下身去，一老一小不知說了些甚麼？但見小男孩歡然跳躍著奔向一個藍布棚子下的小食攤；老者也慢條斯理地在攤子上放下鳥籠，坐了下來，一面跟攤上的人招呼，一面照料孫子吃點心。那份恬然自適的天倫之樂，皇帝都覺得分享了。⁷⁷

平民百姓嚮往皇宮內苑的富麗堂皇，但居於深宮、富有四海的少年天子，卻嚮往一般人的天倫之樂，羨慕起尋常百姓的自由自在。這不僅是作者對於人性心理的揣摩，也為後來穆宗的微行預先埋下伏筆。

⁷⁵ 同註 18，頁 466。

⁷⁶ 同註 18，頁 561。

⁷⁷ 同註 18，頁 864。

同治與慈禧母子的失和，是同治早逝的根源，失和的原因則起因於殺安德海和立阿魯特氏為后這兩件事。同治自小即十分厭惡安德海，即位後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殺小安子」，他始終認為安德海是他們母子之間最大的阻礙，母后之所以對他如此嚴厲，就是因為小安子居中挑撥，而且不時窺伺同治的一舉一動，藉機向慈禧搬弄是非，火上添油，故意表現得比他更有孝心、更懂事、更貼心，甚至用一種長兄教導幼弟的神態語氣向同治說話，還處處提醒慈禧成為一位課子嚴峻的嚴母。當他在慈安太后及恭王的協助下，趁慈禧生病之際，與山東巡撫丁寶楨裡應外合除掉安德海，母子之間自此有了裂縫。再就立后一事，同治也有自己的心思：

他經常獨處，要擔負許多非他的年紀所能勝任的繁文縟節，有時又要獨斷來應付若干艱鉅，久而久之，常有惶惶無依的感覺，所以希望有個像榮壽公主那樣的皇后，一顆心好有個倚託。而且聽說崇綺的女兒，端莊穩重，詩書嫻熟，閒下來談談書房裡的功課，把自己得意的詩唸幾首給她聽聽，就像趙明誠跟李清照那樣的生活，就可以製一副楹聯，叫做「天家富貴，地上神仙」；這副楹聯，就叫皇后寫——久聽說崇綺的女兒寫得一手很好的大字；本朝的皇后，還沒有深通翰墨的，這副對聯掛在養心殿或者乾清宮，千秋萬世流傳下去，豈非一重佳話？⁷⁸

因為希望有個像榮壽公主那樣的皇后，可以成為他生活中的倚靠，再則又聽說阿魯特氏身為狀元小姐，嫻淑穩重、飽讀詩書，嚮往能成就一雙彷彿宋朝趙明誠和李清照般的神仙眷屬。所以同治接受慈安太后的意見，立阿魯特氏為后，而帝后之間也相處得十分融洽，讓同治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友朋之樂。這本是一樁美滿姻緣，卻因忤逆了慈禧的心意，母子因此失和。慈禧要同治多親近慧妃、疏遠皇后，同治因而賭氣獨居乾清宮，才有後來恭王長子載澂的帶領微行，至煙花柳巷尋歡之舉，最終因染上梅毒而死。高陽從倭仁等不會教書，到母親不知鼓勵復引進載澂伴讀等描述，一步步清楚地交待同治早逝的因果關係。

只是高陽也藉著同治親政後的種種表現，暗示同治即使不早逝，也未必能成為明君。他對朝政及群臣間的恩怨全不熟

悉，譬如召見彭玉麟時，問話頻頻出錯，令彭玉麟不知道皇帝問話的用意為何？另外，改革內務府的積弊，只有意氣之爭，而不見謀略；最糟糕的是翰林王慶祺，只因會唱戲及進獻劇本、淫書，竟被指派為帝師，濫用國家名器莫此為甚。高陽特別強調同治親政後的諸般不順，國力衰頹，外使覲見失儀，修圓明園時有李光昭報效木植的天大騙局，加上微服私行、涉足煙花之地所招致的批評等，都使得年輕氣盛的皇帝，覺得面子上掛不住，才有重譴恭王的鬧劇出現，甚至同治的得病也都與其有關。高陽藉恭王之口點明同治的英年早逝，使慈禧得以二度垂簾，只能說是大清氣數使然。

丙、光緒皇帝

文宗、穆宗和德宗三位皇帝中，德宗光緒的命運最為乖舛，高陽筆下的光緒始終是受慈禧所擺佈，絕少展現個人的意志或喜好。他是醇親王之子，四歲時承繼文宗為子，嗣位為帝。光緒皇帝終其一生並無太大作為，在光緒十年中法戰爭正熾，高陽描述年僅十四歲的光緒因而無心過他的萬壽節慶，光緒天生好靜、雖處生日熱鬧之際，卻心憂國事，懸念海外戰況，高陽賦予光緒有作為一個好皇帝的本質，也是為日後戊戌變法預作張本。

光緒雖有心做個好皇帝，卻缺少做好皇帝的基本條件——強健的體魄。高陽在許多細節中強調光緒從小就身體不好：剛抱進宮來時，肚臍一直在淌黃水，慈禧太后親自撫育頗為費心，而且膽子很小、怕打雷，一聽見雷聲就會嚇得大哭；長大之後膽子還更小，「雷聲之外，就怕金聲，所以聽戲在他是一大苦事，尤其是武戲，因為怕大鑼。此外，打槍的聲音也怕；拳匪與虎神營圍攻西什庫教堂時，槍聲傳到瀛臺，害他通宵不能入夢，是常有的事」，因此一個銅盤落地的聲響，可以讓光緒「嚇得臉色蒼白，冷汗淋漓；手扶著桌子，有些支持不住的模樣」⁷⁹。這副樣子，實在不能讓任何有魄力、有決斷力的人看得起，只是讓人覺得可憐而已。身體好壞往往決定魄力的有無，光緒因體質欠佳而膽小懦弱，當變法失敗面對慈禧太后的詰責時，「惶恐窘迫，無詞以解，無地自容」，唯有一面色如死，垂首不語；而當慈禧欲杖責皇帝時，滿殿的

王公大臣皆伏地碰頭，試圖為皇帝求情，「皇帝不由得亦跪倒了」，⁸⁰根本無法保持住一個君王的尊嚴，凡此種種，都是光緒懦弱的表現。變法失敗後，光緒被囚禁於瀛臺，珍妃則被打入冷宮，最後更死於非命，一國之君連心愛的妃子都保不住，實在是悲哀至極；而後光緒在李蓮英的勸阻之下，沒有堅持親見珍妃遺容，更是懦弱至極。

光緒和同治個性的不同，高陽藉一個小故事類比出其間的差異。翁同龢因大臣們覺得朝政少不了慈禧太后，是身為帝師的恥辱，講學時悲從中來，以致涕淚交流：

皇帝聽太監說過：翁同龢為穆宗授讀時，有一次苦諫勿嬉遊過度，亦是聲淚俱下。穆宗將書上「君子不器」那句話，用手指掩住最下面的兩個「口」字，讀來便成「君子不哭」；因而使得翁師傅破涕為笑。自己沒有這樣的急智；更沒有這種在師傅傷心之時還能開玩笑的心情；而且也沒有甚麼話可以安慰師傅——所有的亦只是兩行清淚。⁸¹

同治好動、頑皮又機智，光緒則是沈靜、懦弱。高陽藉著許多細節暗示光緒註定福分不如同治：大婚之前天子正銜的太和門失火，所以光緒的諳達松濂，酒後直言「今上的福分，恐還不如穆宗」，而「方家園的皇后、未曾入宮，只怕就註定了是怨偶」。⁸²光緒與皇后極為冷漠，夫妻之間幾無情分可言；而與醇王的父子天倫，在慈禧太后一再的威逼暗示之下，也只能藏諸於心。醇王病重，身為兒子的光緒無法親臨視疾，只能暗自垂淚，他讓翁同龢代為探望醇王：

「我心裡實在惦念。你，」皇帝想到以萬乘之尊，竟不及窮家小戶的百姓，可以一申父子之情；剎那間千種委曲，萬種的悲傷；奔赴心頭，梗塞喉頭，語不成聲地哭著說：「你把我這句話帶去！」⁸³

萬乘之尊不及平常百姓，竟然連見父親一面都難如登天。好不容易在慈禧的陪同下見到了醇王，即使心如刀割，還必需忍

⁸⁰ 同註 28，頁 70—71。

⁸¹ 事見《母子君臣》頁 208—209，同治之事見於《玉座珠簾》頁 724。然高陽於《玉座珠簾》中明指為李鴻藻勸諫同治，而此處卻換成翁同龢。

⁸² 因李鴻藻及翁同龢皆為同治帝師，此或是高陽不察誤植於翁亦不定。

⁸³ 同註 39，頁 282—283。

⁸³ 同註 39，頁 228。

住眼淚「父子骨肉之親，就僅此手手相接的片刻了」，⁸⁴皇家的禮節重於人倫之常，高陽善於結合個人特質與人之常情，也讓讀者為光緒一掬同情之淚。

光緒命運最大的轉捩點是戊戌變法，光緒二十四年他任用楊銳、劉光第、林旭和譚嗣同為「四京卿」，並以之取代軍機處擬議一切國家大政。然因無自己的武力，是故只是一時乾綱獨振而已；光緒想借袁世凱以奪榮祿之兵權，卻為袁世凱所出賣，變法當然以失敗告終，光緒自此則淪為慈禧的傀儡。高陽描述光緒在變法之前，在慈禧面前雖是噤若寒蟬，不敢多說什麼話，但私底下卻頗有自己的意見。當太和門失火，各方都認為是天意示警，而「皇帝只說過一句話：『早就知道要出事！』」他「在慈禧太后面前，勉強裝出豁達的神情」；背後則「立刻就是陰沉抑鬱的臉色，而且不斷地吁氣，彷彿撐胸塞腹，有數不清、理不完的積鬱似的」，⁸⁵這樣截然不同的兩副面孔，是對慈禧挪用興海軍、大婚經費以修三海、頤和園的深切不滿之情狀。光緒在選后之際，中意的本是德馨家的長女，卻被慈禧當場給喝阻，示意他改選自己的姪女「於是皇帝如鬥敗了的公雞似的，垂下頭來，看都不看，將一柄如意遞了給葉赫那拉氏」，當葉赫那拉氏謝恩時「皇帝沒有答話，也沒有說『伊里』——滿洲話的『站起來』；管自己掉轉身去，走回原位，臉上一點笑容都沒有」，⁸⁶充分用行動表明立此後並非他的本心，以及他對皇后的不滿意。其後又藉病取消賜宴后族，有意地貶辱后家，以表示對慈禧太后為他所立皇后的不滿和抗議，但這些舉動全都出現在變法失敗之前。變法失敗後，光緒從此被軟禁於瀛臺，慈禧太后三度垂簾，光緒成了御案前的擺飾，只有應答稱是的份；有話想說時「礙著慈禧太后，頗難措辭；就在這沉吟之際，自我剝奪了可以說一句話的機會」。⁸⁷變法後光緒唯一表示過反對的事，是慈禧逼他親口向八國聯軍宣戰。高陽描寫光緒不肯承擔這將斷送大清天下的奇禍大罪，但在積威之下，又無從反抗，竟從御座中走下來，抓著許景澄的手問話，在聽了許的回答後「萬

⁸⁴ 同註 39，頁 231。

⁸⁵ 同註 39，頁 277。

⁸⁶ 同註 39，頁 255—256。

⁸⁷ 同註 21，頁 239。

種委曲奔赴心頭；一時悲從中來，拉著許景澄的衣袖，泣不成聲；袁昶要光緒「宸衷獨斷」，恰又觸著皇帝的內心深處的隱痛，益發淚如雨下，光緒此舉被慈禧厲喝，受驚嚇而止，隨即掩袂回身就座，除了這次軟弱無力的反抗之外，其餘時間，光緒只是個緘默、無所作為的陪襯而已。光緒被慈禧長期折磨，本來只是身體虛弱，最後竟釀成大病，未了更是中毒而死；高陽如此處理末世國君的一生，為晚清的政局更添無限的悲涼。

三、恭親王與醇親王

恭親王奕訢與醇親王奕 兄弟，前者助慈禧發動辛酉政變，取得政權；後者則是慈禧的妹婿，為慈禧有意的扶植，在恭王之後主持國政，成為太上軍機。高陽塑造恭王是英武傑出有見識，醇王則是庸懦忠厚，但同樣忠心為國，這兩位親王的崛起和清代政局可說是息息相關。

甲、恭親王

恭王是宣宗第六子，清廷親貴中最後的傑出者代表，較諸咸豐皇帝更為優秀，甫出場高陽便藉著新寡的慈禧太后角度，描述恭王的氣概不凡。氣宇軒昂、英挺出眾的恭王頗具才幹，他因為不甘被閒廢，所以助慈禧誅殺肅順，交換條件是兩宮垂簾聽政，而他則回軍機重掌權柄。高陽描述此時的恭王兼具才幹及遠見，花了不少篇幅描述他穩定軍心的作為，對湘軍較前朝更為重用和信任；起用遭肅順排擠之老臣，處處都顯得賞罰分明、恩威並施。但是高陽也指出他的不足之處：雖是天資卓絕，然受限於天潢貴胄的身分，閱歷上終究無法接觸到末秩微祿的官吏；因此他的見聞往往限於京畿以內的風土人情，以致相信曾國藩兄弟一旦破了天京，能將搜得的大筆金銀充作軍費，減少國庫的壓力。恭王的貢獻雖較肅順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畢竟為身分、地位所限，以致閱歷不足而錯估曾國荃的操守，使朝廷因「強幹弱枝」，而無節制湘軍將領之策。他決定各省軍費支出無需報銷，稱得上是果敢、有魄力的決定，雖然因此激勵了前方將帥的感恩圖報，卻也不免有一貴介

公子，脫手萬金，引人嘖嘖驚羨的那種得意的感覺」⁸。高陽有意地顯示出，初期的恭親王即令面對軍國大政，仍不脫天皇貴胄的習氣。

此外，高陽也設計恭王並未清楚認識慈禧，操弄權勢也不如慈禧般工於心計，恭王雖然明白「慈禧太后精明有決斷，不像個柔弱女子」，但仍以為「說她是毒蛇，要防備反噬，這話在恭王覺得可笑得很」⁹。自認只要多方安插自己信得過的人，一方面再廣植自己的勢力，相信屆時絕對能夠在慈禧太后尚未獨攬大權之前，先謀裁抑之道。只是恭王低估了慈禧的野心及謀略，再加上年紀輕、閱歷不夠，平日禮數脫略慣了，說話不免隨便了些。一次在聽到有人參劾他之後，並未表示惶恐、伏地請罪，反而是勃然變色、大聲反問「失卻君臣的禮貌，廟堂的儀制，祇像尋常百姓家叔嫂嘔氣」⁹，被慈禧抓住了把柄，惹出革除一切職務的嚴譴風波。《玉座珠簾》中恭王第一次嚴譴，是他從政生涯絕大的挫折，恭王不僅權柄大受削減，自此他對慈禧的態度也轉為小心翼翼，深怕禮節有虧，再也無復過去那種犯顏直奏，侃侃而談的膽氣了。後來又遇到了同治早逝、慈安暴崩的重大打擊，加上自己逐漸體弱多病、家庭復多變故「經常請假，或者竟不入宮，有事多在府中辦。也懶得用心，公事能推就推，不能推亦無非草草塞責」⁹，一副老境頹唐的模樣，終於遭致慈禧的強烈不滿，最後落得軍機全班盡撤的下場。當醇王奏請復用恭王，高陽藉慈禧之口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自從文祥、沈桂芬相繼故去，恭王身邊既無人敢直言進諫，也欠缺得力的助手，盡是些敷衍塞責、因人成事之輩，高陽多方描述恭王晚年遇事敷衍、因循懶散，早不復當年英武神采，才落得被逐出軍機的下場。

對於恭王，高陽著眼其皇子的尊貴身分，安排其首次面對仕途重大轉折之際，初時氣度表現依舊雍容，照常到軍機處上行走，與值班處諸人但只閒話家常，聊的是文人名士的風雅消遣，卻絕口不提被嚴譴之憂憤或怨懣，而在得知兩宮召見

⁸ 同註 18，頁 28。

⁹ 同註 15，頁 365—366。

⁹ 同註 18，頁 179。

⁹ 同註 24，頁 455。

後，恭王的反應則是：

「噢！」恭王慢條斯理地站起身來，立刻有名聽差把他的帽子取了來，戴好又照一照手鏡，出門之先，回頭對潘伯寅說道：「我新得了兩方好硯，幾時來瞧瞧，說不定能考證出一點兒甚麼來！」

「是！」潘伯寅答道：「回頭我給王爺來道喜。」恭王彷彿不曾聽見，慢慢踱了出去。從南書房到養心殿，一路都有侍衛、太監含著笑容給他行禮。但是恭王卻是越走腳步越沉重，在南書房聊了半天，還是把胸中的那口氣沉穩不下來；他一直在想，見了面兩宮太后第一句話會怎麼說？自己該怎麼答？或者不送上頭開口，自己先自陳奉職無狀？

念頭沒有轉定，已經進了養心殿院子；太監把簾子一打，正好望見兩宮太后，這就沒有甚麼考慮的功夫了，趨躄數步，進殿行禮。

那略帶惶恐的心情，那唯恐失儀的舉動，竟似初次瞻仰天顏的微末小臣，恭王自覺屈辱，鼻孔已有些發酸；等站起身來，祇見兩宮太后都用可憐他的眼色望著他，便越發興起無可言喻的委屈，連眼眶也發熱了。

是慈安太后先開口，她用一種埋怨的語氣說：「六爺，從今以後再別這樣子吧！何苦，好好的弄得破臉？你想，划得來嗎？」

這句話一直說到恭王心底，多少天來積下的鬱悶，非發洩不可。於是一聲長號，撲到在地！這一哭聲震殿屋，比他在熱河叩謁梓宮的那一哭還要傷心；新恨勾起舊怨，連他不得皇位的傷痛，都流瀉在這一副熱淚中了！⁹³

從故作閒豫，彷彿一切都處之泰然，得失不繫於心，到越走越腳步愈沉重，思量著自己當如何自處？如何答話？猶如初次晉見天顏的微末小臣般，讓他自覺屈辱，情緒已起波瀾；迨面見兩宮之後，看見兩宮太后可憐他的神色，愈發興起無可言喻的委屈，再聽到慈安以太后之尊而實是叔嫂關切的慰語，本是驕貴公子的恭王，終於壓抑不住脆弱的一面而哭聲震殿；在揣想歷史事件時，既揉入了人間的親情，又有政治人物矯情鎮定的功夫，描寫恭王心境迭經轉折，成為小說中極精彩的片斷。而在經歷多年的政治歷練，當恭王第二次遭譴，高陽描述恭王在心性修養上已有相當的進步。第一次嚴譴時心情盤旋起伏，但在二次遭譴時，他則顯出了極可敬愛的涵養，不曾對此事有任何不平的反應。因為在同治十三年發生的重譴事件，

是同治遭各方勸諫、責備而遷怒，和同治四年慈禧削他顏面，殺他銳氣的嚴譴事件大不相同，第一次他的確有摧肝裂膽的震動；但第二次難過的是同治的不成材，因為他覺得不能跟少不更事的姪兒皇帝一般見識。只有叔父對姪兒不成材的包容及憂慮，對自己遭遇卻不在意，也見得恭王在涵養、見識方面均已更上一層樓，遠非當年可比擬。

即使恭王晚年有敷衍塞責之病，高陽在描述恭王的眼光時仍賦予其過人之處。他與慈安合作，阻擋慈禧無限制地擴張其物質欲望，尤其是同治十二年重修圓明園，由慈禧和穆宗母子聯手推動，卻仍受阻於慈安太后和恭王，藉著兩人的通力合作，提倡節儉寡欲，才能使清廷維持住小康的局面，有更多的經費去阻止內亂、抵禦外侮。中法之戰當清流及醇王一面倒向主戰之際，恭王雖然早無銳意，但是對於局勢依舊十分的清楚，他明白劉永福黑旗軍不可恃，且廣西將領多已老病腐敗，都是不堪久戰之輩，因此極力贊同李鴻章所提的議和之策。另外，當醇王代恭王主持國政，朝中有人憂心醇王自此攬權坐大，關於這一點，恭王更是目光如炬。當初光緒即位之初，議論皇帝生父的尊號，定議仍為醇親王，加封世襲罔替，恭王即表示「但願世世代代，永遠是此稱號。」十餘年後，仍是同樣的一句話，⁹⁴不願醇王由「太上軍機大臣」成為「太上皇」；但當醇王難以承擔軍國大政的重擔，希望恭王復出時，恭王尚有意為國效力。高陽不忘強調恭王以閒散之身仍關心朝政，甚至彌留之際，猶對光緒說不可輕信小人，對變法應持慎重態度。謀國之忠，可以說是至死方休。

乙、醇親王

醇親王奕 是宣宗道光的第七子，咸豐十一年時醇王二十二歲，高陽描述其不只外表稚氣，行事也衝動，一來熱河行宮裡便大嚷著要辦肅順，被恭王教訓他沈不住氣，恭王「臉上是冷漠的平靜，卻特能顯出他那不怒而威的神態」，說話語氣「異常緩和，就像聊閒天的聲音；但話中教訓得很厲害」；讓醇王「不由得存著慚意地低下頭去」，而且「脹紅了臉，十分難堪」，⁹⁵哥哥沈穩內斂，弟弟則衝動輕率，完全不擔心隔牆有耳，被肅順所得知；當著外人的面被教訓，讓同樣身為親

⁹⁴ 同註 24，頁 520。

⁹⁵ 同註 15，頁 220。

王的他倍覺難堪，恭王與醇王的才具、行事風格立判高下。正因為辛酉政變前，醇王是無關輕重的人物，福晉又是慈禧的胞妹，所以肅順等對他少具戒心，可以自由出入宮禁，所以辛酉政變時期兩宮才能藉由醇王向恭王等傳遞消息。而回鑾途中，醇王負責監視肅順，讓慈禧一路提心弔膽；醇王在抓拿肅順時大張旗鼓，動用了蒙古馬隊和大批侍衛，事後連自己都覺得勝之不武，高陽將年輕氣盛又才具平庸的醇王寫得活靈活現。

在高陽筆下，醇王其實始終是個老實人，在勸恭王復出時，想套問恭王的心意如何，一下子便讓恭王給識破；其人又耳根子軟容易為人說服，所以任憑孫毓汶在軍機翻雲覆雨；在一次重病中，病況才稍有起色，卻批評診治有功的醫生醫術平常，讓道光緒來探病的翁同龢直以為是有人在醇王面前進讒言，但「這正也就是醇王庸愚之處，而況是在病中，自更偏聽不明」，⁶點明了醇王平時就糊塗，病中更是嚴重。而才疏志大的他一向好武，打倒肅順後，想乘勢將八旗親軍練成一支勁旅，但是對部下只知恩結，卻不施峻法，以致於神機營軍紀廢弛，簡直成了笑柄。中法之戰醇王認為恭王懦弱，沒有與外敵周旋的決心；輪到醇王自己主持大局，才發現開戰必敗無疑，而在為慈禧責罵後，這時才明白接下軍國大政的重擔，根本是他所扛不起的。為了能使慈禧看重其足以扭轉局勢，醇王甚至決定親征越南，帶領神機營與法軍一戰。其心雖可取，但只能說是難成大器的庸才。

高陽在字裡行間一再暗示，正因為醇王庸懦無能，所以才為慈禧刻意扶植，接替恭王掌理軍機處。在同治死後，慈禧宣布光緒嗣位為帝，當著滿室靜穆，跪地聆聽的王公親貴及元老大臣面前，醇王當場的反應就十分激烈，「只見醇王連連碰頭，繼以失聲痛哭，是絕望而不甘的痛哭，彷彿在風平浪靜的湖中，突然發覺自己被捲入一個湍急的漩渦中似地」，醇王本性忠厚，卻在慈禧片言之間成了太上皇，他一向認為家大業大禍也大，這個彌天大禍教他憂急攻心，昏倒在地，即使有其弟孚王的攙扶，「而醇王形同癱瘓，怎麼樣也不能使他好好保持一個跪的樣子」。⁷醇王被迫捲入了這場政治漩渦，即使再有悔恨和不甘，為了表明自己並無異心，「曾上疏自陳心跡：『為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

⁶ 同註 39，頁 240。
⁷ 同註 18，頁 1067。

言語間自分會閒廢終身之意，表露無遺。後來因緣際會，成為太上軍機，高陽描述慈禧以朝鮮大院君李昰應為榜樣，警告醇王，醇王「因而顏色大變，渾身發抖，癱在地上動彈不得」，⁹⁸模樣就與光緒被宣布嗣位時一樣，只差不曾痛哭流涕而已。這樣老實的醇王，明瞭自己深受猜忌後，對慈禧挪用經費以為修園便不敢阻攔，甚至因而鬱怒傷肝病倒了。光緒親臨探視，高陽描寫他們父子相見是如此的場景：

噙著淚的四目相視，皇帝有千言萬語鯁塞在喉頭；而千揀萬挑，只說得一句話：「好好將養！」

做父親的自然比較能克制，很吃力地答道：「保住大清天下不容易！皇帝哪知道皇太后操持的苦心？總要守祖宗的家法，聽皇太后的訓誨，好好讀書；上報皇太后的付託之重，下慰天下臣民之望。」

「是！」這個字出口，皇帝立即發覺，此非天子對臣僚的口氣，馬上又補了一句：「知道了！我會記住。」¹⁰⁰

醇王即令病重，仍不忘叮囑光緒要仰體慈意，這也是出於一片護子之心；而光緒的回答交織著為人子與為人君的情感。高陽描寫這對因皇室禮法，而久相隔絕的父子，明明彼此關切，但在這最後一面，卻是沉默居多，似乎千言萬語，都盡付不言中了。高陽以醇王質雖庸懦，但至死仍忠心為國，故特意安排其向光緒叮嚀：「別忘了海軍！」同時將出海巡視前，慈禧所賜之金如意交付光緒，要光緒在頤和園落成後，設法將海軍擴充整頓起來，人之將死，益見謀國之忱。高陽在《母子君臣》中，透過全知敘述者的角度，評論了醇王和恭王的優劣：慈禧太后示意興修離宮別苑，恭王只是大聲答應，不接下文；禮法上恭王也不肯讓步，反對慈禧在天子正衙的乾清宮召見群臣。而當醇王當政之際，慈禧大興土木；不但移駐太上皇頤養之處的寧壽宮，且常在乾清宮西暖閣召見王公大臣，這些都是恭王當政之日不會有之事。因為醇王不能對慈禧據理力諫，處事太過軟弱，恭王和他的賢愚便成定評了。

⁹⁸ 同註 24，頁 498。

⁹⁹ 同註 39，頁 221。

¹⁰⁰ 同註 39，頁 232。

四、安德海與李蓮英

慈禧身邊一直少不了親信的寵監，除了為她打理生活中一切瑣事之外，還聽她傾吐心事、扮演著慈禧對外的耳目，甚至後宮中興風作浪、陰毒弄權的角色。她的寵監前期有安德海，之後則是由李蓮英掌權，這兩人雖同為慈禧之親信，性格及作風卻是大相逕庭，也註定了兩人命運有異。

甲、安德海

高陽在塑造人物時，一向秉持著歷來史書的傳統，即「美惡並舉」的態度，所以小說中人物各有其優缺點，大部分都是因現實利益考量，而有不同的作為，也就是處於道德的灰色地帶，很少有絕對的善惡分明。但安德海幾乎徹頭徹尾是個負面人物。高陽形容他「生成兔兒臉，水蛇腰，柔媚得像京城裡應召侍坐的小旦；同時又生成一張善於學舌的鸚鵡嘴，一顆狡詐多疑的狐狸心，對於刺探他人的隱私，特具本領」¹⁰¹。天生就是善於挑弄是非的小人。某次，小安子被大阿哥處罰，打腫了臉，他明知是大阿哥的諳達所教，卻欲牽連無辜的麗妃，要藉慈禧之手為自己出氣；他人好意的勸告，但遇著安德海不痛快，就把氣全發在那人身上；可以說是最愛興風作浪、狐假虎威之徒。

《全傳》的安德海仗著慈禧的寵愛，恃寵而驕，專會在慈禧面前裝出勤謹忠心的模樣，因緣際會在熱河行宮，與慈安太后的貼身宮女雙喜合演了齣苦肉計，為慈禧將密旨帶回京城傳予恭王，在辛酉政變中立下大功；同時又善於迎合慈禧太后的心意，因為「盛年孀居的太后，最怕的是月下花前，悄無人聲，那兜上心來的寂寞淒涼，無藥可治」，安德海「總能想些花樣出來，為她打發閒處光陰」¹⁰²。所以讓慈禧倍加寵愛，安德海的行徑則是愈發囂張。另外，他因索賄弄權遭恭王痛斥，不知自我反省，「從這一刻起，他就像一頭小耗子樣，雙目灼灼地祇躲在暗處窺伺」¹⁰³。伺機搬弄是非，挑起慈禧對恭王的芥蒂，使恭王中箭落馬。高陽安排安德海善於暗地裡陷害他人，所以四處結怨，他最大的錯誤就在於惹惱同治皇

¹⁰¹ 同註 15，頁 22。

¹⁰² 同註 18，頁 459。

¹⁰³ 同註 18，頁 171。

帝。同治自小恨透了小安子，因為「每當他們母子絮語，不知趣的小安子總愛在旁邊指手劃腳地胡亂插嘴」¹⁰⁴。每回慈禧查問功課同治答不出來，安德海「又每每在一旁討好太后，裝出那異常忠心的樣子，苦苦勸小皇帝要記著太后的話，少嬉戲、多立功；而就在這些勸諫中，透露了小皇帝許多淘氣的舉動，變成火上加油，更惹太后生氣」¹⁰⁵。讓同治不止一次的向近侍的太監說，長大後一定要殺小安子的話語。而安德海並未把同治放在眼裡，認為同治只不過是十來歲的毛孩子，下江南之前，還向同治身旁的太監表示，他是聽命於太后，對同治不過是說一聲罷了。小安子從小便欺負同治，一直到同治長大了，仍然不把同治當成皇帝看待。他無視太監不得私自出宮的禁令，囂張地只是通知皇帝一聲而已，以為如此便是尊重朝廷體制，這樣輕視皇帝的舉動，終於為他自己惹來殺身之禍。下江南採辦同治大婚物品更是一路招搖，既懸「奉旨欽差」「採辦龍袍」等龍鳳旗，又有三足烏的標幟，標榜他是為西太后出外辦事，卻犯在秉性剛烈的山東巡撫丁寶楨手中，自是難逃一死了。

面對這樣的負面人物，高陽刻劃其心思時，不忘添加太監特殊性格的形成背景，使其心理轉折能令讀者信服。小安子當差不起勁，慈禧要攆他出去，高陽讓他躲在被窩裡哭了整晚：

說來也真有些犯賤——宦官的身體，受後天的戕賊，有傷天和；所以他們的許多想法，絕不同於男子；甚至亦有異於一般的婦人。小安子讓懿貴妃一頓罵得哭了；卻從眼淚中流出一個死心塌地來，儘自琢磨著如何才能博得懿貴妃的歡心，如何才能贏得懿貴妃的誇獎？惟有這樣去思量透徹，他覺得一顆心才有個安頓之處。¹⁰⁶

太監因為後天受到戕害的身體，讓他們的想法與一般男女迥異；小安子挨了罵之後，反而對慈禧從此死心塌地，心中只認定了一個主子，只有搏得慈禧的歡心，才是他唯一安身立命之法。因為這種與眾不同的心思，讓小安子挨了主子的罵之後還很高興，認為是主子看得起他，與尋常人不愛被罵大異其趣，便是抓住了太監扭曲的心理特質。高陽也藉著小安子，抒

¹⁰⁴ 同註 15，頁 62。

¹⁰⁵ 同註 18，頁 295。

¹⁰⁶ 同註 15，頁 65。

發太監的悲哀：

拋開了恭王，又想自己，瞻前望後，忽然興起一種百事無味，做人不知為了甚麼的感想。他在想：妻財子祿，第一樣就落空！雖聽說過，有些太監照樣娶了妻妾，那也不過鏡花水月的虛好看；不如沒有倒還少些折磨。他又在想：也不知道從前是誰發明了太監這麼個「人」？這個混帳小子！他在心裡毒罵：活著就該千刀萬剮；死了一定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超生。¹⁰⁷

因為身體的特異，太監被剝奪了人性的欲望及傳宗接代的可能，畢生只能在宮廷內生存，就算再有權勢，卑賤的身分永遠為人所不齒。扭曲的生活環境，自然造就出扭曲變異的性格，雖然小安子是罪有應得，但太監這種不人道的際遇，也不得不教人產生一絲同情之心。

乙、李蓮英

為了凸顯李蓮英與安德海的差異，高陽筆下的李蓮英是個三十歲之後才淨身，儀表魁偉的太監。為了替慈禧太后梳頭，特別到八大胡同學習江南時新髮髻的梳法，以投慈禧之所好；對於慈禧太后的「被頭風」，一聽就知其來歷：

常見孀居的婦人，早年苦節，操持門戶；到得中年，兒女也長成了，家道也興隆了，在旁人看，她算是苦出了頭，往後都是安閒稱心的日子，誰知不然，只見她無事生非，百不如意，尤其是娶了兒媳婦，鬧得更厲害，清早起來就會無緣無故發脾氣——這就叫「被頭風」，必是前一天晚上，想那不能跟晚輩、下人說的心事；一夜失眠，肝火太旺之故。慈禧太后必也是如此這般。¹⁰⁸

就因為他是有心人，又是在外面有過閱歷的人，世故人情，自然比那些從小在宮裡，昏天黑地，不辨菽麥的人強得多¹⁰⁹，因此雖是半路出家，卻能獨承慈禧恩寵。高陽在諸多細節上塑造李蓮英的伶俐、聰明與貼心：慈禧太后要了解各國使館有無升旗，李蓮英知道了結果，卻要等足夠用一趟快馬來回的時間，才去回奏；禮部尚書延煦與慈禧因謁東陵的禮儀而

¹⁰⁷ 同註 18，頁 80。

¹⁰⁸ 同註 24，頁 68。

¹⁰⁹ 同註 24，頁 64。

意見相左，李蓮英建議延煦在殿門外回奏，如此他可以居中傳話以為調和。延煦說話不中聽，李蓮英先慈禧出言呵斥，讓慈禧消氣以維護延煦；另外，太監與護軍在午門起爭執，太監刻意陷害護軍，李蓮英雖查明真相，仍想方設法幫忙自己人。這些舉動與安德海熱中於挑撥是非、落井下石，有絕大的不同。高陽特別強調李蓮英識大體、懂分寸，慈禧派他隨醇王海巡視艦隊，他不僅換上六品頂戴，也推辭李鴻章特別為他準備的艙房，侍候醇王也十分有規矩，而且不與大小官員單獨會面，有意地避嫌，而醇王問話也只是諾諾連聲，不多說一句話；凡此種種都和當年安德海下江南的氣派勢焰不同，教人難以相信他是慈禧面前說一不二的大總管。因此，不僅醇王和李鴻章對他另眼相看，慈禧也覺得他可以充分信任。不顯形跡，因而權勢更上一層樓，更可見李蓮英的高明之處。

外表收斂形跡有助於暗地裡怙權弄勢，高陽描寫李蓮英藉修頤和園和園工中飽私囊，修園經費不足，李蓮英就獻計挪用北洋海軍軍費、光緒大婚費用、甚至借外債等，最後更經手為慈禧賣官鬻爵，說穿了都是為自己的錢財著想。對於得罪他的人，李蓮英報復的手段比安德海更高。珍妃破壞李蓮英的賣官大計，李蓮英對慈禧說「珍嬪勸萬歲爺要自己拿主意。該用誰就用誰；不用誰就不用誰！讓大家都知道，是萬歲爺當皇上，大權都是皇上自己掌著」，教慈禧氣得「額上青筋暴起，眼下抽搐得很厲害」¹¹⁰。為珍妃日後的悲劇埋下伏筆。張蔭桓許了李蓮英的禮，事後卻忘了補送，當慈禧把玩張所送的祖母綠而讚嘆不絕時，李蓮英「微微冷笑著接了一句：『也真難為他想到？難道咱們就不配戴紅的？』」¹¹¹，因為「漢人大家的規矩，正室穿紅，妾媵著綠」¹¹¹，而慈禧畢生恨事就是未曾立為皇后，所以張蔭桓在慈禧面前從此失寵了。一句話就能令人由紅轉黑，李蓮英的陰狠是安德海遠遠不及的，手段更是較小安子高明，所以弄權也較小安子更久，甚至還得以插手軍國大政等事。

雖然李蓮英索賄弄權，但高陽設計其性格卻非全然的卑劣，在《全傳》諸多之處描寫李蓮英是真心維護光緒皇帝，最初的原因是想讓宮中安寧，大家才有好日子過，慈禧太后如果真的對皇帝有意見，常常生氣，上上下下都得提心吊膽地

¹¹⁰ 同註 39，頁 381。
¹¹¹ 同註 26，頁 56。

侍候當差，為了宮闈安靜，李蓮英無形中便護衛了光緒，光緒大婚後，取消后家賜宴，就是靠著李蓮英的掩蓋，才消除了慈禧太后的猜疑。戊戌變法失敗後，李蓮英更覺得光緒可憐，但只能在其能力範圍內照顧光緒；而經歷庚子事變之後，《全傳》中的李蓮英有了明顯的轉變，高陽讓他由載漪父子的下場，參透許多人情世故，看得更透也想得更遠，當人在得意之際就要想到他日失意之時，避免平日作威作福，落難時被眾人落井下石。自從庚子拳亂回鑾之後，李蓮英漸漸收斂形跡，減少了貪財弄權的手段，從而對光緒更加護衛。達賴喇嘛欲入覲，李蓮英屢次勸阻，理由是「故老相傳，皇帝與達賴同城，必有一方不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¹¹²。這其間自然也有為自己打算的成份，高陽藉袁世凱與幕僚的密商，點出李蓮英之所以維護光緒，意在躲掉可能降臨其身的「弑君」大事，避免當年為了治慈禧的心病，下手毒殺慈安太后之事再度重演。

對於自己的主子，高陽揣摩李蓮英對慈禧的態度，「完全是老管家對老主母的口吻；沒有繁瑣的稱謂與虛文，是那種尊敬中含著親切的味道」¹¹³。因為視慈禧為當家多年、至今權威猶在的老太太，辛苦多年也當享享清福，所以凡事「以和為貴」，宮中務求安靜，尤其不可惹慈禧太后生氣。這是高陽以人情為出發，用「家天下」的觀點，將天下等同於大戶人家的家業，而帶給讀者不同層面的解讀。至於慈禧對李蓮英，也有不同於一般主僕的情分：

從回鑾以後，她就漸漸發覺，李蓮英很衛護皇帝；現在聽他這話，更是效忠皇帝的明證。不過，她也知道，李蓮英跟榮祿一樣，不管怎麼樣，是不會背叛她的；別人擁戴皇帝就會結了黨來反對她，而李蓮英絕不會！¹¹⁴

即今因為李蓮英維護光緒，慈禧故意為難他，但並不曾懷疑過李蓮英對她的忠心。高陽形容在慈禧死後，暫厝寧壽宮，李蓮英仍完全仿照慈禧生前的規矩伺候著，彷彿是大戶人家忠心的老僕一樣，也不枉慈禧對他寵信數十年。

第二節 次要人物

¹¹² 同註 21，頁 368。

¹¹³ 同註 39，頁 123。

¹¹⁴ 同註 21，頁 368—369。

一、肅順、榮祿與袁世凱

肅順是咸豐最親信的臣子，咸豐向來對他言聽計從；他雖不是軍機大臣，軍機處卻都遵照肅順的意思行事；在咸豐生前，肅順真正是權傾朝野。榮祿則先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戊戌政變中為慈禧立下大功，後則為軍機首輔節制北洋各軍，勢力之大超越肅順，卻是慈禧的不二忠臣。當榮祿死後，袁世凱承繼其位，一方面扶植慶王，隱身幕後操控朝政；另外，則把持北洋之軍力，為自己的野心謀劃。這三人掌握了相當的權力，但他們的私心也左右了清朝的命運。

甲、肅順

儘管肅順只在《慈禧前傳》中出現，但他的光芒卻難以被掩蓋。高陽在許多地方顯示肅順是頗有才幹者，他以能清除積弊自許，也深得咸豐皇帝嘉許；咸豐並且認為肅順任勞任怨，省卻了他許多麻煩。當京師銀價大漲，官票貶值，導致物價飛漲，身兼戶部尚書的肅順毅然決然整頓官錢號，雖然有多家與戶部有關的商號被牽連，因此傾家蕩產，但長遠來看，卻是有利於國計民生；新帝嗣位，肅順又急於確定年號「祺祥」，自的是為了便於鑄造新錢。當恭王到熱河行宮叩謁梓宮時，肅順的新錢樣本已經出爐，頓時令恭王心生警惕，由此可以看出肅順處事的果決明快，以及辦事認真。而他能受到咸豐的信任重用，以及清議的好評，就在於肅順能破除滿漢成見，主張用人唯才，全力維護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及湘軍，湘軍所以能功業彪炳，肅順的功勞不小。在肅順綁赴刑場處決之際，高陽便藉旁觀者之口評論肅順的長處：「總說旗人糊塗不通，祇會要錢。他們自己人不護自己人的短」，這是由於肅順不以滿漢為限；「裁減八旗的糧餉；可是前方的支應，戶部只要調度得出來，一定給」¹¹⁵，是為大局著想；縱然身敗名裂，咎由自取，但絕非一無可取之輩。慈禧在八國聯軍兵臨城下之際，環顧身邊的王公大臣，多為無能之人，也不得不懷念肅順的才幹：

四十年前倉皇出奔，避往灤陽的往事兜上心頭。當時魂飛魄散，只覺能逃出一條命去，是僥天之倖；但以今視昔，則欲求當年的處境亦不可得！那時，通州有僧王與勝保在抵擋；京裡，肅順雖可惡，才幹還是不錯的，乘輿所至，宿衛森嚴，供應無缺，軍機章京照樣揹著軍

機處的銀印「趕烏墩」——沿途隨時可以發布上諭。此刻呢？連抓幾輛大車都困難，其他還談得到甚麼？¹¹⁶

當年文宗避居熱河，儘管是形勢危急，倉皇出奔，肅順事先仍安排好一切，所到之處紀律森嚴、供應不虞，沿途照常發布上諭，通行全國，而庚子拳亂之際，連出奔所需的車輛都沒著落，遑論及其他，撫今追昔，更對比出肅順的能幹卓越。

肅順最大的毛病在於跋扈，高陽藉細節顯示咸豐的言聽計從，是造成肅順獨斷獨行的主因。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自己擬定顧命大臣名單，將恭王給排除在外，而這一份名單，咸豐居然照單全收，也就註定日後風波難免。對於御史董元醇上摺請太后垂簾，並為小皇帝增加師傅一事，肅順在上諭裡全痛加駁斥，慈禧問為何連增添師傅亦不允許時：

「奴才知道。」肅順很隨便地接口，「大行皇帝跟母后皇太后說的話，跟奴才也說過，說過還不止一遍，不過那得等回了城再辦。此刻是在行在，皇上也剛啟蒙，李師傅一個人儘夠了。」

「就算一個人夠了，難道說都說不得一句？」

這是針對「亦毋庸議」那句話所提出的反駁，而肅順居然點頭承認：「對！說都說不得一句。凡此大政，奴臣幾個受大行皇帝的付託，自然會分別緩急輕重，一樣一樣地辦，非小臣所得妄議。而且董元醇也不是真有甚麼見解，無非聞風希旨，瞎巴結！」¹¹⁷

表明一切軍國大政，均由顧命大臣決議辦理，其他人不得提出任何意見，連一句話都說不得。這樣跋扈的態度，自然教慈禧怒不可遏，御前爭辯的結果，將小皇帝嚇得大哭，同時將慈安太后身上全尿濕了。為了迫使兩宮太后投降，顧命八大臣索性將所有政務全部擱置，軍機處完全停擺。跋扈囂張的行徑，雖取得了一時的勝利，卻已為日後敗亡種下因果。高陽同時描述肅順與慈禧是死對頭，但他始終看輕慈禧，不相信慈禧有何能力治理國家大政，對恭王也不以為意，這樣輕敵的態度，使得他對恭王和慈禧的密謀一無所知，一步步踏入他們所布下的圈套。

在辛酉政變中，手上沒有可以立即調遣的兵力是肅順最致命的弱點；而他的獨攬皇權，背後也另有野心，高陽以宮中許多傳聞，指向肅順有謀反之意；肅順清除積弊，雷厲風行的手段，得罪了相當多的人，因此無人肯為其緩頰，在在都註

¹¹⁶ 同註 28，頁 517。
¹¹⁷ 同註 15，頁 268。

定了肅順死罪難逃。高陽描述肅順被綁赴菜市口時「一聲不吭，祇把雙眼閉了起來；臉色灰敗，但仍舊把頭昂得很高，有種睥睨一切的味道」；¹¹⁸途中被人擲石塊、果皮，他避也不避，直到被牽下囚車，「一直閉著眼的肅順，此時把雙眼睜開了，起初似有畏懼之色，但隨即在眼中出現一種毒蛇樣的凶燄，把牙齒咬得格格地響，嘴唇都扭曲了！膽小的人看見這副獍厲的神色，不由得都打了一個寒噤」，¹¹⁹隨即跳腳大罵恭王及慈禧，既表現了肅順深刻的怨毒，也顯示了肅順的霸氣至死不衰，確實不是普通人物。肅順有興利除弊的銳氣，知人善任的魄力；同時也是剛愎、驕狂且昧於國際情勢的；當文祥奉旨抄肅順家時，高陽藉文祥之口對其子說道：「你們父親到底也給朝廷出過力，是個人才；你們將來要學他的才幹，別學他的脾氣」，¹²⁰肅順雖有幹才，卻因驕狂跋扈，以致踏上了不歸路，便是高陽給他的最終評價。

乙、榮祿

榮祿在《玉座珠簾》中初次出現，就是個機敏幹練的人，因此先受文祥賞識，後又成為醇王的左右手，握有神機營一半的兵權；文祥帶領神機營士兵平定竄擾關內外的馬賊，就是由榮祿負責挑選士兵，所以能幹是早受肯定的。高陽特意藉同治皇帝及彭玉麟的角度，形容榮祿從儀態、服飾到言語，無不漂亮，「生得如玉樹臨風，俊美非凡，加以服飾華貴，益顯得濁世翩翩佳公子般，令人生羨」，¹²¹儀表堂堂，初次見面，就教人留下鮮明的印象。

榮祿雖因一時不慎擅動樞筆，越了軍機大臣的權，得罪了氣量狹小的沈桂芬，釀成了不解之仇，以致遭沈桂芬及寶鋆的排擠，閒散了近二十年，但高陽設計他其實深諳官場的人情世故。榮祿即使深受慈禧太后的寵信，但一見了李蓮英，「不由得便伸手去捏荷包，看帶著甚麼新奇珍貴的玩物，好結交這個由替慈禧太后梳頭而取代安德海當年地位的李蓮英」，¹²²

¹¹⁸ 同註 15，頁 382。

¹¹⁹ 同註 15，頁 405。

¹²⁰ 同註 15，頁 354。

¹²¹ 同註 18，頁 814。

¹²² 同註 24，頁 16。

這樣隨時不忘結交，能讓他迅速的獲得內幕消息。戊戌政變中，榮祿揭發光緒皇帝的密謀，為慈禧立下大功，被拔擢為軍機首輔，同時掌握北洋兵權；當賀客盈門，祝賀他新膺軍機之際，榮祿卻丟下所有的賀客，前去拜訪因甲午戰敗而失勢的李鴻章，表示自己格外尊敬的誠意，而且任憑李鴻章發洩牢騷，終獲得李鴻章的推心置腹。高陽描寫榮祿與袁世凱在戊戌政變前的一番對談，更可以說明榮祿宦海之術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當袁世凱求見之初，榮祿明知其有所為而來，卻不說破，盡談些不相干的閒話，逼袁世凱自己將光緒的硃諭拿出來，誅諭中要袁世凱將榮祿立即正法，接任其職：

袁世凱覺得這片刻功夫，關係重大，整頓全神，仰面看著榮祿的臉色。先看他讀硃諭並不站起來，知道他心目中並無皇帝，跡象不妙！轉念又想：這是不知硃諭內容之故。如果讀完硃諭，面現驚惶，有手足無措的模樣，便不妨乘機要挾；或者有憂慮為難的神色，那就很可以替他出主意，為人謀亦為己謀，好歹混水摸魚，撈點好處；若是既不驚、亦不憂，至少亦會表示感謝，那就索性再說幾句輸誠的話，教他大大地見個情。

念頭剛轉完，榮祿已經讀完硃諭，隨手放在書桌上，用個水晶鎮紙壓住；板起臉說道：「臣子事君，雨露雷霆，無非恩澤。不過朝廷辦事，有祖宗多少年傳下來的規矩，『承旨』責在軍機；定罪在吏部、刑部；問斬亦要綁到菜市口。如果我有罪，我一定進京自首，到刑部報到；那能憑你袖子裡一張紙，就可以『欽此，欽遵』的？」

這番回答未終，袁世凱知道自己在宦海中操縱的本領，還差人一大截；眼看狂飈大作，倘不趕緊落篷，便有覆舟滅頂之危！

「大帥！」他氣急敗壞地說，「世凱效忠不二，耿耿寸衷，唯天可表。大帥如果誤會世凱有異心；世凱只好死在大帥面前！」¹²³

袁世凱盤算了榮祿幾種可能的反應，思量自己的應付之道，沒料到榮祿的反應全在其意料之外，片刻之間，情勢逆轉，袁反而落居下風，只能痛哭輸誠，將光緒所有召見的情形和盤托出。至此，戊戌政變的結局已定，光緒徹底地輸了。

高陽筆下的榮祿，所作所為既是考量國家整體利益，同時也為了個人權位著想。他反對廢光緒，是不願溥儀入承大統，而使得端王載漪成為太上皇，削了自己的權柄；同時也明白列強環伺之際，行使廢立之事，可能會引起天下大亂，所以他

利用各國公使反對的理由，御前哭諫，讓慈禧由廢光緒、立新帝，改而立溥儀為大阿哥。在義和團事件中，榮祿深知拳匪不可恃，外讐不可開，但為了長保簾眷，遇事不敢與慈禧太后力爭；忠貞諍諫的大臣被殺，榮祿也不敢犯顏相救；歸根究底，就是怕惹惱了慈禧太后，自己將權位不保。就連反對光緒廢立，若非李鴻章的激勵，只怕最後仍是曲從慈禧之意。對於慈禧，榮祿不僅深刻了解她的心思，而且的確是忠心耿耿的。當榮祿病重，袁世凱勸其該為自己找替手時，榮祿即令病重，仍清楚自己的立場、分際，同時道出凡事只能承認旨的悲哀。而慈禧對榮祿也是深信不疑的，對榮祿的話再生氣，可就像對李蓮英一樣，她有個從不懷疑的想法，榮祿不論說什麼，都是為她的好。¹²⁴ 庚子事變中，甘軍董福祥久攻不下外國使館，將責任推給榮祿的不肯襄助，還造謠榮祿說慈禧的懿旨亦不管用，慈禧卻立刻知道他在撒謊，因為她對榮祿知之甚詳，而且對榮祿的忠誠度屢經考察，才敢讓榮祿既掌軍機，又握有北洋兵權，成為清朝開國以來最有權勢的大臣，榮祿對她的忠誠是經得起考驗，任憑他人如何挑撥生事，都無法發揮效用。

傳聞中，榮祿與慈禧曾有曖昧，甚至導致慈禧小產血崩，不過高陽始終將其定位為傳聞。《全傳》中除了強調榮祿儀容俊美，又深得慈禧寵信之外，並不曾涉及兩人情事，但高陽不忘在文中留下些蛛絲馬跡。慈禧在光緒皇帝死後，宣布小醇王載灃之子，也就是榮祿的外孫溥儀嗣位為帝：

「我自己覺得這麼做，生前死後的人都對得起。」慈禧太后感傷地說：「庚子那年如果不是榮祿，咱們哪有今天？他的苦心跟處境，張之洞、袁世凱都未必完全知道；奕劻應該很清楚。」

「是！」奕劻答應著。

對於榮祿，慈禧太后沒有再說下去，但意思是很明白的。榮祿在拳匪之亂中建了大功，所以他的外孫當皇帝，亦算食報。這話自然是慈禧太后失言。

三代以上，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三代以下，天下是一姓的天下。清朝在削藩以後，異性尚且不王；如何榮祿有功，拿他的外孫當皇帝

作為酬庸？當然，這亦只是張之洞、袁世凱心裡才有這種想法，別人一時還想不到慈禧太后的話說錯了！¹²⁵

因為榮祿有大功，所以他的外孫得以為皇帝，其實這只是慈禧所提出的藉口，只要是理路清晰的人立即可以發覺話中有漏洞，側面證明了榮祿與慈禧之間關係的不尋常，這應當是高陽為諸多傳聞所刻意保留的線索吧！

丙、袁世凱

一代梟雄袁世凱，在《玉座珠簾》中首次出現時，只是個矮胖的十三歲少年，其貌不揚，腦筋卻很好。他的養父袁保慶與孫衣言，為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一案奔忙，袁世凱卻比他們兩人更早看清曾國藩及刑部尚書鄭敦謹的意向為何：

袁世凱笑了笑又說，「我想放肆說一句，不曉得老伯容不容我說？」

「說！說！你常多妙悟，我要請教。」

「不敢當！」袁世凱從容答道，「我勸老伯不必重視其事，更不必有所期望。照我看，鄭欽差不過拿這委札塞人的嘴巴而已！」

幾句話把孫衣言說得楞在那裡，作聲不得。好半晌才用無窮感慨的聲音說道：「我的見識竟不如你！不過……。」他把下面的那句話嚥住了。原來是想說：欽差的用心，連個童子都欺不住，何能欺天下人？¹²⁶

由此可見袁世凱的觀察深刻入微，以及少年老成。當他駐兵漢城時，因為少年得志，不學而有術，態度上頤指氣使，目空一切，使得朝鮮王李熙及各國公使多生反感，慈禧卻視其為人才，是為清廷伸張國威。高陽利用許多細節顯示袁世凱觀人入微，行事機敏、靈活，且深諳為官之道：他以疆臣領袖的直隸總督之尊，自貶身分著新式軍服，率領文武官員迎接慶王奕劻，表明在慶王面前，他不過如亭長之流的末秩小吏而已，令慶王另眼相看，視袁為自己人，因此在他面前言無顧忌，自暴其貪婪之性；袁世凱並且承諾慶王，只要支持他繼續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今後王府的一切開銷用度全由北洋開支，讓慶王從此成為他最大的靠山，袁世凱得以在幕後操控朝政。慈禧太后要慶王找到吟詠珍妃投井事件的詩詞，袁世凱

讓幕僚揣摩慈禧的心理，連夜趕出來的應制之作，果然深獲太后嘉許。慈禧太后謁西陵，袁世凱仿照盛宣懷的方式，將花車佈置得富麗雅致，所有陳設珍物最後都作為貢品獻給慈禧；慈禧的壽禮更是花費不貲，慈禧自是水漲船高。同時袁世凱善於觀察時勢，眼光精準，日俄兩國在東三省的激戰，袁世凱得知日帥乃木希典之子亦於敢死隊中陣亡，判斷日軍必可攻下旅順。他在榮祿生前，便清楚知曉當世重臣只有兩人，朝中是榮祿，地方大員則是張之洞；袁世凱刻意結交張之洞作為奧援，日後隆裕太后欲殺袁，若非慶王及張之洞著力保全，袁世凱早已身首異處。

高陽筆下的袁世凱在未掌握絕對的權柄之前，行事作風小心翼翼。他因戊戌變法，后黨彈壓帝黨而崛起，雖因告密而迅速爬升，所忌憚者唯有榮祿。當榮祿病重，他備了一大箱專治哮喘虛弱的中西藥來求見，加上他又善於做假，「生了一雙能騙死人的眼睛，炯炯清光中充滿了純摯的同情，與可信賴的力量」¹²⁷，種種做作，令榮祿感動且嘉許其忠心；他對慶王的訥袴之子載振「拉著手絮絮不斷地，問他最近看了些甚麼書？又勸他少跑馬；有機會到外洋走走。那種殷勤關切，就彷彿長兄對待鍾愛的幼弟」¹²⁸。教慶王大受感動，讓載振與袁世凱結拜為兄弟；所有舉措全是為他個人的名位打算，〈瀛臺落日〉的主線情節，就是袁世凱結合慶王奕劻，對抗瞿鴻禨、岑春煊以及盛宣懷的過程。不過，高陽也描述袁世凱除了功名心太盛，花錢如泥沙之外，確實有做了些事：他推動立憲、倡議廢除科舉，都顯示他的眼光有過人之處；他的北洋新軍，紀律嚴明，自信是海內無敵；還有改革官制、裁撤冗部等，也是實事求是，卻因反對者太多，落得倉皇離京的下場。尤其他很看重文人，對武將常詞色俱厲，幕僚規勸他這一點時，他表示「沒有法子！對此輩不能以詞色。尤其不能讓武的壓倒文的；否則，必有自貽伊戚的一天」¹²⁹。日俄戰爭後，中日談判東三省交接事宜，高陽塑造袁世凱是勇於任事且機警肯用心的，只是無法像李鴻章當年以氣勢懾人，不免在對外交涉上吃虧；當他發現隨員曹汝霖對於外交頗有見地之時，不惜以北洋大臣之尊降階求教下僚，顯示袁世凱有見識、有能力，可說是清末少見的人才。

¹²⁷ 同註 21，頁 27。

¹²⁸ 同註 21，頁 39。

¹²⁹ 同註 21，頁 108。

對於袁世凱日後的稱帝之舉，高陽亦有與眾不同的看法。在《瀛臺落日》中，高陽花了不少篇幅鋪陳袁世凱因接替李鴻章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之位，成為最有權勢的漢人，招致一班無能的親貴妒忌。袁世凱因廢科舉之議，得罪了王文韶、瞿鴻禨等人；北洋練兵被議論為浪費軍餉，還被指為兵力內輕外重，將來必是尾大不掉的局面。當京外各地，莫不以為袁世凱受清廷尊重信任、言聽計從，就連日使小村壽太郎亦如是想；袁世凱在朝卻頗受親貴旗人的排擠，逼得上摺請求「開去各項差使」，以退為進而獲得慰留。高陽描述袁世凱自然也是有野心的，但並非想改朝換代，取而代之。他慫恿奕劻以載振接替光緒為帝，並以南宋孝宗為宋太祖之子孫，說服慶王雖是疏宗亦可承繼大統：

這使得奕劻有些動心了！不過知子莫若父，載振望之不似人君；又有楊翠喜那一重風流公案，必難服眾。所以仍是搖搖頭說：「不必，不必！徒然落個話柄，何必？」

「王爺是怕有人不服？」

「是啊！」

「為何不服？如今是擇賢；振貝子哪一點不如他人？當然要反對總可以找理由，這不妨事先疏通。」袁世凱停了一下又說：「當年世宗即位，弟兄之間不是個個不服？但有隆科多在，還不是只好俯首稱臣。」

雍正之能入承大統，得力於隆科多以步軍統領掌握著兩萬禁軍；袁世凱以此作譬，是以隆科多自擬。¹³⁰

當時袁世凱雖不在北洋，但六鎮新軍中有五鎮可直接或間接地調度，袁以隆科多自居，便是欲建擁立之功，但此時他尚無自立之心。當袁世凱受載澤等排擠，被逐回原籍，有戰國策士之才的楊度建議袁世凱取法趙匡胤，才讓袁起了稱帝之念。依高陽之安排推衍，是外在環境的逼迫，使袁一步步走向稱帝之路。高陽同時也指出袁世凱的氣度不足，他被逐回籍，為避不測之禍，曾秘密出走天津，一日後方回；袁世凱缺少寵辱不驚、從容鎮定的修養，他被逐出軍機處遣回原籍，情況較翁同龢和瞿鴻禨的被逐輕微許多，然而自處的態度卻遠不如翁、瞿兩人的鎮定自在，也是為袁稱帝後因各地反對聲浪風起

雲湧，憂憤而卒的史實埋下了線索。

二、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

曾、左、李三人皆因太平天國之亂而崛起，又剿捻有功，同樣入閣拜相，尤其是曾國藩不僅名重一時，又為清廷拔擢不少人才，左宗棠、李鴻章皆蒙其賞識，為清代中興名臣。左宗棠還有平陝甘回亂之功業；李鴻章則是早年科甲、中年戎馬、晚年洋務，聲勢之隆，有清一代的漢人無出其右。對於他們三人，高陽自有不同的評價，藉著曾、左、李的奉召覲見，高陽比較了他們的行事風格的差異。首先奉召入京的左宗棠，一向自負其能，對於西征陝甘已成竹在胸，他一面攻擊李鴻章，一面向朝廷獅子大開口，索取每年四百萬軍餉，文祥問他如何籌劃，左宗棠如是回答：

「當然。若無籌劃，何敢貿然當此大任？幸喜西捻已平，李少荃不必再視兩江為禁鬻了。以東南之財賦，贍西北之甲兵，且看老夫的手段！」說罷哈哈大笑。¹³¹

這番大言誇誇，讓文祥視其為桓溫、王猛一類的人物。御前免冠磕頭，離去時將大帽子遺忘在養心殿的地磚上，左宗棠還花了三千兩銀子向太監給「買回來」，以免鬧出笑話，左宗棠的自大及氣度由此可知。李鴻章入京後，談撤軍、談報銷，全在一個「錢」字上打轉。李以四十萬兩打通戶部司官，解決平捻的軍費報銷；又四處宣揚曾國藩倦勤，想取代其為直隸總督；同時上摺為山東修孔廟，為捻匪所流竄的各省請旨豁免錢糧賦稅，無非是為了買名望，真正是個會做官的人。至於曾國藩則是受到所有人的尊崇，他動身進京，「上船那一天，城裡城外，轎子所經的大街，擺滿了香案，各營一齊鳴炮致敬，好不熱鬧」，來到京城之後，因為「他出京已十七年，所以在咸豐年間才登科補缺的大小官員，幾乎都不曾見過他，也幾乎都想看一看這位戲平的名臣，是如何一種大英雄的豐采？所以第二天等他進宮時，內廷外廷各衙門的官員僕役，紛紛招邀：『看曾中堂去！看曾中堂去！』」¹³²面見天顏時，態度從容、應答謹慎，又自陳才力有限、精力又差，有意辭卻各項差使，經恭王勸告，才答應接直隸總督，曾國藩的謹慎持重及不以功名縈心的態度，表露無遺。高陽在塑造人物時，就以此

¹³¹ 同註 18，頁 487。
¹³² 同註 18，頁 501。

為基調，對曾、左、李三人有不同的描繪。

甲、曾國藩

在《慈禧前傳》中，已經提到曾國藩的名字，雖然曾始終未現身，而讀者卻能從他的奏摺中了解其為人。其弟曾國荃拼命爭功，曾國藩則刻意謙讓，連江寧克復的捷報，都禮讓由因人成事的湖廣總督官文領銜，自己則居次。他的謹慎，慈禧太后是深有認識的，恭王想以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助僧格林沁剿捻，慈禧卻明確地了解曾急流勇退的決心，絕不肯教僧王大失顏面，此外高陽塑造曾國藩，就著重在其愛惜名聲卻又可為國犧牲奉獻一切的情操上。李鴻章是曾國藩一手提攜，認為是可以託付衣鉢、畀以重任者，他對曾雖尊為老師，但在剿捻相持不下之際，李鴻章向曾要劉銘傳、楊鼎勳兩軍，並要求東南膏腴之地的關稅收入歸他運用；而曾國藩即使滿腹牢騷，還是相忍為國，以不肯回任兩江，要逼朝廷不得已而用李為兩江總督兼欽差大臣。天津教案中，曾為直隸總督，更是委屈求全，願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共同面對責任；幕僚因他病體未癒，要他明哲保身，曾國藩卻不願撒手不管，法人若立意開釁，他要以一「挺」字來應付：

「那我就說了吧！」曾國藩終於慢條斯理地答道，「這一條叫做：我死則國生。又叫：置之死地而後生。這案子，曲直是非，現在還不甚分明，但法國人死了好幾個，教堂燒了好幾座，他沒道理也變做有道理了。緝兇、賠銀、賠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如果還要開釁，就只好我來挺，法國人要開砲，我就站在他砲口對準的地方。我想法國人也是講道理的，難道真的開砲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國一定不直法國所為，得道多助，我們的交涉也就好辦了！」¹³³

勳業彪炳的國家柱石，為了國家委屈求全到挨打不還手，不惜以身相殉，務求達成和議。曾國藩赴天津處理教案前，已將這囑事先寫好，抱定殉國的決心，老臣謀國之忠誠可見，卻也是無限悲涼。即使是迫於法人威逼，不得已重辦天津地方官，遭各方清議指責為媚外，之後他處理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一案，仍抱定「相忍為國」的宗旨。馬新貽因對被裁撤的湘軍流為盜匪者處置過於嚴峻，遭人刺殺於校場，曾國藩了解背後另有隱情，但要禦外必需先安內，天津教案剛剛結束，英法各

國對處置結果並不滿意，此時若激出變故，正好授人以隙，只怕難以善了。因此明知馬新貽被刺另有指使者，為了顧全大局，不宜深究，只能草草結案，任外界對其多所非議。雖然曾國藩畏清議，更惜千秋之名，為了國家大局著想，個人榮辱亦無所顧惜。從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高陽對曾國藩之尊崇。

高陽指曾國藩三角眼、倒吊眉為「刑殺」之相，但曾卻功勳卓著、封侯拜相，是修德可補先天面相不足的明證。而曾國藩一生自奉至儉，事必躬親，最後中風，病歿於兩江總督任上，真的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江寧克復之際，其弟曾國荃將太平天國「天王府」財貨搜劫一空，又放火將「天王府」燒得乾乾淨淨，如果曾國藩未曾包庇其弟，其一世英名也就全無污點了。

乙、左宗棠

高陽在《玉座珠簾》中首次提到左宗棠時，便指稱左宗棠為功名之士，做事之前必先計較利害得失，絕不肯教自己吃虧，並且以鮑超之口指左宗棠自負且氣燄甚高。他又喜歡自誇軍功，御前應對滔滔不絕，慈安太后想插句嘴都不行；入值軍機，也是大談他在陝甘用兵之妙，李鴻章的奏摺因此十天談不出結果，讓恭王等得不耐煩。寶鋆原本對左宗棠極其仰慕，曾贈詩表示推崇，但「不過十幾天的工夫，發覺左宗棠天生是合不來群的人，心目中只有自己，並無同僚，印象大壞」¹³⁴，兩人由此相互傾軋。高陽形容左宗棠最慣用「英雄欺人」的手段，與修畿輔水利，找醇王作為擋箭牌，來對付李鴻章的掣肘和可能發生的糾紛；但他並非治水專才，純粹因陋就簡，而被譏為空疏鋪張。左宗棠「英雄欺人」最顯著的例子，便是他與郭嵩燾的恩怨：

郭嵩燾跟左宗棠應該是生死之交；咸豐十年官文參劾左宗棠，朝命逮捕，將有不測之禍，虧得郭嵩燾從中斡旋解救，左宗棠不但無事，而且因禍得福，由此日漸大用。以前郭左兩家，並且結成兒女姻親。這樣深厚的關係交情，竟至中道不輟——同治四年，郭嵩燾署理廣東巡撫，積極清除積弊，整理釐捐，因而與總督瑞麟為了督署劣幕徐灝而意見不和；朝旨交左宗棠查辦。他為了想取得廣東的地盤，充裕他

的餉源，居然趁此機會，連上四摺，攻掉了郭嵩燾，保薦蔣益澧繼任廣東巡撫。其間曲直是非，外人不盡明瞭，但左宗棠自己知道，攻郭嵩燾的那些話，如隱隱指他侵吞潮州釐捐之類，都是昧煞良心才下筆的。¹³⁵

郭對左有大恩，左宗棠卻恩將仇報，所以當他出任兩江總督前，回湖南祭掃祖墳，特地以封疆大吏的儀仗前往郭家拜訪，在他家盤桓整日，希望藉此「負荊請罪」之舉能消釋仇怨；然而主人並不領情，也不曾回拜左宗棠，這顯出郭嵩燾跟左宗棠的深仇大恨，已到了難以化解的地步。

左宗棠是個性驕狂的頭痛人物，不如李鴻章會做人、會做官，而左、李不和由來已久，論邊防、論洋務，左宗棠往往與李鴻章針鋒相對，又措詞尖刻；高陽描述清廷採取「親李疏左」的態度，常採納李鴻章的建議，對左宗棠則持敷衍的態度，使左牢騷滿腹。高陽描述清廷之所以採取此種態度，原因出在左宗棠難纏的性格，他「喜歡攬權，更喜歡獨斷獨行；少年時言志，不望拜相入閣，只願出鎮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寧願做個七品縣官，亦可以一抒抱負」¹³⁶。也就是天生個性不願與人共事，遵人意旨方針行事。但左宗棠並非氣度狹隘者，他對曾國藩的輓聯，自承知人之明、謀國之忠不如曾；還自言曾、左不和乃是公事上，論私交則曾經共過患難，情分自是不同。左宗棠在中法之戰時，以七旬老翁督師福建，高陽形容其「一則受不了孫毓汶他們多方排擠的閒氣；再則不服老；三則一向以諸葛武侯自命，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盡瘁』之時」¹³⁷。但當中法和議成立，外患暫息，勢如水火的左宗棠和李鴻章終於到了算總帳之時，醇王助李鴻章的大將劉銘傳，將左宗棠嫡系部屬撤職，左宗棠反擊，卻得到「傳旨申斥，原摺擲還」的結果，左受此羞辱，病勢劇變，終至一瞑不視。高陽對左宗棠最後的評價，是「雖以諸葛武侯自命，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志節，或者差相彷彿，但寧靜致遠的修養卻差得多」了。¹³⁸

¹³⁵ 同註 24，頁 336。

¹³⁶ 同註 24，頁 329。

¹³⁷ 同註 24，頁 658。

¹³⁸ 同註 39，頁 40。

丙、李鴻章

李鴻章是清朝漢人大臣中聲勢最隆者，《慈禧全傳》中除了描述李鴻章的功勳等情節外，在許多細節上更強調李鴻章的善於逢迎，只求自己升官發財，枉顧國家社稷的卑劣舉止。

曾國藩是一手提拔李鴻章之人，李在剿捻之際寫信向老師要精兵要軍餉，曾國藩的幕友傳閱這封長達二十頁的密信後，無不悚然動容：

李鴻章的聰明識時務，會做官、善經營，是大家都知道的；不過他的勳業富貴，由曾國藩一手所提拔調護，因而認為他逢人必提「老師」的尊師一念，出於至誠，亦決無可疑。誰知如今才發現他對「老師」的面目是如此猙獰！既要精兵良將，又要膏腴餉源；倘使照他所說，「老師」在周家口就只好像「空城計」中的武侯，撫琴退敵了！¹³⁹

如此聰明地為自己謀劃，甚至到達算計老師的地步。高陽在《玉座珠簾》中，以全知觀點指出淮軍與湘軍將領的不同，「湘軍將領沾了曾國藩的一點道學氣，生活比較樸實檢點；淮軍將領內則功名富貴，外則吃喝嫖賭，一應俱全」，¹⁴⁰ 就可以看出曾國藩與李鴻章律已馭下的差異。東捻賴汶光被官軍追到窮途末路時，投降淮軍吳毓蘭，希望吳能將其投降經過，據實上奏朝廷。吳毓蘭將賴汶光的供辭照實呈報，李鴻章卻要吳毓蘭重新呈報，欲「湮沒賴汶光的稟帖和親供，同時也不能說他自行投降，是為官軍四路兜剿，力竭就擒」，¹⁴¹ 淮軍大將劉銘傳被捻匪打得幾乎全軍覆沒，靠鮑超的霆軍救援才僥倖逃得一命，但劉居然諱敗為勝，反誣指霆軍未如期會師，才導致銘軍發生不該有的挫敗，此事令搭救友軍有功的鮑超氣得舊疾復發。高陽藉賴汶光之口，指責「淮軍將領的毛病，縱兵殃民，爭功諉過，假報勝仗，吃空自肥，以及貪生怕死」，¹⁴² 其實是藉此暗示淮軍軍紀如此敗壞，很大原因與李鴻章的行止不端有關。

¹³⁹ 同註 18，頁 307。

¹⁴⁰ 同註 18，頁 363。

¹⁴¹ 同註 18，頁 402。

¹⁴² 同註 18，頁 401。

李鴻章平定捻亂後，封爵拜相，在恭王的支持下全力籌備「師夷之長」的各項洋務，上海的製造局、招商局及電報等，皆掌握在其手中，勢力更遠達兩江，且南北洋的防務都歸李鴻章主導。但高陽在諸多情節中，揭露李鴻章所謂大興洋務只是藉口，實則是肥了自己的口袋，他個人名利之心甚重，由盛宣懷主辦的招商局便是其假公濟私的招數，以官府之銀兩開辦，而好處大都落入盛、李之私囊，中法之戰時甚至私賣招商局的輪船，就是欺慈禧太后及醇王不懂西洋的買賣規矩。高陽分析李鴻章如此膽大妄為，是因為中法之戰時，文祥已死，恭王退出軍機，正因無人熟諳洋務，是故李鴻章方敢肆無忌憚；而且是和是戰都少不了李鴻章，所以李左右逢源，無往不利。從同治年間以來，李鴻章一向主張「不與洋人開戰」以保持實力，因為他明白老大的中國比不上東西洋各國的船堅砲利，早該收起天朝大國唯我獨尊的念頭；對外交涉更要明瞭萬國公法，與洋人交戰，千萬不可先開釁動手，以免處處授人以柄；這些固然是因為他清楚局勢，但泰半也是為了個人祿位著想。在高陽筆下的李鴻章聰明絕頂，才幹大、手段高，可惜不以大局及長治久安為計，他明知慈禧太后借大辦海軍的名義，聚斂鉅款以修頤和園，卻願意為其遮掩以報銷經費，就是為了趁機擴充自己的勢力，讓朝廷不得不順其所請。慈禧太后雖曾覺得李鴻章權柄過重，勢力太過綿密、可怕，但卻一直倚之為股肱，慈禧雖在剿捻戰役中，對李鴻章的推拖遲延表示不滿，而將李革爵降職，但始終認定李鴻章是最肯做事的。因為他開辦了各項洋務，皆有一定成效，即使李鴻章的主和不懈其意，她也能夠諒解。因為心中有此成見，再加上李蓮英者流在旁耳語，他人愈批評，慈禧卻愈信之不疑；加上後來有求於李鴻章，李鴻章的聲勢更是如日中天。

李鴻章有隻手遮天之能，中法之戰主和、主戰都端視其一人意向而決定，加上他向來深諳為官之道，不但交通宮禁，對李蓮英等多有餽贈；一趟進京，「從軍機到六部小官，略略扯得上寅、年、鄉、世誼的，都要致送紅包」；¹⁴³清議縱然對其有所抨擊，也多止於口頭非議，少有見諸於奏章的，但終不能保其在宦海永無波瀾。甲午戰敗後，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主戰的翁同龢等紛紛糾劾李鴻章，奪去他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總理事務大臣等職，被削奪了手中大部分的權力，失去

了名位後，高陽安排李鴻章處事的態度產生了轉變，不僅對於國家大事更看得清，性格也有所不同，年逾古稀的李鴻章儘管無法忘心於權勢，但在戊戌變法後卻是真心期望國家局勢能穩定。他對榮祿叮嚀了兩句話：「第一、論事不論人，論人不論身分。第二、內爭會引來外侮。」¹⁴⁴也就是要混沒滿漢之分，尤其是要裁抑親貴；其次，內爭必須有限度，足以引起外侮的內爭，絕不容它發生。他對局勢應儘快求穩定的見解，為慈禧太后所接受，所以「戊戌六君子」雖然下獄處死，總算沒有株連甚廣。另外，當慈禧一心想廢光緒皇帝，軍機處的剛毅、啟秀、趙舒翹等人都大力鼓吹廢立，反對的榮祿孤掌難鳴，此時李鴻章以春秋大義責成榮祿：

不等他說完，李鴻章凜然相答：「此何等事？豈可行之於列強環伺的今天？仲華，試問你有幾個腦袋，敢嘗試此事！上頭如果一意孤行，危險萬狀；如果駐京使臣首先抗議，各省疆臣，亦可以仗義聲討！無端動天下之兵，仲華，春秋責備賢者，你一定難逃史筆之誅。」說到這裡，他自覺太激動了，喘息了一下，放緩了聲音又說：「東朝處大事極有分寸，一時之惑，終須覺悟；母子天倫，豈無轉圜之望？只是除了足下以外，更無人夠資格調停。仲華，你受的慈恩最重，如今又是簾眷優隆，你如不言，別無人言。造膝之際，不妨將成敗利鈍的關係，委屈密陳，一定可以挽回大局！」

榮祿原亦有這樣的意思，只是不敢自信有此力量。如今讓旁觀者清的李鴻章為他痛切剖析，大受鼓舞，毅然決然地說：「是，是！我的宗旨定了。」

「但盼宮闈靜肅，朝局平穩；跟洋人打交道，話也好說些。」¹⁴⁵

李鴻章要求受慈禧眷顧最深的榮祿，務必設法打消慈禧廢立的念頭，避免列強窺伺之際，內部又無端生變，言者諄諄，真是擔心社稷因動亂而不保。榮祿要李鴻章探問各國公使對廢立的意見，三天後，李寫信給榮祿，言明各國雖不能干預內政，但若廢立成為事實，外交上將採取不承認新皇帝的政策；這樣的機密大事，本不宜形諸筆墨，李鴻章居然以書面答覆，正表示他對自己所說的話完全負責，這是以往那個事事要仰承上意，會做官的李鴻章所不可能做到的事。

在《胭脂井》中，李鴻章再度披掛上陣，代表清廷與八國聯軍議和，這也是他人生中最後一項任務。八十高齡的李鴻章所以願意出馬，一則是為社稷著想，一則想再重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以掌兵權，老驥的功名之心仍熾。只是與聯軍議和的過程，困難重重；俄國又趁機入侵東三省，李鴻章擔心中俄密約的後遺症隨時爆發，終於在心力交瘁下病倒了。高陽描述議和過程中，聯軍統帥瓦德西曾有派軍出京，攻擊西安的決定，李鴻章難過到落淚：

「今天是庚子年最後一天。清朝開國到今兩百六十年，沒有比今年更慘的；今年這一年沒有比今天更慘的！我少年科甲，中年戎馬，晚年洋務，結果落得個像今天這樣仰面求人，想想真是心灰意懶，生趣索然！」李鴻章的聲音越說越低，最後淒然淚下；一步重似一步地走

回臥室，將房閉上了。¹⁴⁶

當年意氣風發，如日中天的重臣，如今落得低聲下氣、仰面求人，尚且無濟於事，只能潸然淚下的場面，的確是好不淒涼。等到辛丑和約簽署完成，李鴻章心情愈發沈重，因為俄約更加棘手，他不但沒有達成重任的喜悅，反而煩惱中俄密約已避無可避，隨時可能身敗名裂，「回到賢良寺，上上下下，一片沉默。李鴻章整夜失眠，長吁短嘆，令人酸鼻」。¹⁴⁷八旬老翁陷於內外交迫，擺脫不了、動彈不得的困境，鬱怒在心，肝火特旺，常常忍不住大發脾氣，因此而病歿，可說是晚景堪憐，高陽塑造李鴻章的功名之心是至死不渝，最終讓自己困死於功名的陷阱之中。

第三節 穿插人物

《慈禧全傳》中出現的眾多人物裡，許多在歷史上雖享有一席之地，但高陽因受限於篇幅，自然無法一一完整交待其生平，但高陽抓住他們各自的特點，塑造出不同的面貌，予讀者以鮮明的印象。即使是身分、地位相當，因為人物個性的獨特，所以並沒有「千人一面」的現象發生，這是高陽在人物塑造上的高明之處。筆者在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之外，另行歸納出「穿插人物」，並依照人物屬性的不同，再分為「王公親貴」與「官吏群像」兩類，藉此以探討高陽如何在鋪陳史事

¹⁴⁶ 同註 28，頁 599。
¹⁴⁷ 同註 28，頁 624。

之餘，突出人物的特殊性，以彰顯其內在的性格。

一、王公親貴

既是描寫清代史事《慈禧全傳》中出現的親貴宗室不知凡幾，但大多浮光掠影一晃即過，除了恭王奕訢與醇王奕外，只有惇親王奕誼、慶親王奕劻及小醇王載灃等少數幾位，高陽頗花了些功夫予以著墨。

惇王乃宣宗道光帝之子，排行第五，高陽藉曹毓瑛形容他「原是個沒見識、沒主張的人」¹⁴⁸，當肅順散播恭王欲謀反的消息，惇王竟未經思考而附和之，糊塗到了極點。惇王同時也是最不擺王爺架子的親王，「夏天一件粗葛布的短褂子，拿把大蒲扇，坐在十刹海納涼，能跟不相識的人聊得很熱鬧；冬天也往往會裹件老羊皮襖，一個人溜到正陽樓去吃烤羊肉，甚至在『大酒缸』跟腳伙轎班一起喝『二鍋頭』」¹⁴⁹，正因如此隨性，所以世井動態，他了解得最多，談吐也不似親貴而更接近平民百姓。同治微行，醇王提議聯名進諫，六額駙景壽開口要同恭王商議，再找同治師傅們一起列名，惇王立表贊同：

「對！」惇王表示贊成，「這就好比一家人家，小主人不學好，先不必驚動外人，自己家裡管事的、帳房、教書匠先合起來勸一勸；主人一看他左右的人，全在這兒了，不能不給一個面子。」¹⁵⁰

惇王的譬喻雖恰當，話語卻很俚俗。他一向是性情直率，有話直說；同治病重，慈禧表示皇帝近期內要以絲竹陶冶性情，這其實是暗指同治難勝煩劇，她要垂簾聽政，慈禧的用意「粗疏的惇王，全然不懂；只聽說皇帝要找消遣，串串戲甚麼的，心裡大起反感」，率然接口道：「臣請皇太后要好好兒勸皇上，消遣的法兒也多得很，種花養鳥，玩玩古董字畫，那一樣也能消遣老半天的。宮裡三天兩頭傳戲，外頭亦很有議論」¹⁵¹，惹得喜歡聽戲的慈禧大為不悅。高陽借光緒之口評惇王亦不

¹⁴⁸ 同註 15，頁 59。

¹⁴⁹ 同註 18，頁 417。

¹⁵⁰ 同註 18，頁 942。

¹⁵¹ 同註 18，頁 1019。

失為一位賢王，就是因為他的個性，讓慈禧對待惇王不免有三分忌憚。

高陽設計慶王奕劻的崛起，是因為早年曾幫助過慈禧太后的娘家，慈禧感恩圖報，讓奕劻由閒散宗室一路晉升為親王，並在總理衙門當差；辛丑議和後，慶王的聖眷更隆，但他實際上是貪婪成性的庸才。有次他對著袁世凱大吐苦水：

「我管這幾年總署，可真是把老本兒都貼完了！外頭都說總理衙門如何如何闊，這話不錯，不過闊的不是我，是李少荃、張樵野；不是他們人都過去了，我還揭他們的舊帳，實在是有些情形，為局外人所想像不到。總理衙門的好處，不外乎借洋債、買軍火器械之類有回扣；可是有李少荃、張樵野擋在前面，你想有好處還輪得到我嗎？」¹⁵²

以親王之尊，卻因袁世凱的籠絡示好，便在袁的面前自暴其嗜財如命的嘴臉。這樣的個性，袁世凱略施手段，自然就將他降服得俯首貼耳，言聽計從。慶王的軍機首輔是用鉅額的紅包堆砌而來的，掌樞之後，貪得愈發無所忌憚。日俄戰爭即將爆發前，身為宰輔的奕劻大為焦急，只是他擔心的是自己的財產不保，而不是日俄兩國在中國的領土開戰，百姓將大受池魚之殃。因此將存在日、俄銀行的六十萬兩銀子轉存英國匯豐銀行，但奕劻的紈袴子載振卻因為爭風吃醋，痛毆匯豐銀行的經理人，遭對方挾怨報復，讓奕劻的六十萬兩不翼而飛，而且還不敢聲張。高陽藉此形容奕劻的貪婪與庸懦，所以才凡事受制於袁世凱，成為袁的傀儡而不自知，可說是昏庸糊塗到了極點。

至於小醇王載灃則愈發不堪。他因緣際會當上了攝政王，卻是才具平庸之輩，被高陽形容得幾乎一無是處。慈禧太后一駕崩，隆裕太后因為有太監小德張從旁出主意，抓住了載灃的弱點，載灃因此被慈禧的姪女隆裕太后壓制得抬不起頭來：

他不會用腦筋，稍微麻煩些的事，便想不透徹；他又不會說話，稍微複雜些的事，便說不清楚。因而就格外怕事。抓住他這個弱點，制他很容易，只要把很簡單的一件事繞兩個彎弄得很複雜，然後故意跟他找麻煩，就無有不「豎白旗」的了。¹⁵³

如此頭腦簡單的攝政王，連個不精明的隆裕太后都應付不了，面對張之洞的侃侃而談，在駁無可駁，惱羞成怒之際冒出一

¹⁵² 同註 28，頁 666。
¹⁵³ 同註 21，頁 529。

句：「這是我們家事！你最好少管。」¹⁵⁴又張之洞勸諫攝政王，津浦鐵路的督辦乃「所擇非人」，「不順民情」，怕因此會激出變故，結果載灃的回答是「怕什麼！」¹⁵⁵「有兵在！」¹⁵⁵堂堂攝政王竟然出言如此輕率，明知民變將起，卻悍然不顧，打算勒兵以觀變，無知幼稚已到極點，難怪張之洞聞此亡國之言，當場口吐鮮血，就此病倒了。張之洞臨終前，載灃以攝政王身分親臨視疾，只慰問一兩句即轉身離去，讓張之洞感嘆落淚，面對友人的詢問，久久無法作答：

張之洞不答；好一會才嘆口氣，用低得幾乎只有自己才能聽得見的聲音說：「氣數盡了！」

他將攝政王看成一個「亡國之君」！如果載灃腦子裡有一點點要把國家治好的念頭，當然會問問張之洞；四十年的詞臣，三十年的封疆，豈無一言可以獻替？而計不及此，足見他心目中根本沒有國家二字，監國如此，不亡何待？¹⁵⁶

張之洞原本很期盼載灃的到來，因為他還有些關乎天下大計的話要勸攝政王；豈知攝政王探疾卻無一言預及國事，怎不令張之洞大失所望？載灃不僅國事昏庸，家中母親、妻子因招權納賄各行其道而成敵對之勢，載灃夾在其間，往往兩頭挨罵；幼弟載濤因護母而與嫂子不和，所以他除了母親、妻子之外，還要受弟弟的氣。在宮中，載灃不但要受隆裕太后的氣，還有載澤隨時想取而代之的威脅，以及滿蒙大臣對載灃兄弟等大用的反彈，遂逼得他不得不拉攏慶王奕劻，進而想重新起用袁世凱以為羽翼，如此攝政王實在是窩囊至極。高陽如此塑造載灃，其實是別有用心，他刻意凸顯出慈禧晚年重用的親貴皆是庸懦無知之輩，如此清朝豈能不亡？

二、官吏群像

《慈禧全傳》中出現最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員。這許多人物分布在段落、篇章之間，因為史事龐雜、人物眾多，高陽難以一一刻畫經營。但對於他所衷心欽敬者，高陽也不吝給予褒揚，文祥即是其中最顯著的例子。

¹⁵⁴ 同註 21，頁 587。

¹⁵⁵ 同註 21，頁 588。

¹⁵⁶ 同註 21，頁 622。

文祥出身滿洲八大貴族之一的瓜爾佳氏，他與寶鋆被公認為恭王的一雙左右手；但朝野清議，都覺得他比寶鋆高出許多，是滿洲世家中的第一流人才；¹⁵⁷咸豐皇帝即使跟恭王有心結，也認為文祥是「能文能武，有見識，有才幹；留守在京，任勞任怨，極其得力」，而高陽描寫文祥，便是側重在他的忠君愛國。¹⁵⁸當咸豐病重，文祥擔憂御體健康，而益發謹慎持重；恭王被嚴譴，文祥憂慮的是朝局不免動盪，足以啟外人的異心；同治皇帝行徑荒唐，十重臣聯名勸諫，同治負氣「指著恭王，厲聲說道：『我這個位子讓你好不好？』」，一聽此言，讓正值病體虛弱的文祥「一聲長號，因為受的刺激太深，昏倒在地」。¹⁵⁹為了君上失德，憂慮沉痛到這樣近乎五內崩裂的程度，文祥忠君憂時之心，躍然紙上。

除了忠君愛國之外，高陽也描述文祥見識出眾，他將顧命與垂簾之爭，當做是八旗內部的鬧家務，這個見解就較肅順棋高一著。辛酉政變期間，他預先與勝保套交情，防範其與肅順勾結；慈禧太后派小安子以苦肉計回京傳遞消息，文祥謀劃之初先要確定兩宮是否同心，都足以見其見識過人、謹慎持重之處。當馬賊竄擾關內外，身為軍機大臣的文祥立即挺身而出，帶兵出關剿滅馬賊，將以往被視為笑話的神機營士兵，磨練得兵強馬壯，可見他在武功方面的勇於任事和馭下有方。文祥同時也是溫潤平和、待人厚道的，他抄肅順家時，讓肅順兩子得以攜出部分細軟，以資變賣度日；恭王被罷黜後，文祥一人獨挑軍機的千斤重擔，卻依然誠懇負責，盡力維持大局，既無為恭王不平的悻悻之意，也沒有任何乘機攬權的行為，連慈禧太后都覺得他真正是個謙謙君子。雖然文祥在《全傳》中的分量不重，但高陽在敘述史事之餘，不忘給予文祥以高度的讚揚。

此外，如閻敬銘形容猥瑣，曾因此在分發擔任知縣時被斥逐，言其相貌醜陋將有辱朝廷體面，但他的能力是極為傑出的，多年後終於為慈禧太后所知而拔擢為戶部尚書，於任上大刀闊斧地興利除弊，甚至不惜與提拔他的慈禧相抵觸。而彭玉麟則剛介不阿，嫉惡如仇，最不喜官場的繁文縟節，有布衣傲王侯的氣概；對於這些令人尊敬的好官，高陽都在適當處

¹⁵⁷ 同註 15，頁 114。

¹⁵⁸ 同註 15，頁 21。

¹⁵⁹ 同註 18，頁 947。

給予好評和肯定。

高陽認為最好的政治，是由有見識、有能力的知識分子所主導，就如恭王與文祥等人所締造的「同光中興」一般；但知識分子如果只尚清談，大言誇誇，空有理想而無實際作為，高陽就直接斥為「書生之見」了。光緒初年，清流論政曾經盛極一時，卻無益於國計民生，反而流於意氣之爭，高陽藉李鴻章之口批評道：「清議有時不免亡國，前東黨禍，不可不鑑」，¹⁶⁰而最常被高陽指為「書生之見」的人就是翁同龢。高陽在行文敘事時，或以全知敘述者角度，或藉某人之口，對翁同龢提出批判。吳棠因有恩於慈禧太后被破格拔擢，是慈禧以國家名器作為個人的酬恩，乃破壞制度綱紀之舉，「位居清要的翰林，像翁同龢這些人；書生的看法，總不免帶有感情的作用，認為慈禧太后此舉，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像韓信的千金報德一樣，足稱美談」；¹⁶¹他不能體會恭王洩露吳棠升官的秘辛是別有深意，意在表明吳棠的超擢，乃是慈禧私心自用，事出特例，其他人不可希冀有同樣的待遇，軍機大臣雖不能違旨，但也並不贊同，但翁同龢反而認為是美事一椿。同治死後，慈禧再度垂簾，恭王、文祥、沈桂芬，不約而同認為禁軍的兵權不能再歸慈禧的掌握，「只有書生而躁進的翁同龢，看不到此」；¹⁶²點明他識見有限，無法看得深、想得遠。天津教案發生時，廷議討論與法國是戰是和，主戰的一方明知無徹底滅絕洋人之策，卻又對曾國藩奏請查辦地方官、緝兇兩件事不肯鬆口，翁同龢提出再加申問曾國藩，和戰從長計議，自以為乃調和兩方，總理大臣董恂認為「那些以講學問務聲氣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負責任；所發議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¹⁶³天津隨時可能開啟戰端，朝廷還要求往來問答拖延時日，必定會誤了大事，翁同龢的意見未免流於迂腐。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在太平天國之亂時曾任安徽巡撫，安徽兩次失守，他身為地方官不能殉節，被曾國藩參劾，翁同龢為兄辯護的話是：「地方官雖說守土有責，不過書生典兵，到底與武官不同噢！」¹⁶⁴他卻忘了湘軍將領，包括曾國

¹⁶⁰ 同註 24，頁 468。

¹⁶¹ 同註 15，頁 461。

¹⁶² 同註 18，頁 1086。

¹⁶³ 同註 18，頁 676。

¹⁶⁴ 同註 15，頁 470。

藩在內，十之八九都是書生，如果依此看法，根本不用拼死作戰了。既自認為乃一介書生，對於國防軍務並未留心鑽研，他完全不明白李鴻章的海軍根本不堪一擊，中日甲午之戰翁同龢極力主戰，導致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李鴻章晚年批評翁是「誤國而又自誤，書生有權，往往會搞得這樣子窩囊」¹⁶⁵。榮祿也說「就如翁叔平；書生誤國，罪不容誅」¹⁶⁶。都是高陽用他人之口，對於翁同龢不明情勢而躁進的指責。就連翁看穿中俄密約有陷阱，高陽也要加上一句「書生昧於世事，而理路是清楚的」¹⁶⁷對翁同龢指斥的意味相當濃厚。

其實翁同龢絕非一無可取之人，高陽曾藉許家先祖許彭壽之口評論其人「孝悌忠信四字俱全，人也還風雅」，不過「也是個會做官的」¹⁶⁸。高陽藉著種種細節描述翁同龢善於揣摩上意，又會矯情造作，被指派為同治的師傅時，有人上門賀喜，翁的反應是：

他心裡喜不可言，卻記著崇綺中了狀元，那番小人得志，輕狂不可一世的醜態，為士林傳為笑柄的教訓；所以力持鎮靜，說是未奉明旨，不敢受賀，而且把話題扯到金石書畫上面，倒使得來客自慚多此一賀。¹⁶⁹

明明樂不可支，也要刻意表現得雲淡風清，帶著假道學的意味。倭仁被恭王逼至同文館當差一事，翁同龢由其中領悟到京朝大老不易為，必須有一班黨羽翼護，而要固結黨羽非要有權不可。在未獲大權之前，翁同龢步步為營、小心翼翼，平日最留心學習的，就是做官的規矩和奧妙，所以他凡有應酬幾乎無役不與，為自己廣植人脈。對於軍機大臣一職儘管胸有成竹，為免旁人譏訕，還是要惺惺作態上摺請辭，以示君子對於出處進退，毫不苟且。高陽指出翁同龢所有的行徑都是為求掌大權，為權位著想，可以放棄一切為人處事的原則，為了入軍機，他甚至不惜出賣結拜兄弟榮祿，為沈桂芬打探消息。接替閻敬銘戶部尚書的職位，明知李鴻章申請建海軍的費用，泰半是為慈禧太后修園作遮掩，然其藉口只要不予拆穿，翁

¹⁶⁵ 同註 28，頁 103。

¹⁶⁶ 同註 21，頁 28。

¹⁶⁷ 同註 21，頁 173。

¹⁶⁸ 同註 15，頁 55。

¹⁶⁹ 同註 18，頁 271。

仍可以佯裝不知是為修園而籌款，以這套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裝糊塗、卸責任，既免忤旨之罪，又規避清流之物議和辜負閻敬銘的諄諄告誡，就如王文韶所說的一翁同龢的短處是不甚肯擔責任，長處是在謹密小心」。¹⁷⁰高陽也描述翁同龢不是純為個人權位考量，而是藉權柄為朝廷培植人才，日後翁同龢當政，刻意網羅人才，將一千名士納入門下，並非如李鴻章者流想名利雙收，頗有為國家做一番事業的打算。翁同龢先後教導同治及光緒，為兩朝帝師，以培育出賢君為自己的千古大業，但其空有理想而昧於世事，尤其是聽信康有為之言，導致戊戌變法的失敗，光緒帝被幽禁，翁也被逐回原籍，交地方官看管。這就是高陽屢屢指他「書生誤國亦自誤」的最大因素。

被高陽稱為「書生之見」的，除了翁同龢之外，還有張佩綸、張之洞等清流人士。兩張同為光緒初年有名的翰林四諫成員，張佩綸最具才幹，鋒芒也最盛，是李鴻章心目中最最佳的衣鉢傳人。張佩綸在翰林時期最喜抨擊，糾劾的官員甚多，中法之戰更是極力主戰，紙上談兵，頭頭是道，終於以「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的欽差大臣身分到福建督師。對於這位滿口軍務的欽差，高陽以嘲諷的口吻，形容當張佩綸聽到歡迎他的禮炮響起時，竟嚇得臉色發白，還得學謝安矯情鎮物的功夫，裝得毫不在意。而當法軍進攻福建船務局的前夕，張佩綸仿照寇準的模式，帳中高臥，無視於強敵窺伺；一旦開戰，則欽差、巡撫和船政大人皆臨陣脫逃，所謂與船廠共存亡之語成了大笑話。高陽更不惜筆墨，將張佩綸彈劾自己的奏摺幾乎全文登錄，文中諱敗為勝，表彰他的統馭有功，且掩飾其棄師潛逃的不堪行止，讓讀者看清楚何謂大官、何謂清流的面目。書生典兵完全只憑理論，大言誇誇，最後喪師辱國，落了個革職充軍，永不復起的下場。

此外，張之洞也是放言高論，紙上談兵的代表人物。他談邊防，被沈桂芬潑冷水；辛丑和約議定之際，張之洞接二連三提出意見，對慶王及李鴻章的和約內容頻頻掣肘，李鴻章指責他：「不料張督在外多年，稍有閱歷，仍是二十年前在京書生之習。蓋局外論事易也！」¹⁷¹張之洞和翁同龢一樣功名心熱，善於揣摩上意，不修邊幅，脫略形跡是出了名的。「光頭不戴帽，穿一件棗兒紅摹本緞的狐皮袍，大襟上一大塊油漬，袖口捲著，小褂子髒得看不出是白布還是灰布，花白鬍子毛

氾氾地一直連結著耳後的髮根，亂糟糟一大片」，¹⁷²而且「號令不時，起居無節」，生活作息與他人迥異，「花錢如泥沙，有一層錢」之稱。但張之洞其實頗有理想，他心儀范仲淹，想學小范老子「胸中有千萬甲兵」，畢生理想是「以洋債與西學為用，興辦實業、富國裕民」；¹⁷³只是錢花得雖多，創辦實業只是肥了一班經手人而已；最後為攝政王載灃氣得吐血致疾，臨終前還希望能有所諫言，可惜枉費心力。高陽筆下的翁同龢、張佩綸和張之洞等人，其實都頗有才氣及理想，只是不尚實際，專好空談，往往被人擺佈而不自知，真是身為知識分子的最大悲哀。

在《慈禧全傳》中精明幹練的「能吏」一類，可以曹毓瑛、沈桂芬和孫毓汶為代表。整個辛酉政變中，聯絡京師與熱河行宮，居間謀劃、穿針引線的主角就是曹毓瑛。他聰明而有智慧，又深謀遠慮，深諳為官之道，能精確地體察上意，是恭王的首席智囊、奇計最多者。曹毓瑛深獲恭王賞識，與恭王休戚相關；恭王第一次嚴譴，就賴他安排籌劃、全力奔走，才得以重掌樞廷。沈桂芬氣狹深沉、處事有定見，「一口低沉而帶磁性的京腔，配上他那清癯儒雅的儀表，令人覺得純摯可親；他的清廉也是有名的，一品當朝而服飾寒素」；¹⁷⁴對慈禧而言，沈桂芬是謹慎柔順的得力大臣，高陽評其「以清介之節行柔媚之道」，¹⁷⁵最能邀得聖眷深顧。至於孫毓汶，高陽設計他與醇王的關係，約略等同於曹毓瑛之與恭王，但醇王畢竟遠不及恭王的才幹，孫毓汶與曹毓瑛的心性修養更有差距，而孫的幹練就表現在為醇王掌權的謀劃上。孫毓汶為恭王所厭惡，乃刻意親近醇王；在醇王未掌權之前，即曾獻策醇王培養班底以隱操政柄，等日後光緒親政，再順理成章的化暗為明，可說事事都在為醇王也是為自己打算。醇王聽信孫毓汶之言，逼使恭王所領的軍機全班盡撤；孫又賄賂李蓮英，阻止恭王復出，他才能繼續主宰軍機。高陽描述孫毓汶最大的能幹是表現在打擊清流上，他策劃將張佩綸、陳寶琛及吳大澂，派為福建及南北洋軍務會辦，讓紙上談兵的書生去總領督師「書生典兵，必無善果，不但調虎離山，也是借刀殺人」，¹⁷⁶

¹⁷² 同註 28，頁 220。

¹⁷³ 同註 21，頁 623。

¹⁷⁴ 同註 18，頁 811。

¹⁷⁵ 同註 24，頁 22。

¹⁷⁶ 同註 24，頁 533。

將清流領頭者投入戰事，既免醇王受清議所抨擊，又讓張、陳兩人因兵敗而獲嚴譴，清流自此箝口結舌，噤若寒蟬，手段既陰狠又高明。再加上醇王老實缺乏決斷力，孫毓汶得以翻雲覆雨，弄權張狂了。

至於鑽營倖進者，首推盛宣懷和岑春煊。盛宣懷為李鴻章辦招商局起家，甚至幫李鴻章私賣招商局的輪船以中飽私囊。盛宣懷先後倚李鴻章、劉坤一和張之洞為靠山，當袁世凱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盛宣懷因不願將北洋創辦的招商局、電報局、鐵路局等如數交出，自此和袁世凱成了對頭。高陽描述盛宣懷雖無法躋身功名，卻最善於交際鑽營，甚至可以交通宮禁，他早年走李蓮英的路子，對李常有孝敬，王先謙參其：「營謀交通，挾詐漁利」；¹⁷⁷ 慈禧死後，他又攀上載澤，煽動隆裕太后，將袁世凱革職回籍，交際手腕之靈活，鑽營門路之廣，令人嘆為觀止。而岑春煊則是善於作偽表現，邀上之寵，高陽描述他在戊戌政變前先投光緒之所好，上書光緒裁撤冗官，此舉深得龍心，遂由五品京官一躍而為二品的廣東藩司，是破天荒的異數；八國聯軍之際，清廷下詔宣戰，岑帶領二千人由甘肅出發勤王，慈禧太后召見他時，岑春煊「一身行裝，灰不灰，黃不黃，臉上垢泥與汗水混雜，彷彿十來天不曾洗面似地」，¹⁷⁸ 就是這樣的做作，讓慈禧認為他為王事如此辛苦，真正是忠心耿耿，將他曾附和新政的嫌惡丟開了，自此慈眷日隆。岑春煊同時又好參屬員、同僚，有一「屠官」之稱，兩宮出奔西安途中，懷來知縣吳永推薦岑為督辦糧台，岑春煊恥為下官所薦，不僅排擠吳永，更假借名義參劾，居心頗為惡毒；這樣的人，瞿鴻禨竟然讚許他清剛質直，與之聯合對抗慶王奕劻和袁世凱。高陽藉著這些人物的行徑，顯示當清廷外患方殷之際，依然內鬥猶熾，到了只計較利害，而不問是非的地步。

在《全傳》中還有為數甚夥的顛預昏庸之輩，不論寫的是何人何事，高陽幾乎都施以幽默詼諧的筆調，在嘲弄中隱含著作者的評價。在辛酉政變中立過功的勝保，平生最仰慕的一個人，就是為雍正所殺的年羹堯，最後因驕橫而被誅「事事要學年大將軍，下場也跟年羹堯一樣」。¹⁷⁹ 理學領袖倭仁所騎的馬「馬如其主，規行矩步從不出亂子」，倭仁為求免去在

¹⁷⁷ 同註 24，頁 568。

¹⁷⁸ 同註 28，頁 425。

¹⁷⁹ 同註 18，頁 154。

總理衙門當差的命令，故意從馬上摔下來，自道：「如果一頭撞死在太廟前面，便是殉道；沒有摔死，就是一條苦肉計，可以不去總理衙門到差了」。¹⁸⁰漕運總督張之萬被指派追查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疑雲，在運河邊內急方便，怕遭刺客襲擊，「帶領兩百親兵，拿槍的拿槍，拿刀的拿刀，團團將茅廁圍住」，¹⁸¹讓附近正在割稻子的百姓，以為出了什麼大事。王文韶為人圓滑，外號「琉璃蛋」。有一次，慈禧太后指責光緒大逆不道，指名詢問王文韶意見，他「上了年紀，雙耳重聽，慈禧太后說些甚麼，根本不曉」；但他自有應付之道：「等慈禧太后閉口後，碰個頭說道：『皇太后聖明！』」¹⁸²他抱定一個原則，凡事只要在御前頌聖，絕不會有差錯。另外，只會太上感應篇的徐桐，自以為承繼優仁的衣鉢，所以對新學、新政大加反對，但他竟然荒唐到以對聯致贈義和團，最後兵敗城破，被兒子逼著自殺。諸如此類的例子，在《全傳》中俯拾即是，高陽最想表達的是：有這些顛頑無能的官吏，清朝又怎能不傾頹覆滅呢？

本章小結

小說的靈魂在於人物。小說的敘事結構、敘事技巧，乃至於作者的意識型態等，無不是藉由人物與情節相互交織而展現的。高陽在創造《全傳》中諸多人物之前，已透過野史傳記等各方資料，勾勒出此一歷史人物的原型，首先確立角色性格上的特點，再依照人物的身分地位、教育水準、身處的環境及現實利害等因素考量，去揣想人物在面對各種情境時的舉止反應。高陽尤其擅長將人之常情融入小說人物的思維情感之中，讓不平凡的歷史人物也擁有一般人的情感，卻又能展現出各自的特殊性，所以慈禧、慈安都有盛年孀居的寂寞心情，表現手法卻截然不同；恭王、醇王、榮祿和袁世凱等人在面對仕途的重大轉折時，或是從容鎮定，或是憂懼交加，無不與其身分、性格有密切的關連。高陽筆下的人物同時也是能言善道，熟悉傳統社會世故人情的，他們的言語舉措往往摻雜人情的考慮；加上高陽不時以全知觀點透析人物的內心獨白，

¹⁸⁰ 同註 18，頁 347。

¹⁸¹ 同註 18，頁 693。

¹⁸² 同註 28，頁 25。

讓讀者得以窺探小說人物最幽微隱秘的心理變化，以及這些心理所造成的影響，可以說《慈禧全傳》不但展現了全文化的歷史小說，也展現了深藏於歷史表層下的人性，此部分人性化的描寫和解析，也是該書極具價值之處。

綜觀《慈禧全傳》中諸多歷史人物，可以發現高陽對於歷史人物，自有其一套價值標準，這個評判的標準不是道德倫理的，而是能否於國計民生有益為主要著眼點，也就是所謂的「經世致用」。早年的慈禧太后由於甫經「辛酉政變」，在權柄未穩且好勝心強的情況下，危機意識極重，故頗能勵精圖治，任用賢才，希望能在王公親貴以及滿朝文武官員的面前，一掃「女主當國，社稷必敗」的疑慮；加以恭王為因應大戰之後國庫空虛而力倡節儉，才為清代後期開創了短暫的中興局面。儘管高陽不忘描寫其強烈的權力與物質欲望，但是基本上而言，在《慈禧前傳》、《玉座珠簾》到《清宮外史》中的慈禧太后，大體上還稱得上是個有為的「君王」，可以聽進臣下的諍言。所以高陽除了描述慈禧處處留心，不遺餘力的學習政事，一步步將大權收歸自己手中的過程，也花費了不少筆墨在她盛年守寡的寂寞怨嗟，與對兒子恨鐵不成鋼的心態上；讀者即使不見得贊同她奪權的手段，然而透過高陽細膩曲折的心理刻劃，也不得不對慈禧興起幾分的憐憫或感嘆。不過，高陽對於慈禧的女性形象頗有非議，儘管他在許多地方預作鋪陳，試圖解釋慈禧某些行為乃受先性格與後天環境雙重影響所致；但基本上慈禧是強勢、狠毒的，她是不及格的母親，凌虐媳婦的惡婆婆及善妒的女人，對後宮同樣不幸的嬪妃，採取冷漠甚至壓迫的態度，讓她們的命運更加悲慘。到了《母子君臣》中，慈禧已是大權獨攬、宸衷專斷的女主了，卻失去早年銳意革新進取的態度，一易而為只想大修苑囿，寧為個人的享受，不惜掏空國庫、挪用海軍軍費，和借舉外債等，甚至以太后之尊，竟搞起賣官鬻爵的勾當，並處處壓制軟弱的光緒：《胭脂井》中的慈禧，私心自用的情況更為嚴重了，所以才糊塗到被端王等人牽著鼻子走，終於釀成滔天巨禍，讓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幾乎不保。事後又極力撇清責任，意圖拉攏光緒以向外人示好。她之所以表現出前踞後恭、首尾不一的處置態度，無非為確保自己的權力不墜，得以繼續享受一切的欲望。而在最後一部的《瀛臺落日》裡，慈禧像極了身處大宅院裡貪財無度的老太太，用人純為一己之私，親貴、權臣等輕易便可蒙蔽她。透過高陽描述的慈禧太后的演變，相信大多數讀者的觀感已非憐憫、感嘆，而是憤恨與憎惡。

在《慈禧全傳》最後的兩部小說裡，慈禧已失去早期的光芒，尤其是《瀛臺落日》的重心已轉移到袁世凱的身上，慈

禧事實上已淪為配角的地位，這顯示高陽對待慈禧太后這個人物，寫作心態其實是有所差異的。當慈禧安定社稷，對天下有所貢獻時，高陽雖然不為她的若干不當行為有所隱諱，但仍試圖推敲、琢磨其心理的轉折，希望能得出合理的解釋；但是當其性格的推展，導致清廷內外的許多不法情事、日益衰敗等都和她密切相關時，高陽不再在閨怨情結上多加著墨，只著眼其私心自用及貪圖享樂，慈禧遂與專制、貪婪、猜疑和昏庸等劃上了等號。

對於恭王奕訢，高陽讚許他早期的英武傑出、賞罰分明，但隨著恭王兩次遭譴和迭經頓挫，家庭多生變故又體弱多病，《清宮外史》裡的恭王已是敷衍塞責、因循怠惰，一副老境頹唐的模樣了。所以《清宮外史》的敘述重心在張佩綸等清流身上，高陽甚至借閻敬銘之口，指責恭王說：「南北門戶日深，清流氣燄日高，說起來都是恭王怕事縱容而成的」，¹⁸³認為南北之爭如此激烈，恭王實難辭其咎。不過高陽描述下野後的恭王仍是眼光獨到不減當年，並且病重彌留之際，仍對社稷江山表達最誠懇的關心，因此整體而言，對於恭王是褒過於貶。

高陽真正欣賞的是像曾國藩、文祥、彭玉麟和閻敬銘等，真正以國家安危、天下興亡為己任，置個人名利榮辱於度外的好官，對他們為國為民的忠誠屢加讚揚。至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並不為高陽所喜。高陽對左宗棠平定陝甘回亂的經過隻字未提，卻在平捻亂、入軍機的過程中，描述了左宗棠的自負、狂妄、空疏及英雄欺人等行徑。他與李鴻章的意氣之爭，勢如水火，最終因積怒而導致身隕，被高陽批評其一生以諸葛武侯自許，卻無「寧靜致遠」的境界。李鴻章才氣大、手段高，但高陽批評淮軍將領於酒色財氣無一不沾，而且爭功諉過、諱敗為勝，都是受李鴻章的習性所影響。李鴻章在恭王的大力支持下，推展各項洋務，招商局、輪船局、電報、鐵路等等，高陽直指其貪財納賄、中飽私囊，甘心為慈禧挪用海軍經費以修頤和園而遮掩，使得北洋艦隊不堪一擊，甲午之戰全軍覆沒，二十餘年的自強運動因此失敗告終。若非李鴻章晚年積極反對廢立光緒，只怕高陽對李鴻章是無一好評。還有像是翁同龢、張佩綸和張之洞等人，這些人的學問和人品，原有可觀可取之處，但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務實，因此空有理想抱負，卻無治國安邦之策，只會大言誇誇、紙上談兵，高陽

在字裡行間，不免時有譏評：「書生誤國」，尤其對翁同龢的指責最多。因為他在甲午戰役之時，不明時勢一意主戰；之後協助光緒帝變法，但缺乏卓越見識又用人失當，幾無謀略可言，是讓高陽最深感痛惜者。

《慈禧全傳》中出現的三個皇帝，高陽描述咸豐雖好酒色，但不失為勤政的皇帝；同治天資聰穎，卻是好玩不好學，倔強而又任性使氣；最教人寄予同情的是光緒。高陽其實對光緒頗有好感，認為他具備了好皇帝憂時憂國的特質，可惜天性懦弱、身體又差，在慈禧的積威之下，終於成了只會點頭稱是的傀儡，下場令人唏噓不已。在戊戌變法中出賣光緒帝的袁世凱，高陽其實並無太多惡感。在他筆下的袁世凱雖然花錢如流水，與瞿鴻禨內鬥熾烈，但確實做出了些成績。他新建北洋陸軍頗具規模，改革官制也的確是想興利除弊；甚至最為人所詬病的借出賣光緒而平步青雲的歷史公案，高陽也借剖析局勢，指袁乃為保命而不得不然，並非刻意做個卑鄙小人。至於鼓吹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的康有為，恐怕是最為高陽所厭惡者。儘管康有為在《慈禧全傳》中未曾露臉亮相，但凡提及康有為之處則無一好言，指責他謊稱握有光緒的衣帶詔，在外招搖撞騙，十足卑鄙無恥；康有為和安德海在《慈禧全傳》中，徹頭徹尾是負面人物，應該是高陽最痛恨、厭惡的兩個人物吧！